

3

170

韓  
文  
文

Digitized by Google



序

余童年負笈鄉塾見制藝中有用韓  
文詞句人輒喜之因購一坊本以爲  
中郎枕祕按日所受於師者旣成誦  
卽發而潛玩不令諸學童聽覩塾師  
疑余汎覽有妨舉業伺而欲攫之戒



以夏楚旣而攬去則韓文一部也大  
笑而罷余因摘所疑質問覩縷聘貽  
噤不能語良久恚且罵曰古文不過  
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摭入制藝足矣  
何深求爲余進曰制藝卽古文變體  
昌黎當日起衰恐不是竊前人詞句

摭入篇中而八代之衰遂能起也長  
揖而退塾師慙駭彌日嗣余反覆探  
索蹙有所得卽作蠅頭小書逐段逐  
句分記於各篇之內常恐有兔起鶻  
落少縱卽逝之虞不憚一夜十起如  
是者有年漸覺鄙見日新積疑盡釋



月二  
諺云故書不厭百回讀又云讀書千  
遍其義自見良有以也所錄彙本亦  
不輕以示人闔變之後與所註羣書  
一時俱沒然幸此書習之最久猶歷  
歷可記憶所登古文析義前後編常  
以額限爲憾近養疴西湖杜門三載

復取唐書磨核俾全集中一人一事  
悉有原委攷據加以篇末總評發明  
全文大旨亟命余子沅校錄問世因  
以起衰之義額之曰起夫昌黎生八  
代之後顧於波流第靡中能自樹立  
屹然不仆是衆人皆不爲而獨爲則



所謂起者有振起之義焉余不佞有  
宋穆伯之好謬取家誦戶習之書掃  
盡俗解傳訛獨攄管窺一得是前此  
未曾有而始有則所謂起者亦有勃  
起之義焉海內君子若得是編當見  
韓文堂奧必能於剽竊詞句之時溯

流窮源湔滌故習慨然自命以爲一  
代作者是古人不可學而可學則所  
謂起者又有興起之義焉知此三說  
思過半矣起之時義大矣哉是編也  
得晉江黃子定可以冰署餘閒究心  
史學考證辯難必極其毫髮無遺然



後已而新安王子殿揚家學有素復  
以系出觀察王弘中燕喜亭滕王閣  
二記及神道碑銘祖德攸關慨然滅  
貲倡梓均賴其相與有成也因併書  
之以誌不忘

嘗

康熙癸酉歲仲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之挹奎樓





凡例

一韓文舊本向多脫畧謬誤。歐陽公會言之。以自唐迄宋。沒而不見者。二百年故也。公圻李漢會親受業。余以其所輯原本爲主。而參以朱晦菴之考異。則諸本紛紛傳訛。有所折中。允稱善本。

一各代有各代之制度。如科第官職。及郡縣地名沿革。不一。多有名同而實異者。亦有名異而實同者。若執今日之制度。讀唐代之文章。何嘗盲人問路。余取文獻通考。查核凡有制度名目。與今日異同者。必爲辨出。附入各篇小註。或



總評之內。乃知從前評語。皆與本文了無交涉。一韓文內其人其事。皆有來歷根據。若不知其人爲何等人。其事爲何等事。與其人其事之本末如何。始終如何。便思學作解事小兒。說長道短。猶今日制藝選家議論他人文字。自己先認不得題目。徒供作者胡盧耳。余取唐書一一攷証。卽起作者于一堂。受其耳提面命。亦不過此快心曷極。願與海內共爲欣賞。一韓文之作。必有所值之時。與所處之地。向來未有開載。然不細爲別白。則立言之意。似篇篇可以移用。前此丹陽洪

典。祖東蜀樊汝霖編註傳中。不無簡畧。差訛。余將本傳參以詩文集。及散見於唐書他傳者。定爲年譜。擇茲集所登之作。有明文相符。卽註於每年之下。使讀者一覽便知。不煩探討。若無明文確據。不敢以意填入。

一韓文全在立意。吞吐輕重。布局伏應。起落人不能及。總要尋出他眼目來。然後知其個中神理。余逐段逐句逐字訓釋。不敢草率。其圈點分截之例。悉載古文析義前後編卷首。茲不復贅。

一韓文所用字句。有極平易者。有極古險者。不比諸大家之



文易於解會。讀者俱要博稽經史。尋出根據。來方可測。其  
高深若繼記。一二爛熟口頭套語。攬入制藝。不如不讀。  
一韓文所用典實及地名官名之類。前篇既註。後不重載。間  
有詞意不便割裂。則附入總評之內。或總評亦得不能入。  
則載入他篇之再用者。總要完完全全。選他各篇神理為  
第一義。此亦不得已之苦衷也。若無關於本文大旨。恐增  
繁蕪。不敢混入。讀者須逐篇考閱。庶為得之。  
一韓文根本六經。子史必以聖人之道為宗。與夫忠君信友。  
憂國憂民之意。皆不必復道。但其行文。遇繁雜處。備能用

省筆。遇率直處。備能用曲筆。遇短促處。備能用寬筆。或無  
中生有。或正中出奇。或拉拉雜雜。說出無數話。只逼出一  
句正旨。或劈頭一二語。便已包藏許多妙義。或明寫在此。  
而主意却在彼。或鋪張或回護。而其中錯綜變化。呼應收  
縱。又無不極其自然。所以後來作者。俱不能出其範圍。余  
寢食有年。方敢據管窺之一得。是在善讀者會心也。  
一韓文傑作。在碑銘者尤多。其敘事篇法。有述史氏公會自  
言與詩書相表裏。雖使古人復生。未肯多讓者也。乃坊本  
登錄甚少。蓋緣避家粗心。儉腹不解其中事實。卽段落句



讀聞亦茫然不能分析以故千餘年來無人註得亦無人  
讀得茲特登選四卷逐字考究使命意練局之工無不躍  
躍畢現凡有志者於此着眼則百法俱備不待他求矣  
一韓文之佳本傳稱其不蹈襲前人沛然若有餘蓋以其學  
之該博醞釀脫化不見有蹈襲之迹非全無來歷只憑自  
已杜撰而出也沉澁醜郁含英咀華公會自言之矣乃近  
世有等鶻突之徒割裂左史成語組織成篇自矜日不覩  
秦漢以後書豈知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乃公之唾餘  
乎此輩大言欺世仍是一副蹈襲伎倆而已醞釀脫化之

妙細讀茲編久當自悟也

一韓文坊刻編次雜亂卽李漢原本於正集後又分外集且  
於所作之前後顛倒甚多茲擇其有關道統者定爲首卷  
而以表狀論議辯解爲世道治體學術官方所係者次之  
其餘悉照書序傳記雜著誌銘各以類聚而各類中又按  
所作之時爲先後庶有定次但碑文二卷則當先神而後  
人先國而後家又不可以年月拘也

一韓文全集無篇不佳茲編已十登七八可謂鉅觀其前此  
選入古文析義前後編或有評註未盡者悉爲補入



韓公詩賦別是一種奇橫傑作。嗣尚有另註呈政海內。茲不入集。但明水賦乃公應試登第之篇。不得不與碑記內所繫之詩一併採入。非有所去取也。

一 是編脫稿粗定。因姪孫常礎急於問世。遽攜入建陽書坊發梓。其中頗有遺漏。簡畧。茲復細訂。另刻其卷帙次序。及訓詁未盡處。不無增改。海內明眼者。一覽能自辨之。卽以此刻爲定本可也。

西仲氏再識



韓文公年譜

公諱愈字退之。本傳鄧州南陽人。

按廣輿記卽河南懷慶府修武縣秦名南陽今有南

陽城在縣東北三十里韓氏世家于此洪興祖謂本傳謬添鄧州二字是也孟轲有別墅俗呼韓莊其自稱昌黎者以系出昌黎猶崔之傅陵李之隴西耳

今未平府昌黎縣亦有韓公祠

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桓王皇甫湜墓碑云祖徽素桂州長史父仲卿爲武昌令

有美政終秘書郎皇甫湜墓碑云

贈尚書左僕射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公生

原序

五年庚戌三歲父仲卿卒

本傳公三歲而孤按乳母李氏墓銘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特則

母亦以是年卒矣周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九年甲寅七歲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言出成文隨伯兒

會奎泰

會有文行官至起居舍人廣輿記云字朝宗為荊州刺史談也

德宗建中元年己未十二歲隨伯兒會貶官至韶州曲江以

藏敗後坐與兄卒依嫂鄭氏北旋以中原有事就食江南

會于末泰中會居上盡通六經百家言

貞元三年丙寅十九歲至京師

三年丁卯二十歲應進士試報罷

四年戊辰二十一歲應進士試報罷

五年己巳二十二歲應進士試報罷

六年庚午二十三歲歸江南省家

七年辛未二十四歲又至京師

送齊碑下第序

八年壬申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出於陸官公之門是年應吏部博學

宏詞試報罷

明水賦 爭臣論

九年癸酉二十六歲應吏部博學宏詞試報罷

應科目與人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十年甲戌二十七歲應吏部博學宏詞試報罷



學生代齋郎議 答崔立之書 李元賓墓銘

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五月去京師如東都至河陽省墳墓

值嫂鄭氏卒服期以報孟縣有河陽城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處

上宰相三書 答侯繼書 祭田橫墓文

送張童子序 書記 送董邵南序

十二年丙子二十九歲七月宣武節度使董晉至汴辟為觀

察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掌管校與籍刊正文章此以幕府官加銜者也

十三年丁丑三十歲在汴佐軍

十四年戊寅三十一歲在汴佐軍

清豐郡王楊燕奇碑文

十五年巳卯三十二歲二月董晉薨從喪而出四日汴軍亂

往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于徐州辟為節度推官冬朝正

于京師是年子昶生

上張僕射書 掌書記廳石記 太學生何蕃傳

崔許事墓銘

十六年庚辰三十三歲張建封使居符離唯上旋罷去是年

建封薨徐州軍亂公不與難

答李翊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孟東野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十七年辛巳三十四歲居洛陽卽擢眷入京師洛陽卽東京

與衛中行書 送孟東野序 與陳給事書

汝貝州司法參軍李君棗誌銘

十八年壬午三十五歲春調國子監四門博士祭統曰天子設四學同四

郊之虞庠也以其遠故置于四門至隋隸于國子唐移與太學同處設博士六人秩在國子博士之下

送何堅序 施先生墓銘

十九年癸未三十六歲由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十二月因

天旱人饑請緩徵忤京兆尹李實貶陽山令本傳上疏極論宮市坐貶

考全集無論宮市疏卽公赴江陵途中詩與言因請緩徵前不及論宮市故從綱目送浮屠文暢師序 祭十二郎文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訟風伯

二十年甲申三十七歲春至陽山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爲字

答竇秀才書 燕喜亭記 送區冊序 送楊支使序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三十八歲春以恩赦名回改江陵府法

曹參軍爲裴均從事至衡陽候三閱月得詔始就職

知名錄 止兵部李侍郎書 與于襄陽書



荆觀唱和詩序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三十九歲六月權知國子博士權者未實授也

送許鄆州序 贈崔復州序

二年丁亥四十歲分司東都以不附邪寵懼而請避之

張中丞傳後序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三年戊子四十一歲守博士在東都

釋言 與崔羣書

四年己丑四十二歲六月為真博士改都官員外郎刑部人掌

俘隸簿錄給衣糧

醫藥而理其訴冤

與少室山人李拾遺書 送幽州李端公序

國子助教河東薛公墓誌銘

五年庚寅四十三歲拜河南令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鄭十為校理序 河南府同官記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河中法曹張君墓碣銘

六年辛卯四十四歲遷職方員外郎復為博士華陰令柳澗有異前刺史

幼姿之未報而刺史罷謂百姓遮索軍額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攝房州司馬公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

韋文

五



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問班再  
貶封溪尉公坐是復為博士

復讐狀 進學解 送窮文 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襄陽郡王路公神道碑銘

七年壬辰四十五歲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比部郎屬刑部  
主法制掌內外

諸司及勾用度物時宰相見公  
所作進學解而奇之故有是命  
石鼎聯句詩序 答劉秀才論史書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八年癸巳四十六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

順宗實  
錄成

答元侍御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藍田丞廳壁記 魏博節度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鄭公神道碑文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九年甲午四十七歲進中書舍人

徐偃王廟碑 劉統軍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十年乙未四十八歲五月改太子右庶子

以論淮西可取  
為執政所疾故

論淮西事宜狀 代裴公讓官表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十一年丙申四十九歲守太子右庶子



曹成王碑 送李愿歸盤谷序 袁氏先廟碑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十二年丁酉五十歲七月授彰義軍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

從裴度征淮西還遷刑部侍郎

祭張員外文 送殿員外使回鶻序

十三年戊戌五十一歲守刑部侍郎

平淮西碑 故相權公墓碑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十四年己亥五十二歲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除鯪冬移

袁州刺史袁州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悉計備得贖所沒緝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著

為令布之天下

諫迎佛骨表 潮州謝上表 祭大湖神文 鱷魚文

與大顛師書 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十五年庚子五十三歲在袁州九月召拜國子監祭酒

答孟尚書書 南海神廟碑 新修滕王閣記

祭柳子厚文 柳子厚墓誌銘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五十四歲轉兵部侍郎

黃陵廟碑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二年壬寅五十五歲二月奉使宣慰王庭奏轉吏部侍郎

亂設田弘正而立王庭奏詔公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其可惜穆宗亦悔詔公度事從宜無必入公不廷奏嚴兵逐之甲士陳廷公大聲為陳順逆禍福庭奏虜退甲士即撤圍出神策將牛元翼帝大悅故有是命

三年癸卯五十六歲六月為京兆尹之錄京兆人交指曰是

欲燒佛骨者李逢吉以臺府不協罷為兵部侍郎後復為吏部侍郎奉特詔不羣參中丞李神劾奏公以詔自解故

祭女學女文 許國公神道碑 羅池柳侯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幽州判官贈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四年甲辰五十七歲子昶登進士第八月以疾免官十二月

丙子薨於靖安里第遺命喪葬如禮不得作佛事及拘忌陰陽吉凶天子為之輟

朝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次年柩回河南三月癸酉葬孟縣

先塋皇甫湜作墓誌又作神道碑銘湜字持正睦州人以進士仕至工部郎中

有文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塔李漢編輯詩文共四十

卷載唐書藝文志漢字南紀宗室雍王繪八代孫受業於公有文名以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修憲



宗實 子昶生綰及袞。綰登咸通四年進士第。袞登咸通七年進士第。唐末皮日休上書請配饗未及行。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子廟庭。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閩縣後學林雲銘敬編

韓文起目次

卷之一

原道

原性

原毀

師說

卷之二

諫迎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代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復讎狀

論淮西事宜狀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諱辯

諍臣論

進學解  
卷之三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荅崔立之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荅侯繼書



上張僕射書

與李翱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陳商書

與孟東野書

與衛中行書

與陳給事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卷之四  
答竇秀才書

與于襄陽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少室山人李拾遺書

答尉遲生書

與崔羣書

答李秀才書



卷之五  
目次  
三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元侍御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呂巖山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簡尚書書

與大顛師書

爲人求薦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8  
卷之五

送董邵南序

送齊暉下第序

贈張童子序

送孟東野序

送陸欽州序

送何堅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區冊序

送楊支使序

荆潭倡和詩序

送許鄂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王含秀才序

送王損秀才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卷之六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鄭十爲校理序

石鼎聯句詩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農員外使回鵲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送鄭尚書序

張中丞傳後敘

卷之七

太學生何蕃傳

毛穎傳

巧者王承福傳

壽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鄆州谿堂詩有序

對禹問



伯夷頌

子產不毀鄉校頌

通解

獲麟解

守戒

邵人對

卷之八

訟風伯

釋言

送窮文

鱷魚文

李本無祭字

明水賦

龍說

馬說

知名箴

弔武侯御所畫佛文

歐陽生哀辭

獨孤申叔哀辭



祭田橫墓文

祭十二郎文

祭房君文

祭侯主簿文

祭大湖神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女挈女文

祭馬僕射文

卷之九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故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

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卷之十

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劉純軍碑

曹娥王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

碑銘

卷之十一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郎盧公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卷之十二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柳子厚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故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文起目次終

韓文起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婿鄭 鄭官五 全校  
男 泥芷之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論仁義俱主有為一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以仁義見諸施行。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仁義體

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消之類。而德有凶有吉。如左傳李

侯吉德凶德之類。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老子之

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老子之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故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文起目次終

韓文起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男 堦 鄒 官 五 全校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以仁義見。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仁義體

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長而德有凶。有吉。如左傳李

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長而德有凶。有吉。如左傳李

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老子之

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老子之



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  
 小也。彼以煦煦為仁者為私。綏子子為義者為孤。立其小  
 之也。則宜老子諡在。其所為道。道其所道。非常道是也。非吾  
 所謂道也。非由是而。其所謂德。德其所德。是以有德是也。非  
 吾所謂德也。非由是而。其所謂道德。道德云者。合  
 仁與義言之也。義以不能離仁。天下之公言也。其德為君子其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小仁義為一人之私  
 言也。其道為小人其德為內可知。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  
 子尚在孔子之先。時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周道衰孔子沒。在此三字。

秦黃老子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

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

是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弟子也。如史記載

道家以孔子為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列子載孔子

後人附會作稱佛且以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

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吾儒喜僧道不根之談。自不惟

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韓文選 卷之一 二



其孰從而求之此段言撥備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誰欲求亦無處求矣謂意尤緊其矣人之好怪也始末終也老佛之說其誣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好怪根上樂其誣向來端本不足信因人好怪故得與吾道並行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以生不足食為不足用發出感憤言古之時人之害多矣生其家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養之道生其身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

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淫鬱為之政以率其息勅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總言古聖人道皆有賴於民今其言曰聖人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引老子之言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



食也

人賴衣食以生奈人身所具皆不及禽獸無是故君者以取衣食若無聖人為之謀則世界無人矣

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必君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必事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君臣民各

能遵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得衣食以遂其相生相養之道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指倫

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老古清淨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罪其亦不幸

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迷

哀○自古之時何至此言有生民以來全賴聖人作用方留得個人種如何以棄人倫求清淨寂滅為法必不容于三代

之世此端闕老佛之法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

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喻言用今其

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貴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

之易也貴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老氏之說必行

其末如此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



也清淨寂滅亦治心之學有遊於吾儒正心誠意故引傳作誦歸重有為句承上起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皆非有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葵禮則葵之葵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葵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葵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行而為葵也佛徒何處來必不當奉自帝之與王句至此言老佛無為之法明係怪誕不攻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緊接上項述一番妙其文詩書

易春秋

不必并經笺典

其法禮樂刑政

不必受戒時

其民士農工賈

不必出家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不必棄人倫

其服麻絲

不必黃

其居宮室

不必觀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其為道易明其

不必斷革

為教易行也

文怪難對看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隱隱見傳

家無所處而不當

隱隱見行

是故生則得其情

日用死則盡

其常之禮郊為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之

祭祀

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道也何道也

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原道本

旨先王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原道本

旨先王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原道本

旨先王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原道本

旨先王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算不得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

事行。收上堯舜禹湯。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收上

孔孟之明道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商所以衛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聖道與老佛人其人，僧道俱火其書，廬其居，獨

所以塞之。三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句所以解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僧道中有無所依倚及不能自食其力者，其

亦庶乎其可也。已上言吾道之行，必須除去老佛之法。

林西仲曰：前入謂此篇止闢得老子，其闢佛略帶寂滅兩

字。若孔子作春秋一段，以佛非出中土，尤無關於佛之痛

癢。然所云棄君臣父子，禁相生養之道，在佛為甚。未始

非闢佛也。大意謂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本自了然。雖有老

子之小仁義，不過一人私言，豈能勝天下公言哉。迨孔子

沒，秦火之後，吾道不明於世。因而老侶於先，佛乘於後。時

人既多棄儒以從老佛，復附老佛以為儒。有志者無從聞

仁義道德之說，誠可歎也。夫老佛怪誕不經，世人昧其始

末而好之，使其徒坐享衣食，以困平民勢，所必至。抑知老



佛亦人耳。自生民以來，古聖人教以相生養之道，而除其害其制作至詳且盡。豈好勞乎？乃老氏致為聖人，不死等語，獨不思人賴衣食以生，上古獠狽之世，人與禽獸無殊。又無禽獸爭得衣食之材，苟非聖人以君臣民之分義，相維同力，如何至今留得人種？今欲棄君臣父子，禁相生養之道，不至人類盡滅不止，誠禹湯文武周公罪人也。其法寧足尚乎？倘尚其法，則從無事，舍有為在老，似冬葛而饑飲在佛，為下喬而入幽，求其端，訊其末，皆不可訓。如此若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易明易行，毫無怪誕，而為已為人，由

生至死，鮮有不善。自堯舜傳至孔孟，以治以教，皆是物也。性惡非除去老佛，何以為明道行道計哉？篇中十滾說來，讀有者眩其重複，器因將篇首辨道三段，俱作闢老佛看耳。宋儒篇闢正心誠意，何事仍當全明，致知格物，又謂軻之死，不善得其傳，不知所傳者何事，何其不理會。立言之意，及在文逐件數出，為道為教，乎噫，讀書之難言如此。曰得也焉者。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有三而其所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為情者七  
 品等級也所以為者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舉其所有之名數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尊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善惡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字來歷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得其一端而中焉者之于五也一  
 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不能盡得亦下焉者之于  
 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涉而巳性之于情視其品見故于情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有三而其所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為情者七  
 品等級也所以為者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舉其所有之名數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尊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善惡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字來歷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得其一端而中焉者之于五也一  
 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不能盡得亦下焉者之于  
 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涉而巳性之于情視其品見故于情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有三而其所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為情者七  
 品等級也所以為者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舉其所有之名數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尊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善惡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字來歷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得其一端而中焉者之于五也一  
 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不能盡得亦下焉者之于  
 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涉而巳性之于情視其品見故于情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有三而其所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為情者七  
 品等級也所以為者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舉其所有之名數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尊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善惡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字來歷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得其一端而中焉者之于五也一  
 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不能盡得亦下焉者之于  
 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涉而巳性之于情視其品見故于情



視其品。已上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自然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用力後方免。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非。則不及情之于性。視其品。情由性而發。故于性。視其。品。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性之說。皆指受。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終。可移。如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說已上。總駁三。叔魚之生也。其母

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

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人之性果善乎。駁孟子。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

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

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駁荀子。堯之舜之。均文王

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

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駁楊子之說。三段俱。故

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所以謂之立義不全者。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

此也。又總收三說。卷之九



可移乎首有可導而注下之語也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  
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亦不移之  
曰今之言性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  
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究竟佛老妙  
林西仲曰夫子言性相近註云兼氣質而言公因夫子有  
上智下愚不移之說則以所云性相近者為中人說法可  
知矣故分出三品來言惟中人可導而上下即本于習相  
遠之語所謂折衷于夫子而論定也皇甫湜孟荀言性論

一篇亦主此說起手言性並言情以性不可見而情可見  
不然則善惡無可指實矣宋儒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理不明則兼氣質言性本無妨碍安得執定天命之  
性及孟子性善之說嘗其失當哉中間翻駁發明段段俱  
有實義未帶出關佛老之言尤見衛道深心大儒立言可  
謂灑撲不破矣之人有問公者其為人也



階。賦對不。歎矣。于此何。更曰。今之言者。雖使老。而。言也。何。  
許。實。錄。未。帶。出。關。將。季。也。言。次。是。辨。道。器。亦。大。謂。立。言。可。  
卦。又。蓋。于。卦。善。多。結。營。其。決。常。非。中。開。關。刻。器。也。如。其。  
不。備。里。不。聞。阻。難。險。登。背。得。本。無。波。折。也。折。擇。家。天。命。之。  
不。然。眼。尊。惡。無。何。淋。寶。矣。宋。謝。謂。備。匪。不。備。康。不。備。備。康。  
一。益。派。生。此。猶。味。年。言。將。並。官。制。因。對。不。宜。其。而。得。其。良。

原變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伏○下○不○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能修止不聞古之人有舜者  
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  
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自責一○問○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藝○人○也○  
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自責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

章文也

卷之一

十一



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已者重以周乎。所以聖人自待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足為執人矣。取其一不貴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執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亦足矣。曰能善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以衆人待人。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

已者已廉乎。自待而已。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必欲以聖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不字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極不難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息之謂也。息者不能修而息者畏人修。濁出所以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與也。所以私毀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善可以不變。不然則其畏也。毀免禍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不必



應之○以不毀○試人○又嘗語于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有所私○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與○已○無○干○涉○不○然○則○其○畏○也○恐○以○毀○不○若○是○強○者○  
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而○必○應○之○精○若○如○此○人○是○故○事○修○  
而○謗○興○德○高○而○雙○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  
之○行○難○已○無○一○人○肯○稱○揚○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  
國○家○可○幾○而○理○歟○可以○聽○言○之○法○  
林○西○仲○曰○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爲○尊○已○計○看○來○恕○已○責  
人○道○德○日○流○污○下○何○曾○討○得○一○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怠

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末○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公  
平○日○動○而○得○謗○故○有○是○作○也○余○行○天○下○幾○遍○每○見○有○文○菟  
者○必○有○人○訾○其○素○行○見○有○篤○厚○者○必○有○人○訐○其○陰○私○及○友  
行○皆○無○可○議○亦○必○有○人○嗤○其○先○世○惡○跡○斷○不○許○世○界○中○有  
一○全○人○余○因○以○察○其○毀○人○之○人○必○其○文○菟○不○通○者○也○必○其  
行○儉○多○虧○者○也○必○其○陰○私○不○可○告○人○者○也○必○其○先○世○積○惡  
在○人○耳○目○者○也○以○彼○之○言○定○彼○之○人○百○不○失○一○讀○結○語○三  
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爲○君○相○定○觀○人○之○法○也○故  
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道謂聖人之

或謂眩于異端邪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

其為惑也終不解矣人之惑解纔傳得道以成生乎吾前其

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間道也亦先乎

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得

聞道之師方可受業解惑與其人之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

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古人之法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

存耳從長少帶出貴賤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

章之作案為下文伏脉



感也難矣古道既不可行人皆無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本無猶且從師而問焉受業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  
惑者而恥學于師反不肯受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  
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異功之其皆出于此乎聖人  
道為愚只在有師傳無師傳之間而巳巳上言師道愛其  
不行于全所以其學不及古人恥守是冷人一生病痛  
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業之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大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  
見其能明也巳上言人不能權其業之大小還是以子之年

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群聚而笑之笑其不問  
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齒同業同不待相師位  
卑則足羞以貴師賤似自明宮盛則近諛以賤師貴似有類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如是則舉世無一可師之人亦無  
復行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下者最今其智乃反不能  
及其可怪也歟巳上根上無貴無賤無長無少句發議把當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

韋文也

卷之二

十五



師不必賢于弟子。問道有先後。應上問術業有專攻。攻治也。業二如是而已。已上根上聖人猶且問于師。句洗發道之所。字少無貴賤。卽不若也。者無不可以取益。亦自得師。不但無。長必置分別于其間。何恥之有。此古道也。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將俗之所。受此特來。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說之由師。林西仲曰。師道之不傳。由于無從師之人。間有一之人。未有不聚笑。既笑則從師者亦未有不自以爲恥。此習俗固。然牢不可破。柳子厚答韋中立一書。已言之詳矣。公以道。自任。故以師自處。是篇以恥字作開紐。而以古今之不同。

與傳道受業解惑等字。而前後布置穿插。細玩當作六段。開手點出師道人不可不從師爲古道之不易。第二段言以道爲師。其長少貴賤皆可勿論。第三段言古有師而今無師。所以有聖愚之別。第四段言有長少之見存。則昧于大小之數。是愛已反不如愛子。不可謂之明。第五段言有貴賤之見存。則奪于聚笑之口。是士大夫之族。反不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可謂之智。第六段言聖人之從師。欲合衆長以取益。原不求其人之必勝于已。未嘗引爲恥。亦未嘗阻于笑。方是古道。此一篇大意也。但其行文錯綜變。



化反覆引証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祇覺意味無窮史臣稱其與原道原性諸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以列之卷首

史記卷之一終

韓文起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增鄭官五  
男 沅芷之 全校

諫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彝狄之一法耳術本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傳自晚近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

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化反覆引証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祇覺意味無窮史臣稱其與原道原性諸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以列之卷首

史記卷之一終

韓文起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增鄭官五全校  
男 沅芷之

諫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彝狄之一法耳術本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傳自晚近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

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韓文也

卷之二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君民福祿皆與佛無與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  
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滅百歲周文王年九十  
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  
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君享國年壽與事佛無與應土入中  
得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繼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  
繼運解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惟梁  
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  
牢書曰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

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上已

供言事佛求福而反得禍為佛不足事之証高祖始受陷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

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剛聖明以救斯

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點本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

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點本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

許慶人為僧尼道上又不許創立寺觀。伏下不惑臣常以為

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

盛也。虛是不當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逋迎供養。點出迎臣雖至愚必知陛下

章之二



不惑於佛此等事哉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豈人樂狗人之心  
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  
信此等事哉把佛是過篇眼目意戲玩是下棋倒跌法非止  
我百然百姓愚真易感難曉荷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  
肯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  
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傲惟恐後時老  
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  
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得錢四方非細事也此段就迦佛骨  
佛供養上痛發事佛說非不可以別惡宗實是真心事夫佛本

夔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不通故身不服先王之法服殊製衣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情別度假如其身至今尙有本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

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備而出之於境不

令惑眾也以佛生相見止當行以遠國使臣之職且况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此就界入大內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

桃茢板除不祥然後進乎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賢恥之

禮之也



恥者恥舉朝無有識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宗之失止說  
 羣臣不言御史不舉為可恥又用倒跌法此段就御樓以  
 觀上藉發其過帝之巧與古今第一篇諫疏也乞以此骨付  
 成其屍投在道旁巧與古今第一篇諫疏也乞以此骨付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  
 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骨既迎至京師若發還鳳翔百姓感猶佛如有靈  
 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殃咎與  
二字相應既以迎佛骨為祈福祥則必以毀佛骨為招無任  
感發矣願以身代受使不畏也此段處置佛骨之法無任  
 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林西仲曰鳳翔之有佛骨也不知起自何時攷藏經釋迦

涅槃火化得舍利八斛分發諸天人開龍宮三處供養語  
 雖涉於不經總無死後留下遺骨之理其最善假托安  
 知鳳翔之骨不猶羚羊角可破之佛乎憲宗惑於禍福  
 俗諦欲崇奉以祈福祥與服柳泌金丹冀得長生同一見  
 解不知佛家禍福之說卽吾儒惠迪從逆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之訓如五帝三王年代所以久者惠迪也作善也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年代所以促者從逆也作不善也佛  
 何與焉且經云有取有證總屬妄想達摩西來見梁武帝  
 誡其度僧造寺竝無功德意可知矣乃羣燒衣食於經懺



莫得極施。因有爲惡之人。事佛亦得福。爲善之人。不事佛。亦得禍。之言。而庸夫孔壬。一時波馳。蟻附于崇奉之文。謂乘善稔惡。有可恃以無恐者。豈方便法門本旨乎。鳳翔佛骨之迎。當時君相皆以爲此舉功德不可思議。茫不知佛法爲何物。使佛見之。亦以爲可憐愍者。不但吾儒營其狂惑也。昌黎此表。亦不辯佛骨是真是僞。止把古帝王未事佛與後世人主事佛禍福較論一番。而以崇奉尖當處層層翻駁。冀其省悟。可謂明切。至投諸水火。數語分明。是雲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舍利之意。謂其有功吾道可也。卽

謂其有功佛法亦無不可也。若謂不言法言不服法服不知君臣父子則深中佛氏膏肓。然佛不如此。又不能空諸所有。以成其爲佛治天下者。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矣。厥後憲宗以服金丹。驟怒暴崩。中外咸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亦不見有佛佑護。而公以湖州一貶得配食於尼山。其子若孫科名勿替。求福者豈在崇奉虛文哉。



其干深無殊... 殊並亦不見... 適發肅宗... 泗水... 朕... 罪... 言... 臣...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臣以狂妄... 罪萬死... 言雖可罪... 出... 之... 腦... 頓... 涉... 吏... 章... 文... 也



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領海之陬待之一如  
幾旬之間箠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而問  
百姓疾苦苟有不得以上陳宣揚君德是刺史之事也已  
國家憲章完其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  
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  
無事地方無事可以入告先言公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  
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龍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鱗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地遠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身之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甚之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  
臣言者言所以必自陳之故時憲宗深疾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  
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于論述陛下功德  
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先祀郊廟紀泰山之封  
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封禪編之



手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  
生臣亦未肯多讓也上所不通有引起見得非犯可原妙伏  
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  
里高祖太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  
姦謀蠹居基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  
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  
藩鎮之害累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闢  
雷厲風飛日月清炤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  
極放憲宗制平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  
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  
巍巍之治功也高祖未封禪太宗欲從羣臣之請魏宜定樂  
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  
末年代服我成烈料必有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而臣負罪嬰戮音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  
迫應上死亡會不得奏薄伎于從官之內謀御之間窮思畢  
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然而止不



林西仲曰。措詞雖極悲慘。因其筆力雄大。詞氣奔放。但見有排山倒海之勢。其以文章自命。亦緣前此憲宗委作田弘正祖父廟碑。及平淮西碑。知之有素。原非無故而矜張賣弄也。至頌揚削平之功。娓娓不置。卽柳子厚所云。思報國恩。獨有文章之意。亦不比尋常獻諛。憲宗得表。非聽皇甫縛之沮。必不僮調袁州。豈非藉此妙文。以爲感動乎。若夫封禪一事。非盛德者所宜行。秦皇漢武。欲借此。以致仙人求長生之藥。公豈有不知其妄者。奈當時服食之說。大行。殺人不可勝計。而慕尚不已。如尚書歸登。李邕。侍郎李建。御史李虛中。金吾將軍李道古。節度使孟簡。盧坦。皆一時卓卓有名位者。亦先後爲藥所誤。而頌則舉國若狂。至死不悟。可知憲宗嘗諸道削平之後。志已驕侈。希慕長生。地而皇甫縛在左右。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現授台州刺史。知以求靈草。勢必蹈其覆轍。反不如封禪。猶有故事可循。神仙渺茫。久當自廢。或不至餌金丹而暴崩。卽謂以將順爲匡救可也。然此亦不必曲爲之說矣。

林西仲曰。措詞雖極悲慘。因其筆力雄大。詞氣奔放。但見有排山倒海之勢。其以文章自命。亦緣前此憲宗委作田弘正祖父廟碑。及平淮西碑。知之有素。原非無故而矜張賣弄也。至頌揚削平之功。娓娓不置。卽柳子厚所云。思報國恩。獨有文章之意。亦不比尋常獻諛。憲宗得表。非聽皇甫縛之沮。必不僮調袁州。豈非藉此妙文。以爲感動乎。若夫封禪一事。非盛德者所宜行。秦皇漢武。欲借此。以致仙人求長生之藥。公豈有不知其妄者。奈當時服食之說。大行。殺人不可勝計。而慕尚不已。如尚書歸登。李邕。侍郎李



此○越○恐○大○當○自○過○為○不○宜○拾○金○丹○而○暴○憚○以○謂○以○謀○取○然  
以○未○變○草○藥○及○能○其○蘇○劑○又○不○收○桂○煎○解○食○對○津○可○能○轉  
而○皇○甫○稅○身○法○亦○難○丈○士○時○當○合○其○生○藥○其○姓○合○賦○陳○步  
汲○不○辭○可○賦○感○宗○當○滿○道○平○步○對○滿○日○總○對○命○慕○其○忠  
親○卓○卓○往○逢○幹○許○亦○亦○與○欲○藥○復○光○而○德○相○舉○陶○尋○其○至  
數○職○史○卒○諫○事○金○河○派○軍○卒○並○古○前○與○與○蓋○謂○竄○其○皆○一

代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六月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

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深謝臣少涉經史粗

知古今天與樸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

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自致處何句為下元和

之初始拜御史由河陰旋以論事過切論權為宰臣所非取

一移官府廷出為河南因佐戎幕武元衡帥西川陛下恕臣

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名為起遂掌絲綸之重元和

六年



京文起

卷之二

以司封員外郎知愛恩益大顧已益輕應上不求苟耳目所

聞知心力所造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如言下郭令裴寰杖

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取息陛下知其孤

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

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

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

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

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行營諸

軍還奏攻取之策羣臣多請罷兵度獨決陛下不加罪責更

極寵光帝獨聽既領臺綱御史又毗邦憲刑部侍郎

已加御史中丞之職因上面無處點出聖君所厚因道所

取忌闕於防虞幾至斃跡恩私曲被性命獲全李師道刺客

孽度刀三進靴刺背裂中單荼累祖先玷班列未知所

措祇自內慙有辱君父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

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實出此雖成湯舉伊尹於

庖廚高宗發傳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寧戚

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費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還此陛下

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以所

章文起

卷之二



謂之豈可叨居以彰非據豈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也非倫豈可叨居以彰非據豈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也方今干戈未盡戢殪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遊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才不伏願博選周行已仕旁及巖穴未仕者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自有應運而興者乞迴所授以叶羣情別立賢相無任懇款之至

林西仲曰裴晉公字中立山西聞喜入此番不死於刺客實出天幸當日舉朝士大夫無有不以為戒且嗤其妄作

以取禍者此番制書全為決討吳元濟起見是舉朝皆不欲相晉公而憲宗獨斷而行之者也觀其屢請罷兵及請罷度官以安恒耶之說不知當日衆口讒謗其多為何如者但討蔡日久無功尚須內外諸臣協力若讓官表內稍露形迹則息者益甚何以共濟妙在將舉朝讒謗之多及憲宗獨斷之明一總付之往事止以傷殘之軀有委重任為辭絕不提起來如何討蔡一字反自認前此為竭愚妄作末以叶羣情三字作結而讒謗之多與獨斷之明俱了然在言外立意之巧無有踰此若其行文對待中却是



一氣呵成。此歐蘇四六之祖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

舉選之途。故曰諸色。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

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

提出權作案。因勅旨未說明。不便揣度。發議。故以道路相傳為詞。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

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以常理計。今京師之人。不啻百

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都計總計諸併其僮僕畜馬。不

當京師百萬分之一。萬字疑以十日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

損益。京師之人。原不以舉選而增其費。又今年雖旱。去歲大



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

其弊弊敗也京師之人原不以舉選而今若暫停舉選或恐

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他變有二則人士失業絕望臣聞古

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成湯以六事然則人之失職足以

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名災也單承上人士

早而復各災則將來之早愈不止所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

陰也若為陽臣為陰出董獨湯為旱獨陰為水陰陽失平故

不及于古其德無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

其忠有君無臣是以久旱有獨陽之象故以臣之愚以為

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于古憂國如家忘身奉主者能盡

趨其爵位在左右次之位如殷高宗之用傅說版築周文

王之舉太公者齊桓公之拔甯戚者漢武帝之取公孫

弘救系者弘曲學阿世本不足清閑之餘時賜名問必能

輔宜王化銷殄旱災已有君有臣無獨陽之象則旱災自弭

常求於尋常舉選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

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林西仲曰歲旱舉選恐人士輳集米價漏貴奈此事關係

甚重

上



甚大當權其利害之輕重而行之若忽議停則民心搖惑  
害在目前仕進無門害在後日當時廟堂之上議國是者  
皆以此為救荒奇策則其立朝伎倆可知即報國肝腸亦  
可見矣故茲篇末段將有君無臣致旱之說另行我發一  
番且請於疏遠下賤中求奇才異能盡心國事者待以不  
次之典置諸左右時賜召問以明舉朝碌碌充位無一人  
用得着也但公在國學尚無言責且帶說在論舉選之後  
故不甚犯時忌然鋒刃亦未免太露耳坊評惟以舉賢銷  
災套語讀過大誤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苗不秋又早霜穀

能田種所收十不存一災之甚故荒之甚陛下恩踰慈母仁

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放捨也玩

所蠲免者乃額外雜派玩一例字不過上恩雖弘下困猶甚

照常災故責而行耳因護不苛如此折屋伐樹以納稅錢無以

至間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活家有者皆已輸納原不

寒餒道塗斃路溝壑荒之甚故困之甚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

無者徒被追徵雖徵無益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

陛下之所未知者也民情無以自達臣竊見陛下憐念



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且為之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必不忍視其死。又把知。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宜倍加憂恤。固結人心。所近尤不。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兩虧可。不救之。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兩虧。緩之則事存而利遠。公私交裕。言不遲。伏乞特勅京兆府。李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求。得者。應當也。額。且停徵。容至來年。糶麥。有衣食時。取。庶得少有存立。得內。立得家。不至。糶麥。有衣食時。取。庶得少有存立。得。識受恩恩。効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

林西仲曰。德宗專意聚斂。時藩鎮如李兼。韋阜。李錡。皆以進奉求媚。而刺史裴肅判官嚴綬亦效之。而得遷擢。故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賦稅之外。不知增了。多少。科派因旱蠲免。循例而行。上下之間。乃具文。非實政也。按順宗實錄。貶李實。詔云。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科。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利等語。是不但腹內之稅錢。草粟。現在追徵。卽額外所增。亦未必不如故也。公纔遷御史。卽以緩徵為請。其意以天旱人饑之時。正供尚不能輸。何況額外。其中回護。韓旋語意亦甚和婉。但當天子患貧。



小人固能之時安能以不入其之談為民請命乎陽山之  
貶必有以公市恩于民使民歸怨于上之語而行讒者猶  
忌如德宗未有不信而加罪也厥後紫陽作綱目特書曰  
貶韓愈為陽山令所以深譏德宗用人聽言之失公雖貶  
有餘榮矣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

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者都省謂尚書都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

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

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

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矣不便詳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有司但

按律而



行而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經文又可裁制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欲使並行不悖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引經之言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  
 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  
 相殺者也復讎者二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  
 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引經之言今陛下垂意  
 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

下敘數古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

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斷所引或為官所誅如公羊

所稱不可行於今者有涉於他分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

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

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若言于官則事洩反受其

之斷所引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臨時取自上裁

林西仲曰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自詣縣



請罪卒以此議杖悅一百流循州看來此議與柳子厚所  
駁徐元慶事微有不同蓋子厚所駁者在刑旌不可並行  
此言經律可以並用也敕旨本欲定制然復讎之事各別  
律中既無明文而據經又有不便斷罪者或殺或赦必於  
所犯之時集羣議而取諸上裁杜周公前王所是著為律  
後王所是疏為令以不定制為定制即經律並用之說也  
文亦條達明暢與子厚相伯仲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

淮西今河南汝寧府三州中光蔡也

自少陽疾病元和

九年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

死

去年春夏已來固為今日

之事

少陽未盡之先陰聚亡有

職位者終於計慮撫循官不

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

吏不金帛糧畜耗於賞給不能執

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不暇雖時

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如少陽掠壽州茶山元

用又無又開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芻粟之費必

處于殘弊困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



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宜武等十六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已上言淮西有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斷字是通篇主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於多原出必勝之師必在速戰所甚願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但處于不得速戰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亦不能無費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民間又不能無受殃凡此皆者之勢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戒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

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不漸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取淮西務在必行不宜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方中三年乃克不以為遲論不得志在立功不計所費惜不得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又斷引證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結之以效禪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木不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身孤與



賊不相諳委不曉其望風懼難便前進情本皆如此人所

在將帥以其密兵難處使驅使先不存優恤相聯屬故待之

既薄使之又苦當先若不及每戰必使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

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發到之後如此

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上下士卒有征行

之艱得身不問里懷離別之思發之時如此方今聞陳許安唐

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非焉族悉有兵器小小

俘劫皆能自防不待慮習於戰鬪不識賊深淺委相諸既是

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未奉命猶願自備衣糧資遣

相保聚以備寇賊省却狂行離別心意亦不若令召募立可

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勝用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以其伏

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

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其兵器兵

數既足加之教練可以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原用

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此款論徵客兵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都總每處則至

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如壽州

今都通境上諸柵盡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



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然一敵國句出史記

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每處兵馬不少矣

首尾不相救濟則勝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以守則固

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壘柵兵馬可省臨城小縣可收百姓於便

地擇近便之地收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每縣立一行

營也為之主而領率之使無參差以便屯聚此款論壘柵兵馬當聚而不備分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

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

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此不得不若形勢已窮

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

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此可以仁恩為感

時恩威可以並行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

皆由欲其速捷欲速之病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

求休罷見小利之病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

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思赦積習被人看朝廷無

至忠愛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如請罪

加官爵往日之事忠皆然也所以不達不成臣愚以為淮西



三小州之地其力有限元濟又甚庸愚其才有限而陛下以聖明英武

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

為喻以才力較之淮西必可取此款論用兵當持久不可惜費與篇首大意相同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

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此款論軍中賞罰宜加重而行

一淄青恒冀兩道李師道王承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惡傷共類然皆爾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

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才力有限不宜

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

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

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原無利其土地今忽自輕有改易之心

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萬難姑容至如

淄青恒州范陽等道范陽劉總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

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

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期軍討之詔詞當如此自然破膽不敢妄

有異說此款論當分攜元濟黨與

林西仲曰元和十年官軍十六道討淮西日久無功而李

師道復陰為淮西之援募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



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懼群臣多請罷兵公恐徇其所請故以淮西必可取只在斷不斷之間爲詞其所云不求速戰不惜廣費亦是能斷中作用也所陳六款洞悉機宜厥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語杜牧云淮西三小州所以久不破者由徵兵數少不能成軍帖附地主每戰必令居前勝則主帥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先退至有殲焉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亦不支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鄆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是說也杜牧引之以上書於李司徒則知公所陳徵兵守隘二款可謂料敵如神非文士紙上談兵套語而舉朝並不議及則其無至忠憂國之人亦可附見也其文以明切爲主如說家常話經濟奏疏原不待向字句上爭奇耳



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

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

事而已矣。所以為士之賤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

可以不敬也。致其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

填闕而教之行事。不待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其

勞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僅報

未其亦微矣哉。教齋郎出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

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贊乎教化。可以便令於上者。



也。非感者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  
也。非感者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  
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  
矣。非塞員換關之比。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  
矣。天之望。教學生出身履歷。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  
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  
其亦不可移易明矣。合言兩途。然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  
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  
得其理矣。提出議代之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  
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  
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

者也。是把學生看殘了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  
者也。是把學生看殘了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

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  
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

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轉流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轉流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

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是把宗廟社稷看輕了此言哲代之弊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監  
是把宗廟社稷看輕了此言哲代之弊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監

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  
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

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是把學生齋郎兩途一齊亂却了此言久代之弊大凡制度  
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是把學生齋郎兩途一齊亂却了此言久代之弊大凡制度

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  
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



考之於古則非調有古原說稽之於今則非利不能收崇儒  
之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事既有代則本末名實俱不  
不如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總收三段所以謂之  
林西仲曰勢頭將齋郎學生兩途分別低昂便見得不可  
相代之意隨將議代之失層層別快歸重在崇儒勸學誘  
人為善極其正大妥確議禮之文皆當以此為式公應貞  
元十年博學宏詞試所作乃見擯於時眼嗚呼文章一道  
豈可以得失論哉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致教將  
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  
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  
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  
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已上言所以一曰獻懿廟  
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景皇帝之祖懿祖乃  
蓋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



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

一禘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為不可

陳於太祖廟禘與祫同也謂之合矣。又禘祫之字義証之。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

此禘舉一議之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

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履

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諸立太廟九室獻祖懿以周制推

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二曰

非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

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景皇帝乃始封

非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景皇帝乃始封

所自出之祖故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

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

大祭，固不可為典矣。四議之非。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

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

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

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既妨又難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五舉衆議之非上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再總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位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殷周所自出之祖不再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出左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

人情以情言之亦景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屬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景皇帝雖一時暫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已上其說在順人情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而變舊禮而已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林西仲曰按唐高祖之父名昝於周世封唐公為世祖景皇帝祖名虎仕西魏封隴西公為太祖曾祖名天錫為懿祖高祖名熙為獻祖若論三代定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併太祖之廟而七太廟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唐初仍之。至中宗方以景皇帝始封唐公。爲高祖所自出。立太祖廟於東都。名曰興聖。猶殷周之祖。莫稷揆之於義。尚求盡乖。及開元十年。又以景皇帝之祖。父諡爲獻懿。立九廟。殊覺壽祿。且當禘祫時。甚難措置。故議者紛紛各執其說。無一定之見。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耳。茲循歷駁衆議之非。後以禘祫之尊。屈久暫。順情變禮。立說雖出一時。遷就然舍此益無可置喙矣。文之昌明。醇雅曲折詳盡。人不能及。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

舉進士何待人勸賀舉進士有名

州縣中名在應舉之數非成進士也與賀爭名者已故爭毀之曰賀父名晉肅

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不過一人聽者不察和而

倡之同然一辭俗見皇甫提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嫌其陷已于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

不言在言在不言微是也引律又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兩丘與蒧之類是也引律又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耳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



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

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何物駭得好笑已上言實不當以父

嫌名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

公作詩不諱如克昌駿孔子不偏諱二名言在二語春秋不

諱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之類三句言康王劍之孫實

為昭王也周行周公之禮者何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

之子也于父嫌名亦不諱曾子父名點曾其字也文偶周

未檢耳二句言傳習周公孔子之教亦有所不諱者周

之時有駭則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言嫌名不但不能諱者漢諱武帝名徹

為通不問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

問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治音持平聲今上章及詔不

問諱漸勢秉機也章表疏也漸勢秉機四字音同諸祖廟諱

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論近代宗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

何所法守也以國家所不諱為諱惟有君今考之于經文引

詩春秋質之手律政上引稽之以國家之典武帝三言當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會參上人得如周公孔子



亦○可○以○止○矣○收上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今世之士四字指  
察○一○夫○周○公○孔○子○會○參○卒○不○可○勝○周○公○孔○子○會○參○乃○比○于○  
流○人○官○宮○妾○收上官○宮○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于○其○親○賢○于○周○公○  
官○官○宮○妾○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于○其○親○賢○于○周○公○  
孔○子○會○參○者○耶○行以周公孔子對看孝于其親以會參對看  
斥毀賀者與聽其毀者之非雄快無前

林○西○仲○曰○李○賀○唐○皇○諸○孫○字○長○吉○有○詩○四○卷○公○極○贊○其○無○  
美○不○備○其○父○晉○蕭○亦○有○才○華○未○登○顯○仕○賀○七○歲○時○晉○蕭○尚○  
在○公○與○皇○甫○湜○命○賀○賦○詩○賀○作○高○軒○過○一○首○故○後○此○以○舉○

進○士○為○勸○而○與○賀○爭○名○者○因○謂○賀○之○父○名○宜○諱○公○不○當○勸○  
是○欲○以○嫌○名○而○又○偏○諱○從○古○無○此○諱○法○皇○甫○湜○所○以○欲○公○  
置○辯○者○亦○因○與○賀○有○舊○識○也○然○唐○衆○科○之○目○進○士○為○尤○貴○  
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  
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  
少○進○士○故○元○稹○謁○賀○賀○詞○之○曰○明○經○中○第○何○用○謁○為○是○知○  
賀○不○得○舉○進○士○未○始○無○遺○憾○矣○奈○唐○俗○已○成○雖○知○其○非○不○  
能○自○解○即○公○當○日○作○順○宗○實○錄○以○世○祖○名○陋○凡○丙○申○皆○謂○  
之○景○中○丙○戌○皆○謂○之○景○戌○賀○表○碑○銘○間○亦○有○之○則○嫌○名○亦○



何嘗不以爲諱乎。茲篇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復以二聖一賢與官官宮妾對看可謂無堅不破究竟在當日無不訾其紕繆甚哉欲勝衆口之難也。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字亢宗學

廣而問多。好學求爲集賢書寫吏齋不求聞于人也。名利行

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初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

人。問里有爭論大臣聞而薦之。李泌天子以爲諫議大夫。貞

四年。好本領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

在草野彼遂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初志非有道之士不能愈

應之曰是易所謂桓其德貞而夫子囚者也。惡得爲有道之

士乎哉。桓六五桓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囚言乃婦人之道非

夫子所宜也。○明白比陽子作婦人此武侯巾幘之



也。法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在厚比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明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終無尤反振一民言隱為生之事不守道之志。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熱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

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上已

言陽子處諫位而不諫不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

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既有言責

聽則當去無有久在位而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任

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

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

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陽子



若為尊所作不為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居諫職○或曰否  
 以不辭厚祿激之此段與上段又因首段而推及之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  
 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  
 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設為陽子出脫謂其用心不欲愈應  
 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激所謂感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  
 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  
 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  
 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

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不僭賞指推庶幾穴之士聞  
 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子堯舜  
 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既為諫官正欲使人知其諫與大臣宰相不可駁他  
 法未遑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又我三句駁他語其君之過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  
 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又設為陽子出脫言陽子雖仕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  
 還守不求聞用之道所以不諫命人之不達窮人得其道不敢  
 心求于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



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

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突竈額黔黑也。二句

務篇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因用其事而類對也。彼工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

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

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

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

乎哉。此段言聖賢有天人之責。雖欲自逸不能。或曰吾聞君

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評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

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

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武子名佐。按國語單襄公謂齊國

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非受盡言齊其有乎。上文魯愈曰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指陽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

道。指日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謂加人惡且國

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

能受盡言。謂其間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

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解好盡言三



俱責其不諫。此段乃其諫言。陽子若恣而不改，併善人亦  
 稱不得。何況有道之士，激得九擊，舊評謂未後放一着，謬甚。  
 林西仲曰：按陽城始受職，史稱諸諫官紛紛言事。天子厭  
 之，而城獨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昌黎作論，城亦不以屑  
 意。其為有待而發，無疑及畏。廷終進用，陸贄坐貶，罪在不  
 測。諸諫官皆結舌，城獨毅然以死爭之。名震天下。余以為  
 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蓋國家治亂，無過任相一節。  
 城一言而費不死，延齡不相，天下不受小人之禍，足矣。無  
 俟乎多言也。是篇可以為諫官常法，而獨不可以律城。然  
 筆力縱橫，大有益于舉業。宜其家傳而戶誦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元和六年公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

精于勤，荒于嬉。業指行成于思，毀于隨。行指修為，隨任其自

下。方今聖賢相逢，聖相治具畢張。才分任拔去，邪登崇

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求之

垢磨光。舍其瑕疵，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言國求

才之切為業，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

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四句總承上文，言第盡其在。我無有言

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



有年二字自前番為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便于纂言者必鈎其玄蓋其

食多務得細大不捐防有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慮

報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把業勸句觝排異端攘斥佛老關其

補苴罅漏修其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

絡二句承補苴張皇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二句承

斥而言其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以有功于儒沈澁醜郁含

英咀華深于讀書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為文悉本上規姚姒

渾渾無涯周諮股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

法詩正而葩為文所上規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史記子雲相

如同工異曲為文所下逮者此等書已上當言從先生之

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以有得于文少始知學勇于

政為志長通于方左右其宜才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把

成教句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

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粵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問散無以

才指元和元年權博士命與仇謀取敗幾時所遇皆仇敵幾

三年為真言爵之卑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無以活

柳淵事復為博士言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無以活

薄頭童齒豁竟死何裨能有益于世不知慮此反教人為此



駁言先生之學精行成如彼而有司之不先生曰吁子來前

明不公如此是先生為教全不足信矣

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椽榑楹侏儒椳闌扂扂

門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玉屑丹砂者貴藥赤箭天麻青芝一名龍芝牛溲馬勃地如

且輕而固敗鼓之皮三藥者極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

也醫之用藥有貴發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作緩卓犖為

傑道者直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

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

世何如也其必遇如此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

絕吟言雖多而不要其中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

沈沒醜行雖修而不顯于眾

月費俸錢歲糜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馬從徒安坐而食藉以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

士剽竊章句以教人本無他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

茲非其幸與幸其過乎世猶愈于二儒自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解上動輒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言有司亦未有不公不明



韓文起卷之二終

若夫商財賄之有無厚薄之計班資之崇卑高下忘已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前人猶前輩暗指就政是所謂詰匠氏

之不以杙為楹杙榦也楹柱也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

苓也昌陽即菖蒲可以延年稀苓即猪苓主滲泄結語不

巧便直言宰相抱前二喻有無窮之味方知前段埋伏之

林西仲曰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駁末段句句是

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不客難解嘲答賓戲諸

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已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

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氣處之看

來無歎老嗟卑之迹其實歎老嗟卑之心無有甚于此者

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按本

傳公作是篇宰相見之奇其才收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攷

元和六七年宰相為權德輿李絳皆有文名自然針芥相

投愛才汲引不比貞元中趙憬輩見三書而漠無一報也

嗚呼文章知己豈不以其氣類哉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

韓文起卷之二終

韓文起







謝○中○書○山○堂○不○以○其○餘○賦○詩○之○味○方○知○前○段○結○下  
 對○變○本○然○也○不○凡○貞○亦○申○飲○刻○帝○良○三○善○而○蕪○無○一○游○也  
 故○賦○亦○由○乎○幸○且○蘇○辭○辭○典○本○韓○詩○自○然○桂○花○林  
 對○公○游○其○翰○筆○賦○其○文○皆○其○本○然○也○皆○顯○中○史○前○對○謝○必  
 此○後○深○之○變○謝○也○其○文○皆○深○淵○也○金○百○難○亦○不○思○文○選○本  
 來○無○煤○亦○變○甲○之○變○其○實○煤○也○變○甲○之○亦○無○音○甚○也○此○皆

韓文起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得業世宸殿紫 全校 男 沅芷之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  
 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先引詩序作下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  
 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  
 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



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謂長有  
 效。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  
二君詩，謂所以長育在下之，以爵祿。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猶言載。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  
 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  
 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三釋詩，謂所以君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  
 焉。總收上所以喜樂者在此。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

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又引孟子言不  
之亦所以此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自奕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  
 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有共幸今天下無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  
 邦之暇，捨此宜無人者焉。且有其時。已上言宰相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  
 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夜夜為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  
 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且甚正其所著，皆約六



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感居窮守約亦時有  
 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  
 佞詩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有其文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  
 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趨遑  
 乎四海無所歸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之於死而益  
 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以不得其所而思雖不  
 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  
 成材其亦可矣長育教育而成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

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  
 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  
 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  
 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  
 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即行特來上書之意洪範曰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  
 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之謂也已上引洪範作案言從古有抑又聞上之



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上言上之求下與下之求上等抑又問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備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

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道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求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原嘗不欲仕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後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以所行必不肯合于世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道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



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  
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以考試不能盡其所長故今若聞有  
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  
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  
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  
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  
也也天下人亦不待論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  
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道而忘自進自舉  
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

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總收通篇作結束全其嘗所  
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吳卷冀辱賜觀焉于黷尊嚴  
伏地待罪愈再拜

林西仲曰通篇大意不過謂長育人材教育英才乃宰相  
之責若已之有學有文不得其所正堪造就以盡古君子  
爲相之道不必以自進爲嫌可舉則舉所以招致天下賢  
逸之士使知所歸耳三選於吏部而不得志擬卽東歸猶  
靳其庶幾一遇故惟恐言之不盡不禁反覆引伸潸潸  
泪至此按公前此答崔立之云欲潛究風俗邊境之得失



致之於吾相等語早已打點上書一着故是書有化俗之方安邊之書字樣無奈其畧不見採余以公之生平考之則是書乃在貞元十二年時陸宣公已罷相而同平章事者舊註所載趙憬賈耽盧邁是也史載賈耽爲相十三年於安危大事無有發明前五年爲滑州時公會上書已不見答盧邁在位僅治身循法無他過而已若趙憬與宣公定約共執退裴延齡後竟背之真小人之雄者宜其漠不關情如此公嘗謂柳子厚不自貴重余每讀是書又未嘗不爲公之躁進惋惜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已上敘再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上書之意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其勢誠意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



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其情誠也若是者何哉  
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已上設喻上書之愈之彊學力  
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弊○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  
將○往○而○余○之○歎○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  
溺○於○水○而○發○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  
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已上言  
苦理宜見救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  
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

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  
宰相薦閣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已上言宰  
不可委之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  
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  
不可乎已上言宰相尊於節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  
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已上言布衣愈於盜與管  
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林西仲曰此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以蹈水火為  
喻寫得異樣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之亦當下淚末



復以居上位不宜推諉於時。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不至有負於舉。三意為異樣。聳動異樣。勸勉以堅其意。筆致跌宕。縱繞真千古無匹矣。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引周公見賢之事。作案。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以時而論。似不必有吐握之急。而周公以聖人之本。憑叔父之



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以周公之功而論亦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微不公有吐握之急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似就來見之士而論又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  
意不得於天下之心乃周公猶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  
將不服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心若處  
知其如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已上言周公急於見賢之功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無多時也輔理承化  
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茲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寶貢天災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  
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時亦未能  
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士未必不如求今雖不能  
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







券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費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  
茲讀昌黎三書似未能脫於弊俗余嘗謂以人事君者幸  
相之常職銜爵千進者士類之醜行若狄梁公不以桃李  
自私王子明惜張師德爾及其門使得見此三書反以為  
不足重矣况彼碌碌者顧往干寶再三山斗之名以此安  
能無減價哉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本作與  
章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

天池海也出莊子坊本作  
天地誤濱濱皆水際也

曰有怪物焉

蛟虺之屬

蓋非常鱗介之品彙匹儔也

異于其得

其得

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絕大經濟其不及水蓋尋常

可以設施其不及水蓋尋常

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

雖無遇合

雖無遇合

然其窮固不能自致于水為獫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獫獫小

獫獫小

分其水際之物十八九言十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益一

也

也

舉手一投足之勞也

甚易為力亦

然是物也負其異于眾也

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

也

也



我之志也。以有才當得售。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視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時眼而得之。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過使聞其聲。而察之。亦不為搖尾乞憐之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能也。轉之清波乎。又不敢輕量斯世其衰之命也。命常得。其不哀之命也。命常得。其不亦出于命。以命自信。究不敢期其愈。今者實有類于是。必得道。墨文法。全自莊子。脫化來。愈今者實有類于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已一點出自閣下。其亦憐察之。

應上哀字結

林西仲曰。一篇譬喻到底未只點出自己一句。人以為布局之奇。而不知應科目時與人之書。分明銜玉求售。與鐵管囑託相去幾何。不得不自占地步。若不得喻。恐涉誇詡。况篇中所謂搖尾乞憐。馬盡前此。應舉之徒。營求卑屈。如狗之依人。所謂熟視無覩。馬盡前此。主試諸公。黑白混淆。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按公應科目。四舉而後成進士。卞和之璞。被用數獻。其心甚苦。且恐落筆必有許多干碍。故出于此。非以譬喻見奇也。或作與韋舍人當是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試之書。蓋博學宏詞。亦算科目。其

學文選

卷之三

三



夫取權在中書玩不及水在尋常尺寸間句便知前人亦有評之者矣

林西州曰一蓋誓命匪氣末只識出自一官人以爲亦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仕進之途明知動不得時頗頓狼

狽失其所操持棄其所學困不知變困窮故而求以至辱於再三

於上見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商數不足

下猶復以爲可致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援古昔辭

義高遠且進且勸致來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

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深謝然尚有似不相曉者

非故欲發余子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丈夫尚有大

試而不能默默聊復自明書之故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

卷之三



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

止為行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

之不唯為人耳兼為得為計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

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

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

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意亦不能得速仕聞吏

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

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文與試於禮部無異乃

可然猶樂其名甚佳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

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

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

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

焉枉道求試博學宏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

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亦無甚異夫所謂博學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原算不得

詞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

進於是選皆學果博而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必不

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必○見○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  
下○其○自○負○何○如○哉○昔○與○夫○斗○符○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  
之○憂○樂○哉○意○即○終○身○不○仕○亦○不○以○此○日○之○得○失○為○故○凡○僕○之○汲  
汲○於○進○者○試○指○現○仕○信○其○小○得○蓋○欲○以○其○衰○葛○養○窮○孤○也○利  
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不○應○上○為○人○何○也○二○者○其  
他○可○否○自○計○已○然○誠○不○待○人○而○後○知○自○其○能○身○有○一○副○大○本○領  
下○今○是○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  
於○天○下○雖○兩○刑○足○不○為○病○且○無○使○訪○者○再○寇○誠○足○下○相○勉○之  
意○厚○也○道○來○書○之○言○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  
固○未○嘗○削○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辭○言○我○的○大○本○領○尚○未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  
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  
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障  
當○其○一○面○也○是○丈○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  
夫○致○身○釋○民○大○作○明○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  
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  
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丈○著○書○以  
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



章文走  
二者自計已熟不待人而後知亦不必又所謂勅者果誰哉  
以比獄而受刑也○答他獻毛兩別句○無使勅者再赴句  
再勉之刑信如何也○再勉之刑○答他無使勅者再赴句  
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應篇首發予愈再  
拜

林西仲曰公應博學宏辭之選○三番見黜則當日主司之  
眼力與得選者之伎倆何待再問○崔斯立貞元四年進士  
屢試亦不得志于吏部謂仕進之門非得主司賞識無以  
自見欲其黜再舉以俟知音所以勉之亦以勉之也公乃  
謂應舉之文可不學而能博學宏詞其文類俳優實可羞

恥或四舉而後成或三試而不就皆非文章之罪何必藉  
此以求知於俗眼然前此所以求試之故不過爲貧而仕  
不冀有利於人已耳其實自家尚有兩副大本領出則行道  
名處則著書揣摩業已成熟無不可以自見於天下者不在  
主司之賞識不賞識也文之反覆曲折總緣失意時有激  
而發遂覺勁悍之氣沛然莫禦耳○







見面但可耳聞其名而已若肯三權要目前盡華實不兼故

有所進故有所退文章是華鑽營是實進退所關應試者單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置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

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言將來至

者必定有個來歷或說是情面或說是賄賂變凡進士之應

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寥寥

有守之士及執事既上名之後列其名而三人之中其二

者因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又得美官

如此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

時之所不與者如此這等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已上文其時之真可句然愚之所守竟

非偶然故不可變守以人生品行關係最大所凡在京師八九

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舉于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

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假仰

一家嘯歌古人前成進士不由先容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

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鑽營關節可以通

命亦微不得主古今仕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于投刺

途通獎一總駕殺快其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于投刺

不能趨取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

求合者一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



僂焉而不終日。後誅陷切。輕賤貌。不終日言雖強持亦是以不能久也。  
 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應上文其人莫可言生性已定雖欲效時人之又常  
 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就上言所以不為時所與之故。人四  
 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  
 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  
 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忘也。所以謂  
 進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  
 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于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

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忘。所以謂之愈今二十  
 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應上四十行  
 之以不息。益明上老而要之以至死。益上死而不有得于今必  
 有得于古。古人之德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後之名。用此自遣有  
 不得其所得已多。且以為知已者之報。負即所以報處不相執  
 以此自解其憂。且以為知已者之報。負即所以報處不相執  
 事以為何如哉。其信然不也。此立定脚跟終身以報處不相執  
 在于窮約無僂。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  
 知所之。止此目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  
 將來亦未必不得于今。不得于身之理。即晚成何害。已上  
 自言所守雖不能從未必竟無一遇斯道。根上行道。道句



天命根上天竟如何命竟如何句捲收有千鈞之力竊惟執事之于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者相反而得與廢耳任日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知宜有之感傾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非私宅不是則拜見之不可期既不得晤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不得不以書

林西仲曰崔虞部名鵬此因應吏部考得學宏詞科已受知子崔復為中書所黜之牘也初言以已不合時態本不當應考徒辱崔公見知究難弋復復言諸應考而得者皆

有來歷人人早知其弊是仕進一途原可山人鑽刺併平日言天言命皆不足信憤懣已極隨言自已賦性必不可改縱學時人干謁佞猶畫虎不成徒勞無益且以古今人事業功德互較一番覺今人伎倆一文不值寧終身不仕亦不宥秦古而趨時又况年齒尚少熬過目下困乏將來亦未必終于不遇耶語語悲中帶壯並無片言求援坊評竟有惜其貶節余誠不知其何說也



中。精。賞。許。許。其。其。許。許。余。余。不。不。其。其。心。心。好。好。  
 來。來。未。未。幾。幾。年。年。不。不。數。數。眼。眼。滿。滿。悲。悲。中。中。帶。帶。却。却。並。並。無。無。半。半。言。言。來。來。對。對。世。  
 拜。拜。表。表。不。不。肯。肯。棄。棄。昔。昔。所。所。感。感。報。報。又。又。及。及。乎。乎。尚。尚。心。心。然。然。豈。豈。目。目。可。可。開。開。志。志。誰。  
 入。入。事。事。樂。樂。也。也。願。願。其。其。速。速。一。一。各。各。登。登。今。今。人。人。對。對。論。論。一。一。文。文。不。不。前。前。學。學。絲。絲。良。良。不。  
 謝。謝。雖。雖。難。難。入。入。于。于。儒。儒。斯。斯。對。對。惟。惟。請。請。與。與。不。不。與。與。我。我。無。無。益。益。且。且。想。想。昔。昔。今。  
 口。口。昔。昔。天。天。言。言。命。命。皆。皆。不。不。足。足。言。言。謝。謝。雖。雖。難。難。入。入。于。于。儒。儒。斯。斯。對。對。惟。惟。請。請。與。與。不。不。與。與。我。我。無。無。益。益。且。且。想。想。昔。昔。今。  
 許。許。來。來。想。想。入。入。人。人。事。事。於。於。其。其。矣。矣。且。且。君。君。進。進。一。一。錄。錄。與。與。南。南。人。人。推。推。陳。陳。將。將。年。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于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  
 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敘來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  
 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合意連辭。將發復  
 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于左右  
 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  
 者。故絕意不為。敘前此不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奧。與時  
 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恩。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  
 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退歸之後相見甚難。故以書為別。僕



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所得者僅至此而已。至于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不通此道乃學問。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是息矣。猶將愈于汲汲于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欲討箇大便宜。故反以不用于時為幸。而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

未始不為進。有為大賢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徒朝夕老而已。已上自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謝其相念。

林西仲曰。侯與公同年進士。不得留京而去。寄書與公。嗣公三求試于吏部。而輒見黜。三上書于宰相。而不見收。決意東歸。作此以答之也。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蓋平日所以求仕進者。皆算不得實。落學問。若一入宦途。朝夕役役。虛度一生。甚覺可惜。此書悲中帶壯。較之上宰相三篇。生色多矣。余四十解組。又值閩變。籍家無以為。



生但得縱讀古人書頗有解會未嘗不私自幸今老矣每讀是篇輒爲起舞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推爲節度在使院中有小吏

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

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恐其廢事

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前所以不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

不能左傳定公五年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廢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

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此今所以凡執事之

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而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



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所辭初意下之事原不在此

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

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

怨於下矣承上不能何泛論上下相安之法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

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

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

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又承上抑而行之命人是在上好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

事也可以此言進以張公賢而巳又受愈蒙幸於執事其所知可不嫌于庸突也

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

盡辰而退不必申而入終日而退不必率以為常亦不必自

月終有亦不廢事而公私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寬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待執事

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使不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使足為名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已傳又將曰韓愈之識其

所依歸也如此承上有以韓愈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下有

立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不晨入夜歸在則死於



執事之門無悔也。已上言得所請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此與上三句相反苟知是雖曰受千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此與上三句相反苟知是雖曰受千金之賜。富之一歲九遷其官貴之恩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已則未也。知已知已逢人利避不辭之詞自心犬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林西仲曰公擢進士第後累不得志于吏部會董晉為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喪出不四日而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于徐州建封辟府推官蓋因先知公之賢且有舊好故也篇中所云識所依歸又云厚于故舊及哀其窮收之而已等語皆是當年實落苦景玩新書本傳及李翱薦所知于徐州書則知公依建封始末矣晨入夜歸為辦事府中計九月至二月終冬春之交其事尤煩此亦向來故事非出于建封所勅亦非責公一人公意欲建封加禮相行故于書中上半段以非已所能說入分出好利好義流品下半段句句照應一氣卷舒覺

卷之三  
三



手骨稜稜不可仰見。敢有光鑑者。

本交與人... 因次取公之贊... 願次去外... 元前...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大意謂公不當久戀徐州宜入京歡愧來并。

不容於心。深謝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所以僕雖巧說何能。

迺其責耶。所以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

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公苦時人無有愛重。

亦似一偏之說矣。已上言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建中。

當答書行文轉折有恣態。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建中。

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學之而行不可也。足下。

將安以為我謀哉。已上言所以依張徐州此一事耳。此不過。

卷之三



於○僕○在○京○師○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  
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  
處○也○向○來○曾○苦○不○今○年○知○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  
更○一○副○老○而○皮○三○番○剪○計○數○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  
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草○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邊○邊○  
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

者○又○加○少○引○欲○上○聞○而○下○達○欲○求○先○容○汲○內○無○所○資○外○無○所○從○  
終○安○所○為○乎○可○無○事○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  
下○之○人○有○如○子○者○乎○但○不○能○得○此○於○時○人○已○上○言○不○自○堯○  
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未○必○全○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  
滂○而○處○其○所○可○樂○哉○安○能○獨○無○干○求○以○成○其○非○不○願○為○子○之○  
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力○不○足○故○不○能○自○給○勢○不○便○故○  
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饑○而○食○飽○而○  
嬉○者○也○依○張○徐○州○毫○不○見○用○明○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  
誠○有○愛○於○僕○也○有○如○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其○責○



不相諒處。雖有言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  
 也。言在徐州。實出於萬不得已。非所安也。已上嗟乎。子誠愛我。  
 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  
 至無所往。而終於窮。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李亦家貧。  
 餓以死。豈不可悲。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非這些苦境。  
 將來到。不自責。自悲。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非這些苦境。  
 安得不難。處。行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文。轉折有姿態。惟此能潔清不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  
 回也不改其樂。況此能潔清不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  
 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變而樂也。豈不易哉。雖不遇  
 所資。然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  
 所從故。

死其不亦難乎。所以不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

亦慎其所之哉。囑其慎所依歸。攻上文自責自悲句。已上

戒。翽當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口。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

意。以自處之意也。坊本屬下句。誤。并以自解。愈再拜。

林西仲曰。公依張建封受得為府推官。頗感其恩。然相待

之情。尚有許多。不相諒處。如欲公晨入夜歸。公會上書所

謂感恩。而非知己。蓋可見矣。李翱游徐。與公定交。會薦公

於建封。謂公豪傑之士。自有天下數百年無如公者。以不

得用為建封。惜如此。豈足以久稽天下士乎。故勸公捨去



入京求用。自是正論。但公不遇之後。內無所資。外無所從。而素性與世齟齬。回思入京滋味。業已備嘗甘苦。無計支持。其所以暫息乎。此者原為家累不能自脫。英雄失路。自責自悲。反覆嗟歎。似有墜落而無墜落。但覺句句是淚也。朔之處。因與公畧同。觀公與馮宿論文。曾謂朔家貧多事。茲又以慎所之為戒。蓋言不遇之士。依託甚難。因朔此日。尚未佐浙東。授協律郎耳。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力為二字。與一篇。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即今人眼目。不之。眼。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即今人眼目。不。相。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得於今人。必不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得於今人。又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埃知者。知耳。非遇知己。不足與。言。不可評及世用。昔楊子雲著太佞人。皆笑之。子雲之言。



世之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引不來世

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後世亦無其時桓

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後世亦無其時桓

譚字君山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

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當時雖有知又其弟子侯

芭鉅鹿人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

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其門下士雖知又不知此而言作者

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已上言為文只常近李翱從僕學

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率其業惜其有所分心

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

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

名於時也以虛靜自勝為名又惜久不談語者無可聊感足

下能自進於此無所學而能尤難應故復發憤一道發憤二

人愈再拜

林西仲曰文章一道寸心千古伊誰知之若謂不能得之

今人即可期之後世不知自有文字以來作者凡幾其得

所得之文則寥寥可數蓋無以自見於一時勢必散伏銷

沉後世雖有知音從何得而寓目此其中蓋有幸有不幸

幸文也

卷之三

三



焉是書大意謂文即可傳恐後世未必再得一如我者而  
知之然我總不問人之知不知只論文之至不至想公當  
日盛名之下必有所恃以必傳者但恨從學之人如李翱  
張籍皆不能力爲之以幾古人甚覺寡侶此外更無可與  
言者適馮宿爲張徐州掌書記以初筮賦請正故因一時  
發憤遂不覺盡底洩露耳惟是力爲此道不計利害不顧  
毀譽方可以底於成而馮宿嗣爲主試時見劉蕡制策語  
侵官置不敢取仕路進退瞻顧如此則其爲文章可知  
恐未必可與言古人也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  
之文書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論以所守幸甚謝其  
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君子所須也言答書未  
必當其意  
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言有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新張以爲當見重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  
如王不好何合其所求不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齊也  
引喻爲新今舉進士于此世求利祿行道于此世而爲文必  
以起正意



使一世之人不好如何不能通曉得無與齊門者比與  
引上文誠工不利于求諸難高旨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  
子必爾為不也必不知自反怒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  
皆有意于不肯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情實惟吾子諒  
察愈白

林西仲曰按陳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孫登元和九年進  
士官秘書監唐志有集十七卷李長吉作詩贈之云學為  
堯舜文時人貴袁偶以長吉之荒誕險怪猶言其如此則  
其文不為時人所好可知昌黎自言為文怪怪奇奇得其

來書三四讀尙不能通曉想其當日欲求勝人因有此一  
種艱深文字也篇中以揆瑟齊門為喻立意最深如言能  
使鬼神上下也乃鬼神無形與聲其上下是誰聞見如言  
合軒轅氏之律呂也乃軒轅世代荒遠其律呂何處北方  
猶俗所謂沒處討照會自家瞞自家寫得好奇求勝之人  
異樣好笑然與馮宿論文以不求知為貴此又以人不好  
為病語似有異但此提出求利祿行道于斯世本與馮宿  
欲為古人之文不同蓋唐人既成進士之後高位顯秩亦  
無不以文章由吏部而進觀張童子序便知不比近世偶



中制科。便來書不讀。進家書數行。亦草不就也。世人認作  
專教陳商。應來誤矣。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擲于吾也。

交情相同

翰三句通各以事牽不可合并。所以其于人人非足下之爲

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惟不樂吾言之而聽者

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

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又言所以足下才

高氣清。如自重而不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

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甚難混混與

世相濁。處今世不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得如此足下之



道其使吾悲也。惟可悲故慙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

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

徐州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府推

官不能行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子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得合并則在公不必思在亦不待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懸懸即終身不仕其樂無比故曰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揚之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籍字

和州烏恐足下不知故其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若一見

三知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固之吾之望也東野

言遠涉亦不甚勞費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以孝養

之康視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林西仲曰人生知己最難相遇即相遇亦不能同在一方

若同在貧賤寥落尤可悲也公詩與東野唱和聯句最多

願化為雲龍上下四方相逐則其交情非他人可比矣攷

公少東野十六歲想定交在先翔籍二人以同學為文遂

為兩家姻戚其送東野序亦帶敘二人在內蓋以此也張

徐州非知公者其從事皆非孟比益難與為伍江湖之樂

有激而談細讀是書自見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謂來書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

而欲其至于是歟。不敢當。不敢當。一總讓其中擇其一二近似

者而竊取之。則于交友忠而不反于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

擇書中近似者再一謙讓至于汲汲于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

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又謙讓始相

識時。方甚貧。衣食于人。其後相見于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

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



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實未嘗汲汲于富貴，其所不忘于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亦不敢遽以

已上答他汲汲于富貴，以救世為事之言。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

可也。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

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善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

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以力之所

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于道。足下徵前世而

言之則知矣。

前世儘有為善而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

來不接吾心，則可也。

總收上理不足，膝力所當為二意。窮

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不能足下喜復脫禍亂。指建封卒後軍亂公不當安安而

居遲遲而來也。

欲其

林西仲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乃惠迪從逆之說，所以垂

教，則可其實。古今來為善為惡，每有許多幸不幸處，篇中

所謂存乎已，存乎天，存乎人，自是不易之論。王陽明先生

云：若為善而無報，便當為惡耶。卽是以道德為已，任窮通



之來不接吾心之意此書疑公為徐州從事辭歸之後窮  
 居無聊適張建封卒軍亂殺府佐鄭通誠奉建封子愔為  
 將後而公又得飄然事外時衛大受與公善作書慰之其  
 大意以命之窮通自我為之若公之德義既優其汲汲富  
 貴以救世為事當脫於禍亂者故答之如此大受河南府  
 人後為尚書兵部郎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原是伊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且曾明貪賤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此時陳公

再見頗易必不至于相棄其後閣下位益尊三字是一伺候

于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昭當分所伺候于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情有分愈也道不加

修而文日益有名無實行而大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既不

君子以賢者坐陳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又不足始之

以日隔之疏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忘者之



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合而論之勢不能不相違本無足怪去年春亦

嘗一進謁于左右矣屬不勝也有故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倍初相見時屬

乎其言若聞其窮也大憐寒之意退而喜也以告于人以為

尤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

進謁于左右矣遜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遜而懼也不敢復

其言若不接其情也情辭也言不極矣退而懼也不敢復

進罪取今則釋然悟然悔其過也乃所以怒

其來之不繼也念其歸已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其當

後言之意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

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因不能待故草率

謝得罪支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此禮可畧則前此不

離得好笑愈恐懼再拜

林西仲曰唐制給事中位最尊凡制勅有不便者即於黃

紙後批之謂之批勅往往由是拜相非如今世之給事中

僅與御史同作言官已也此書當在貞元十七年公自洛

陽入都尚未調國子監四門博士故不自敘職銜其所云



去年春進謁之說乃十五年冬爲張建封朝正京師抵春  
猶在京師無疑舊譜載十九年誤也獨怪公見給事有素  
又會荷其吹嘘何至後此絕無一字相通且兩年之間兩  
番進謁換出兩樣面目乎大約交道惡薄始合終離總爲  
升沉異路其當久不得見而忽見也欲資弄其置身之榮  
故特粧出故人之感及其既見未久而再求見也欲杜絕  
其干澤之望故預示以陌路之情此古今仕途常態篇首  
提出始字轉出其後兩字又再提出去年春轉出其後兩  
字而以位益尊三字做個前後眼目則親疎厚薄判若兩

人肺肝如見矣奈公已挈家累抵京又圖仕進不能引去  
必不敢恣絕招尤因想出一個不得繼見的話自爲引咎  
且代他回護而以賦序爲獻其實文章不堪喫着不繼見  
正其歡幸以熱眼對人冷面自知扯淡之極無可奈何只  
得如此支離附會也人止賞其結構之工而不知其握筆  
時淚落如雨耳悲哉舊本或載陳給事名京按京字慶復  
大曆元年進士由考功郎中拜給事當貞元初盧杞遇赦  
德宗欲用爲饒州刺史能以死爭則爲給事當在前十數  
年與此書所云其後位益尊等語不合恐必有誤然此等



勢利之徒。卽不必求其名字可也。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並願交之謀豈惟吾子之不遺。棄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非出于偶然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既得交又承教。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得以來書爲快。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藪藪多言。徒相爲輕駁。嘗謂著書。則不待口。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起下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其爲詞孟



輒之書非輒自著輒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輒所言  
焉耳出之於口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  
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亦以疑孟子者見疑如然從而化  
者亦有矣此則不問而疑者又有倍焉此則書亦頑然不入  
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此則雖有  
處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實非憚勞已上言排二  
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  
也來世不能自傳少不得要三十而立四十而末惑吾於聖  
人既過之猶懼不及道自然此不得聖人之矧今未至固有

所未至耳年未至則學亦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莫其少過  
也上言若著書亦不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  
說此吾所以為戲耳原非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張亦同在戲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  
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如以譚恭勝獨孤申  
事則不敢不任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疑是張徐言不  
能盡以公事不能愈再拜  
林西仲曰張籍貞元十五年進士十四年至汴因孟東野  
與公定交者也所云排二氏原非易事然公以此自任少



不得與人辯難。至彼此相嘗之後，自然求伸其說，不能下氣。若遇一班頑冥無識之人，嘲侮狎至，又不得不以無實駁雜之說應之。皆公當日無可奈何實景也。若著有書，使人自悟，省却無數葛藤，故籍以此為請。但孟子闢楊墨，亦是口宣，所以時人有好辯之稱。及後世書傳而楊墨之道始息，即欲著書亦祇為末世計。又恐一時學力未至，不能不留為有待。又公當日無可奈何苦心也。究竟著書別有許多千碍處。此時尚未說出，以答籍第二書。參看則知之矣。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眾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賢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謙言來書之意，期之過重。已不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叙復昔者聖人之作，敢當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辭多微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以所筆削者，若相之。事恐有礙，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上乃天子，豈敢昌言排之哉。與上文深共擇其可語者，誨之猶



時與吾悖其聲嗷嗷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我何有非慮患之道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置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  
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又承上文  
典古特句言聖人亦不能獨為書者我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樞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  
禁也吾道久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

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  
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  
敢也道統絕續較之孔孟楊雄尤難為力即為書亦不當然  
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  
而行之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  
為之未失也若將來能行道化今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等不必為書傳後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死何故不俟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



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言為書但有所待非竟不為何必  
之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  
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  
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  
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  
也有矣答簡書駭維之譏而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思告乎道哉吾子其求之思乎答簡書蓋君將有  
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東野原亦有張籍在內愈再拜

林西仲曰張籍勸公著書明道以闢二氏前既答矣此乃  
籍再與書而公再答之也意謂二氏為今時君相所宗若  
作書排之必櫻時忌而取禍非孔子作春秋慮患之道是  
欲為書而有所不敢也孔子雖窮幸有徒以守其書今擇  
其可與語者猶不能無悖如此即成書無與為守可知既  
無與為守則後日不能存亦可知是欲為書而有所不必  
也道統之絕續視乎時之久暫而救正之難易分為二氏  
之行中上已久救正吾道之語必當斟酌無弊然後可以  
傳之永久是欲為書而有所不易也况得位可以行道而



化今不得位方思著書而傳後天意不可知吾年尙未老  
俟後來之遇合何如而後決是當爲書與不必爲書而有  
所不可定也若好勝之故乃以明道而有所不得已駁雜  
之語無害於道而有所不待戒亦本前書所答之意而引  
伸之耳他日原道一篇卽是所以爲書關三氏者此篇猶  
以楊雄與孔孟並稱至原道則單稱孔孟謂荀楊擇不精  
而語不詳卽其斟酌至當處豈公之學亦有與年俱進者  
乎文中以道自任以天自信其一畧持世若衷此朱晦菴  
所以稱爲豪傑之士也

答賢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于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

世多齟齬不能別有所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于文學

本出于學不得其術應持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于空

言而不適于實用非能行又重以自廢加以是故學成而道

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以舊無今又以罪黜于朝廷遠宰蠻縣

山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性命且不可知

有一字用得着已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

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揀數寸之管書盈尺之



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手甲科進士有甲  
試方畧策五道曹司當別奏抑置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  
合奏屬為漏故口無一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  
計之得也不異途險僻舍有用而求雖使古之君子積道  
藏德過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  
將倒屣傾囷器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肯又安敢有愛于左  
右哉以情理論宜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  
所陳二大段是以臨事愧耻而不敢答也不取以已之無益  
上言不答及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處涉文章不足以  
文章之故

發足下之事業愚詩稱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本

虛往實歸今反實生虛歸愈白

林西仲曰寶生名存亮長安人間關遠涉請問文章公始

終不說一字何其不情至此但文章一道原不易言攷公

平日與人論文其最詳者莫如李翊一書始嘉其下而恭

末又稱其不志乎利所以娓娓言之而不厭也是書所云

足下年少才俊詞雅氣銳則其為人恃才負氣可知其志

在利祿亦可知矣想當日所問必應時之文又昌黎平日

所謂下筆令人慙者故自言所學不得其術無濟實用而



資生寸管尺紙。可以充致爵位科目。原不待答。此因人而  
教。非獨于此。生有廉斯也。細讀當自得之。



3

170

韓

文  
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韓文起卷之四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婿葉世寔殿纂  
男 沅芷之 全校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為之前焉身能其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  
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名傳其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  
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殷然而千百



誠乃一相遇焉謀豈上之人無可援之乎下之人無可推歟  
 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之不可解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  
 戚戚之窮不能享大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世是三人者  
 之所為皆過也負才負貴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可援  
 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可推已上說愈之誦此  
 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原不傲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  
 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  
 所謂其人哉可以垂休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

獲禮於門下者未聞有為豈求之而未得抑或無將志存乎  
 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和或求何其宜聞而  
 久不聞也應有而偏無初不可解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  
 敢後於恒人曾以其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  
 隗始郭隗各無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  
 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甚欲得之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  
 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是負其位  
 其下矣士世之觀礙者既不足以語之不此輩原不顧後之傳  
 復何敢以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上於人每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聞於人每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於人每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人最難得既得而不能干承無可干者謹獻舊所為文一十  
 矣○已上自言當遇知獲禮於襄陽○已之人品愈再拜  
 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可以文見  
 林西仲曰玩芻米僕賃之資是急等句乃寒穩處窮乏時  
 求于頃之顧恤即答李卿書所謂曰求於人以度時月之  
 說非如上宰相諸書其薦拔者也但丐賃之言最易涉  
 於猥鄙是書以先達後進相資為用二意平提占却許多  
 地步因側入襄陽負天下之望必應得士緣動一番隨引  
 郭隗自請之語明已得入襄陽之門可為收羅國士之階  
 則自薦不嫌於賤弄末以不聽所請反收上文不曰負其

位不肯顧其下乃曰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徒自歎命  
 之窮則失望亦不流於輕薄看來無限縈迴曲折只成得  
 一片文字可謂善於丐賃者矣惟是于頃為襄陽大都督  
 欲專漢南騎蹇不法卒以入朝坐其子敏殺人失位自囚  
 死謚為厲則垂休光昭後世恐非後進之士所能為之傳  
 也以公之賢乃不擇人而求恤如此豈非貧之能累人哉  
 可歎也已







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又以所好之得惟是鄙  
鈍不通曉于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以作文讀書毫無所髮秃齒豁不見知已今竟未  
遇一知音者此句承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  
言不書于傳記善不明一言之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幸遇聽之之力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而振之之力易得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  
與能有識人哀窮而悼相  
方行之既效貞元五年為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可有  
江西觀察使在任十五年

以行之天下之位當天子新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  
願宗立兵部侍郎當天子新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慮出  
言舉事安必施設之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  
力有復出悔戒之歌讓明之言不發于左右則後而失其  
時矣後如已難而錯過以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事業奮發文章者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于口而聽于耳也陽山所作乃往  
謂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欲以時俗如賜覽觀亦有可采是在  
之好諷而聽之庶幾得一知己耳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林西仲曰不通曉時事一語誤了古今多少英雄其所謂



通曉者在于有趨時之才逢時之智成今巧宦榮樂終身  
於匡君濟時之事無涉所以書中說過又說自憐自悼自  
悔而已若究窮經傳訓義句讀藪磨乎事業奮發乎文章  
方是匡君濟時妙手遇明君察相纔可設施不然世無知  
已于仕路中一點用不著也再把簡編所存說得如許奇  
奧以明自巳事業文章皆從此出何等抱負然後以寧戚  
醜明之一得尚可以邀知音處轉入李公之能薦已而以  
詩文爲獻欲其不以尋常見待使得展其事業文章也干  
求中絕無乞憐之態但李與爲人忌刻專利宜其不省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于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華華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

中矣叙初開中丞之賢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

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

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

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

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叙盡聞中丞之賢退自悲不

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不能自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夫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其不能自致。之門為悲。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即將上文。人字而轉入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冲身而上。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又轉入中。所與當今有於心者皆是。又焉盡天下若籍自謂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已。

貧不能自致。欲中丞資斧。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悉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若得致中丞之。下事之外。又別有以使籍誠不以畜妻。千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之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又得以見用於中丞。疾為望。此閣下裁之度之。籍懇視再拜。寓書本旨。閣下裁之度之。籍懇視再拜。



林西仲曰張籍在長安爲太常寺太祝貧且患眼聞李遜  
在浙東欲往干之苦於路遙難達此書乃代求中丞僦舟  
車至長安迎致浙東爲從事俾得瞻家而療疾也先叙中  
丞之賢次說自己之能作數折而下且把俗輩與行古道  
並講盲於心與盲於目並講不但抹煞天下人白高位置  
見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卽是俗士相士以貌相馬以  
皮者卽是俗眼欲其不以盲而棄耳至善於古詩一段言  
盲者有盲之用無事之時亦可効聲音之娛不至虛糜瞻  
養未以報恩語作結極其淋漓懇至讀之覺哀音動人按

李遜字友道以衢州刺史政最擢浙東觀察使停闕衙三  
十年長戊爲政抑強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篇首  
極贊其賢非諛語也坊本俱載李興考李興本傳並未任  
浙東觀察不知傳訛始於何人遂致沿襲至今殊可歎恨  
協律郎與太祝俱屬太常寺掌和律呂李翱後歷官至山  
南東道節度使非終于此張籍患眼乃一時之疾其後歷  
官至國子監司業亦非以盲終也初學者皆不可不知







宗獻德來二州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諸道四海之所  
 無一夫甲而兵者不待用兵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  
 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時不可失上君子  
 鳳凰皆出太平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于  
 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  
 異守矣遇可為之時尤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  
 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  
 企頃刻以冀負能為之具更不又竊問朝廷之議必起拾遺  
 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尹必拾遺徵君若不至

必加高秋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  
 為也若起而不疾則處已者未善把飽高善人斯進其類  
 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  
 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  
 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若終乎不起則貽害于人者甚多  
 妙身上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打  
 求其不與仁義者異愈再拜把許多事請不安處都視賴他  
 守為荷應上孔子  
 林西仲曰按史元和元年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  
 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註云嵩山東曰太



室西曰少室在河南府登封縣此書疑四年又詔河南尹  
 再切論之必欲其應詔公適以博士分司東都會與樊宗  
 師盧全往謁因其復不起故又貽之以書也始言衆望之  
 殷世運之隆以動之繼言其當起又不可不疾也以促之  
 因言起而不疾有累於已與終於不起有病於人以激之  
 嗣公有詩寄盧全云少室山人索高價兩以諫官徵不起  
 實有不滿於勅也時盧坦亦有一書與勸語意渾蓄別是  
 一樣勸勉雖不及公之諄切至論及今人奔分寸之祿走  
 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羶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

不避苑等語把千古求仕行徑盡情繪出爲勸增價可謂  
 快談但勸應詔之後至十四年爲庫部員外郎奉使陳許  
 其還言渭南諸縣人多流亡皆由聚斂之臣以逃戶稅攤於  
 大比隣所致乞降詔書禁絕執政惡之遂謝病歸是服官而  
 不得盡其言反不如終其身於少室矣噫游者有餘其行  
 不局促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也  
 成文不足思者意之所向者如  
 小世外無事一真本領



即虛全往湯其德不起故又財  
 廢世短之隆以動之繼言其當起又  
 不辨盡其言其不敏錄其也然必牽矣  
 其物而燈以辨清皆樂辨其如惡文  
 發言即南清練人達流古昔由樂檢  
 矣獨其德惠多矣至十四年蘇車將  
 朱幾與夢詩此千古來此許登盡湖  
 出蘇蘇魯路而前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名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  
 其實用功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所以本深而末茂以喻形  
 大而聲宏以參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行與心所以為實  
 所以發言而出其昭晰者無疑其心明自優游者有餘其行  
 辭不矜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以五官辭不足不可以為  
 成文有疑無餘皆謂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于愈者亦以是  
 對此外無第二副本領今君子所為皆善矣贊其謙謙然若  
 不足而已上論為文之法愈又敢有愛于言乎當答抑所能



言者皆古之道如上文者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求仕者皆用不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此應時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應時之人甚若獨有愛于是而非仕之謂不仕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上放有愛于言句已林西仲曰文本乎實立心勵行是也起手提出心與行二字則知古人立言不苟非如後世從事雕琢以為求仕之資者也尉遲生之問想不能忘求仕之意故分言之聽其自擇把應時之文明明說他不顧行不由中可羞可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尋繼也承受也言相矣坊本俱連下宜州主人仁賢宜州今寧國府同列皆君子如說西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前修猶前哲外來之得失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靈臺心也宜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也坊本改作于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



至矣患亦無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  
 官榮祿厚親厚盡在左右者耶明知崔之心不所以如此云  
 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于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  
 以及之大才小用人情便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  
 者也乃親愛而敬重之意非以怨天尤人之徒相待而作此  
 僕自少至今從事于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  
 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相與者其相與如骨肉兄  
 弟者亦且不少相與者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  
 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

或其人雖不肯入于善而于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  
 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雖相與如骨肉兄弟者分至于心  
 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暇尤窺之闕與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由辟拔萃除崔僕愚陋無所  
 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微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  
 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  
 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以得交出于望與足  
 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耶原不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  
 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于胸中耳又不得既謂能粗知足下



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其實所以言之意却又多此  
而與已交結又最深彼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  
此相知何以不言而論也。此相知何以不言而論也  
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  
可不明。交貴如清河者屬廣平府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  
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疑其不分賢愚而為善僕應之曰鳳皇  
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  
物至于退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于稻也梁也膾也  
為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于吾崔君無所損  
益也。已上言崔之賢不特已所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  
願交無人而不願交也。

事已來。自幼小曉得世又見賢者恒不過不賢者比肩青紫  
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得壽。爵祿與壽却是不能食其祿不知造物者  
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此二者在天人固有薄卿相之  
官千乘之位而甘膾菹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  
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好惡與人異合  
于天而垂于人何害人。即莊子所謂人之小兒又時有兼得者  
耶。若都不省記又有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惟已上因崔不  
章文也。



得<sub>上</sub>位<sub>以</sub>僕無<sub>以</sub>自<sub>全</sub>活<sub>者</sub>從<sub>一</sub>官<sub>于</sub>此<sub>東都</sub>轉<sub>困</sub>窮<sub>甚</sub>無<sub>以</sub>  
天<sub>恩</sub>勉<sub>以</sub>僕無<sub>以</sub>自<sub>全</sub>活<sub>者</sub>從<sub>一</sub>官<sub>于</sub>此<sub>東都</sub>轉<sub>困</sub>窮<sub>甚</sub>無<sub>以</sub>  
存<sub>自</sub>放<sub>于</sub>伊<sub>穎</sub>之<sub>上</sub>當<sub>亦</sub>終<sub>得</sub>之<sub>惟</sub>歸<sub>隱</sub>一<sub>著</sub>近<sub>者</sub>尤<sub>衰</sub>憊<sub>以</sub>  
左<sub>車</sub>第<sub>二</sub>牙<sub>無</sub>故<sub>動</sub>搖<sub>脫</sub>去<sub>車</sub>頰<sub>也</sub>目<sub>視</sub>昏<sub>花</sub>尋<sub>常</sub>間<sub>便</sub>不<sub>分</sub>  
人<sub>顏</sub>色<sub>八</sub>日<sub>尋</sub>常<sub>言</sub>至<sub>近</sub>也<sub>兩</sub>鬢<sub>半</sub>白<sub>頭</sub>髮<sub>五</sub>分<sub>亦</sub>白<sub>其</sub>一<sub>鬢</sub>亦<sub>亦</sub>  
有<sub>一</sub>莖<sub>兩</sub>莖<sub>白</sub>者<sub>僕</sub>家<sub>不</sub>幸<sub>諸</sub>父<sub>諸</sub>兒<sub>皆</sub>康<sub>熾</sub>早<sub>世</sub>如<sub>僕</sub>者<sub>者</sub>  
又<sub>可</sub>以<sub>圖</sub>于<sub>久</sub>長<sub>哉</sub><sub>有</sub>不<sub>可</sub>知<sub>以</sub>此<sub>怨</sub>怨<sub>思</sub>與<sub>足</sub>下<sub>相</sub>見<sub>一</sub>  
道<sub>其</sub>懷<sub>小</sub>兒<sub>女</sub>滿<sub>前</sub>能<sub>不</sub>顧<sub>念</sub><sub>兒</sub>女<sub>相</sub>托<sub>足</sub>下<sub>何</sub>由<sub>得</sub>歸<sub>北</sub>  
來<sub>僕</sub>不<sub>樂</sub>江<sub>南</sub>官<sub>滿</sub>便<sub>終</sub>老<sub>高</sub>下<sub>足</sub>下<sub>可</sub>相<sub>就</sub><sub>見</sub>道<sub>懷</sub>僕<sub>不</sub>  
可<sub>夫</sub>矣<sub>不</sub>能<sub>往</sub>宣<sub>州</sub>相<sub>訪</sub><sub>已</sub>上<sub>言</sub>已<sub>之</sub>窮<sub>困</sub>早<sub>衰</sub>欲<sub>與</sub>崔<sub>旋</sub>  
相見以慰相念故上賢者不遇無以自存及卑位旋

死三項之天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林西仲曰賢者不得位因屈身于幕府洵有志者之所悲  
恨崔君之為宣州判官寄人籬下與公拓落一官同在苦  
境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能無感感于中乎書中先作寬慰  
之語正所以道其悲恨也次言朋友中雖有千百人惟崔  
君最賢與已相知最深痛敘一番因以世人之賢否食報  
件件倒置求其故而不得無可奈何乃舉而問諸不可知  
之天在崔君尤可以自勉而已之困窮將老為不遇之人  
為無以自存之人為雖得卑位則旋以死之人而已欲圖



一晤知已以述其懷總因舉世無可告語之故尤抑鬱無聊之極矣看他每段中具無數曲折感慨淋漓能令千古失意人讀之傷心欲絕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是其所與者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于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于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惟其平日不輕與可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不可得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以其相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宛如十年前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見其所與者之賢又甚矣子



之心有似于吾元賓也。用心似元賓則文亦似元賓可貴子

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于此。如琢雕

偶之類。述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自當以古文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孔子道讀吾

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應上將復有深于是者與吾子樂之

道中有許况其外之文乎。到此際而為文自然不以琢雕

林西仲曰李生名師錫以文章求正盛稱昌黎之為文不

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于此誠有志于古者也昌

黎贊其文章先從故友李元賓所與處決其為人再就文

之佳處得其用心知其不但可與言文併可與言道矣因

述其來書之意告以文為載道之器欲與其樂乎此乃深

許之辭篇中雖有許多曲折却是兩段話頭雖分兩段

却只是一氣貫注也坊本割裂可笑更按秀才科第最高

如晉李密既舉孝廉又舉秀才是也唐朝或行或廢天寶

初禮部侍郎韋陟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

舉選並停凡稱秀才者皆指此非如後世學校中生員便

稱秀才也餘但稱某生而已觀尉遲生胡生之類便見此

亦不可不知



答劉正夫書 或作書夫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賜教以所不及指以文既荷厚賜且

愧其誠然指書中以接後輩之名相屬言幸甚幸甚來凡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

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

後輩名名之所存有名必取是後輩名名之所歸也以謂之不幸有來問者不

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篇一

綱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

其意不師其辭要得其大又問曰文宜易宜難用力結構曰

章文也 卷之四 十一



曰必謙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以理之不如是而已誠答者  
易必謙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以理之不如是而已誠答者  
不道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已上言不待接後輩夫  
如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  
之夫文豈異於是乎為文亦貴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以異於人之所然則用功深  
者以古聖賢其收名也遠後世得傳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  
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用功不足下家中  
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  
豈異於是乎之者愛非尋常之物人情皆然宜後世今後進之為

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以用  
者收上文三問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  
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自出也此收上文司馬相如一段  
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聖賢本盡用則必尚其能者能  
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樹立文自有文字來誰不  
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收上文後顧常以此為說  
耳已上言與後進言皆用此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  
常從遊於賢尊給事舊註名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  
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常答書以愈白



林西仲曰一篇大旨只在師古聖賢人一句古聖賢人不  
是有意為文隨其意之所至而出之即為不可易之詞首  
段雖作三問三答其實一氣而下也以古聖賢人為法亦  
不是有意立異因世人不白樹立無以古聖賢人為法者  
看來是個異耳其實還是不可易的說話所以可傳者在  
此而後世君子樂道而傳之亦在此篇中有起落有頓挫  
有分合有收束此蘇明允所謂溫醇之作也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

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有才能下人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

德不將文也謂口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

者焉足以知是非耶謙言已不能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已上言當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再揚李生一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於人耶

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耶就其所問者漸勝於人而取於

學之也



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撇開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  
 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  
 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也。已上言至於古之立言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  
 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承上文轉入始者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六句皆用心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  
 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  
 為非笑也。第一層此時落筆如星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

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三代兩  
 亦有正偽不同前止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是觀至此幾分別得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  
 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第二層前落筆止是務去  
 以人之矣為喜而譽焉要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  
 矣。第三層至此不待有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  
 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第四層落筆太易恐雜而不醇至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逃  
 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第五層行仁義四句皆其所



兩漢句至此皆自言學古立言之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  
 明功應上文無望其速成四句  
 物之浮者大小平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安矣氣字根上養字來至此有左右逢源之妙  
 之成者其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再謙一雖幾於成其  
 實運四句  
 用於人也奚取焉把上文勝於人而取雖然待用於人者其  
 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世俗之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  
 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君  
 之學本於道德原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  
 不強人之用不用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  
 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愛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言今日志古者少吾見  
 其遺乎今為足悲有同吾志者數稱之弟勸其自成所志而  
 已不敢謂吾之學可尚而世俗之學不可尚使其必從事於  
 此也其意謂古文無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  
 用於今日無限慨歎  
 相為言之志字結

林西仲曰李生以立言問於昌黎不過欲求其文之工而  
 已初未嘗必以古之立言為期也昌黎却就其所問詰其  
 所志把求用於人而取於人伎倆閣置一邊而以古人立  
 言不朽處用功取效說過一番然後把自己一生工夫層  
 層叙出其曰二十年亦有年終其身等語是無望速成註



脚其曰不知為非笑笑則喜譽則悲等語是無誘勢利註  
 脚至得手之後尤須養氣探本溯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末段以樂悲二意見得學古立  
 言必不能斬用於人而取於人耐得悲過方期得樂來原  
 不敢以此加褒貶於其間使世人必從事乎此但論其人  
 之志何如耳此一篇之大旨也其行文曲折無數轉換不  
 窮盡文章之致矣後李生登貞元十八年進士所謂勝于  
 人而可取于人者公已先決之若斬進于古之立言公會  
 稱其為出群之才想必有所得乎此謂非公玉成之耶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名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外郎冀州人隱于衡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奏

遣太守鄭遵意祿山反有名號自稱大燕皇又逼致之濟死

致命為瘡得免祿山反有名號帝改元聖武又逼致之濟死

執不起遺偽節度蔡希德截刀逼卒不汚祿山父子事慶緒

城而國之東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動已取足力不干州

都安國觀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固窮而足下絲是與之交欲令逢父

子名迹存諸史氏恐其狃設已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

得立朝為御史奏河南尹房式不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



韓文公

卷之四

二十四

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以他人善事而喜習心論哉非出于許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史法以重今逢又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冀州太守以逢為文學掾以標白其先

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能揚父善即其善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

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

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與

為善乃善之大者已上言濟一事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可以書三人于史故用俱字牽連字歲月有餘儘刻身立行能保其末而足下尚強嗣德有繼可自勉以為路不幾方可傳世

傳世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則逢與微之自己之濟而愈既承命又執筆以候竟以史自任愈再拜

林西仲曰元稹書意欲以甄濟之節與其子逢之行分載

史氏但濟之節既愛朝廷追贈入史無疑逢雖有可紀安

保其終身不渝古人所謂蓋棺論定正為此也然有濟一

事逢可並書即稹亦可因而得書故用俱字與牽連二字

以明不待分載之意若欲分載則逢果能全其守窮稹果

能嗣其抗直將來所書斷不止為濟一事得名已也此因

公授史館修撰時與書至次年而答之如此厥後稹附官

韓文公

卷之四

二十四



官得知制誥及同平章事。惡裴晉公而欲出之。致有告其欲使刺客戕晉公之命者。抗直之節。弗闕立名者。皆當以爲戒。若積不足惜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李本作外集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敘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

來書引吳兢事勅公作唐史。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以垂褒貶。先謝之起下。

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

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已上言史才之難作之不易。孔子聖人作

春秋。罅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

書崔杼事。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班固。瘐死。作漢書。因竇憲事。下獄。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

後廢。王隱謗退死家。鄉侯後爲虞預所忌。謗斥死于家。



習藝商無一足

以作漢晉春秋

崔浩范曄亦誅

刑所撰魏

魏收

天絕修魏宋孝王誅死

毛大可曰北周有宋公名震其子名

峇云介休宋孝王好緝文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

因非毀朝士作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

俗等廣至三十卷周大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

後有聞也唐撰唐書夫為史者不有人禍指齊太史司馬遷

孝則有天刑指孔子左丘明陳壽王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

哉已上言自古作史者其後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

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

卒卒能紀而傳之耶事跡之類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

率無其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

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

督責追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應上淺

句作非已所能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

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實錄之難若無鬼神豈可不

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

率爾為也應上人禍天刑句已上言唐夫聖唐鉅跡及賢



必有作者勒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後  
必有能者亦不患無史也愈再拜

林西仲曰按吳兢當武則天時任史事因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所書多有不實遂發憤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及明皇卽位詔兢論次成書故劉秀才引此為勒以公在史館當以作史自任垂褒貶于將來立論未始不是乃公初言史之易作次言作史之人多有陰禍三言所以不易作者在蒐羅必不能明其無漏四言所以畏陰禍者在傳聞必不能保其皆真不敢力任而俟之後人其故何也蓋公

以盛名取忌動而得謗屢蹶復起若再作史垂褒貶人禍勢必立至故以天刑帶說俱放在古人身上面以事跡實錄之難據伴講一番方不着迹至于中間所謂年志衰退君相未曾督迫寧自甘為淺陋偷惰之人以安舉朝群小之心正恐此輩窺伺其意而中傷之純是一片憂讒畏譏隱衷無處對人言也若答崔斯立書云誅姦訣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因彼時尚未成名不犯衆忌又非可以一槩論矣噫此意在當日卽相知如柳柳州亦不能察而諒之况後世乎



答呂盤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和○呂○盤○以○言○魯○有○問○於○公○

子○無○忌○諱○侯○處○故○事○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

下○而○然○耳○惟○信○陵○所○以○自○下○之○意○別○有○作○如○僕○者○自○慶○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舉○世○無○可○為○師○之○人○以○吾○子○始○

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方○可○任○事○又○自○周○

後○文○獎○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維○而○不○

貫○古○學○成○熟○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

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其○成○熟○與○否○定○師○友○之○



有文走 卷之四 三

分非請益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不如不似也言所  
於山人也於山也  
道當倒買賣傲也已上言不為信陵  
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鮮有自其人率皆習  
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全是有曲以事人伎  
者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惡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  
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  
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止文舉指書可知處全在  
有漢茂美意雖以故時世所設問之成熟與否亦可不較論  
也安得因有詩如意以和韻冷自下如信陵乎已上言  
山人直以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容飾不率然叩吾門左無  
信陵之非

先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卷賞於形足  
容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  
汲求者以有趨死不顧議雖水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  
灼灼明矣其向以貴已者下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  
之所為也安無躁過責於心已上言山人  
林西仲曰昌黎倡明絕學以師道自任者也呂鑿乃以貧  
賤驕人欲令如信陵執轡自是不識高低的癡狂子但較  
諸習熟時俗工於巧言輩猶有樸茂美意存焉昌黎先把  
信陵作用捉破因高自位置見得設問之意皆欲曲成後



學與以聲勢傾天下者迴別則黷之儼人非倫可見矣中  
言鑿可進於朝處不在文學知識未言鑿過責于已處正  
堪三浴三薰全在不顧利害去就與不肯阿曲事人二句  
着眼總謂之機茂美意也駭若能自得簡書中已講去其  
非而趨是矣筆致橫絕如怒馬不可羈絆玩其語意可以  
進人下朝則其為吏兵侍郎時所作可知晚年之文更進  
乃爾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吳元環寇之師殆且十萬曷目語難自

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摩地相磨也武夫不問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

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武夫伎倆閣下書生也

點出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求一旦去文就武鼓

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鄂州斬所乘馬以祭踞死之士公綽所

殺馬祭之殺國人命雖古名將何以加茲贊一此皆由天資忠孝鬱於



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  
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書已上言中丞以  
將之故與上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  
武人相反上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  
中朝獨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意武夫之願者欲使為將令議  
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欲使遣將  
以誇中丞之意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  
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愛身所以為國  
林西仲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軍討吳元濟  
二月詔鄧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

併力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  
是初討時公綽即在軍也史稱公綽號令嚴肅區處軍事  
諸將無不服士卒樂為効死故每戰皆捷則用兵之畧亦  
可槩見時諸將多無功公因論淮西事宜為執政所疾故  
即借其所自言書生二字敘其將畧之優與同時武夫相  
對看使彼自媿觀次年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  
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號令可知無溢美之詞  
也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

蚊蚋蟻蝨之聚。感兇豎。响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

上奉以為帥。董重質為英元濟出死力以抗逆明詔。不迎弔

救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命

宜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殺令。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

毒。洛汝襄荆許。賴淮江為之驤。然已上言淮西以小丞相卿

士大夫勞於國。議謀臣困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畏懦賊。

躡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將士怯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由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出中丞奏愚初聞時方食不性柔七箸起立喜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運爭一且僥倖之利哉公行將也卒六千陽安州刺史用相應德為末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及名喚伏脈耳脈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丰采可畏愛故也公號令嚴肅處壯事諸將無不得將暑是以前狀疏謙誠善處子翰選益增忻慄前叙書見夫一舉人心方耳回使所至如時而三代用師不出是

道猶答書中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

兵是用離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指河西况此小寇

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已上即以中丞復

事適機宜乎矣夫遠徵軍士行者有歸旅離別之思居者有

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

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淨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

相請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種種美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

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

名募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數人之用故閣下以為何

種種善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數人之用故閣下以為何

種種善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數人之用故閣下以為何



如倘可上開行之否已上又以已所見機宜與中計已與裴

中丞相見五月裴度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尤望後來

林西仲曰此書與前書不同前書止以書生能為古之名

將誇贊到底此因得中丞復書欲以已見商確把勇於赴

敵作起引話頭歸重在行事適機宜三句故既贊復書所

言之善隨以徵兵各募互較一番望其上聞使得行各募

之法蓋因中丞所將止六千人孤軍單弱欲其甲兵足用

以圖進取此在當日行事適機宜第一著也是時昌黎上

淮西事宜不外此意洵經濟名篇不徒以文字見長矣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營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慊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叙符書來示云有人

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將書中語發明潮州

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見地好試問此僧所

他具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是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

要自胸中無滯碍是識道理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入之情非崇信其

三



法求福田利益也。已上言人所以妄傳之故情字與信奉不  
無可與語又曰真之語雖不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  
志解難揚中一字不肯放過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  
已忘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當信奉仰  
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欲慶自各以其類至  
求而利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舜狄之教以求  
者有此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舜狄之教以求  
利也已上承上求福田利益句所以不謂奉其法也詩不云乎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則那也傳又曰不為威暢不為利疚  
又引二語起下文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非守道况必下且彼佛者  
是承接轉換况萬萬無此理計禍福即非守道况必下且彼佛者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能與人禍福而往來之乎

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

於守道之人此不肯與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此不

人禍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天理間亦無有聖其權與人禍福者進退

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已上言佛不當信奉且愈不助

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已下俱自明所孟子云今天下不

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

毀禮樂崩而彘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闢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楊墨作証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章句



而闢之廓如也。又引楊子贊孟子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齊帝曰王莽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楊墨人有言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收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休倘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言孟子開揚聖所以簡聖道後人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知宗孔氏者皆其功故其功最大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謂賴孟子之言聖道幸留一綫又唱釋老於其者釋老之害過於楊墨人必致漸滅殆盡可謂忍心害理之極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不能免秦而韓愈之賢不及孟子難勝孟子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自  
釋老非已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但為  
所能謂不然若聖道由此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  
固不得不然若聖道由此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  
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言天地鬼神臨質與  
上文指布森列州呼應。自引孟子問楊墨至此幾數百言  
其用一句緣人不信本意筆力雄人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  
稍凝筆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  
承命惟增慙死罪死罪語尚書愈再拜

林西仲曰昌黎以諫佛骨被謫潮州與大顛遊在時人不  
 能無疑其改悔蓋幾道性嗜佛且與昌黎相厚其貽書必

以信奉釋氏為勸不知昌黎以聖道自任闢佛之說是其  
 平日大本領即交潮僧大顛亦以其識道理而節取之猶  
 聞元亮虎溪之笑與開鉢避去本意兩不相礙此理非淺  
 人所能知也是書當分前後二大段前半段中又當分三  
 小段初言與大顛遊非信奉其法以求福利明時人之錯  
 認妄傳次言君子當求諸聖賢之道不必較論禍福安有  
 以釋氏為信奉者又次言釋氏斷無與人禍福之理其法  
 誠不足為信奉無奈世人之惑何耳此前半段中三小段  
 之意也後半段言釋老典則正道廢其害甚於楊墨蓋楊



墨不言福利而釋老言福利人尤易溺以孟子之賢其間  
 楊墨之難猶如彼在今日斯道僅存一綫安可不思所以  
 全之雖自知力不能勝拚死不惜斷無一經見斥遂棄所  
 守而信奉其法者此後半段之意也篇中總為衛道起見  
 筆力所至有慍慍不容已之心而又有勃勃不可遏之氣  
 如勁弩初張所中必洞吾知蓋幾道得此必能其崛起猶  
 昔矣近代神和子撰出昌黎祭大顛公案云於侍者跟前  
 得個人處借此以囑士大夫舉揚翻駁如醉如狂噫抑何  
 無忌憚之甚也

與大顛師書李木作

愈啟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

惡復大顛弟所示廣大深迥

非造次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得而見耶道理原不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

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言下可此句來晴明且夕不甚

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且夕馳望請其愈問道無疑滯行止

繫縲苟非所戀着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如此方是大顛

師論甚宏博應上廣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

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遁道也仍不免其為懸勞于一來安



于所適道。故如是不宜。便是無疑滯行止繫縛。

林西仲曰：欲燒佛骨，人却能鬧發佛理。要知真正佛理，卽聖人之道，公之所闕，乃其迹耳。不比今人闕佛一味，攪切也。聖人無可無不可，意必固我俱絕，總在無戀着中，成個大解脫。大顛居湖陽靈山，公三與書，皆各具至州郭前書。有海上窟處，無可話言，乃禮失而求諸野之意。此序其非。通道而示以道本，如是把大和尚造作惡態，盡情掃却。仍是欲燒佛骨，辣手吾願普天下禪和子，將此書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必辨其爲奉。

佛爲闕佛也。嗣公答孟簡書言：大顛胸中無滯礙，許其識道理，與此書意，脗合。但疑滯二字作礙滯，爲確不然。或用楚詞疑滯二字之誤耳。揚升庵雜著云：此書東坡力詆其僞，晦庵力辯其真。以李漢原序有外集，非韓公手筆之語。東坡之說爲是。愚按原序並無此語，晦庵亦未嘗力辯其真。善讀書者，只要識得道理，不必如此紛紛聚訟也。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

材與下乘也木不足為重輕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之而不

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趨逸之足也必無見其以某在公之

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闔長于伯

樂之廐者也便乎於受知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

足云耳人所不足重輕之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于執事亦不自

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惟知之始肯薦昔人有鬻馬不



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

原不待十分贊賞所獲已多某與執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林西仲曰此為人代筆之書想其人與所求之人必有平

生之素且頗有所長可以造就故求其薦絕不作邀恩語

止以知人之明坐他身上使他自已推擇末但言畧加顧

盼便可為進身之階不敢過求正見薦者之言有足重蓋

館之至所以望之切也文之若勁處甚類國策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書首為進士侯喜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

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

遇屈上敘侯喜之才品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

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

路無由雖知之而力不能推引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不遇

已耳已上自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

行與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坷又廢一年以家貧之

親求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其入五月初至此

仕求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其入五月初至此

仕求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其入五月初至此



都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而有矜色大符曰侯喜死不  
恨矣久屈忽得吐喜辭親入關驛旅道身在此見王公數百  
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所天下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  
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以得新推引可  
上香侯生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賀字與上恨謂之曰盧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感才未  
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焉見遇有古所謂知己  
者正如此耳如此方謂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  
大賢乃可貴耳惟貴加將非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

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

其正相如自然五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  
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知知有愧而或異世而相慕得與  
同時以其遭逢之難知世而又相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

然乎不其然乎謂死已之難遇故不惜以死為報即所謂閣下  
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無原

得再感知已之難遇能再得一偶知已必不大閣下之德薦於朝  
其恩而憐侯生之心久屈符用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

狀上行汝州之行也其意可哀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

狀上行汝州之行也其意可哀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



林西仲曰侯喜字叔起上谷人卽今保定府易州官止國  
子監主簿汝州刺史盧郎中名虔其知侯喜原無左右先  
容必有所以取之者但未列薦之於朝耳公與盧想有舊  
識若作求薦之語反負其特達之明若作感恩之詞又隲  
於獻媚之態故但於書中把侯生平且負才不遇處說得  
十分寥落隨借侯生之口把他見知於盧公處說得十分  
矜喜因以天下賢刺史名色加在盧公身上反覆曲折只  
謂大賢之知可貴知己難遇實侯生之千載一時俱托之  
賀侯生之言不遇敘述一番而已雖未嘗代爲求薦乃暗

插胸中有仕進之路一語非求薦而何雖未嘗代爲感恩  
乃暗插士爲知己者死一語非感恩而何未又言非爲侯  
生謀但問盧公之德宜如何大之侯生之心宜如何憐之  
乎則其爲侯生謀者至矣措詞婉曲古今文人罕有出其  
右者此篇李本棗入各狀編內但各狀皆論國事士之當  
學與論薦一人于刺史者不同看來還是書體不得不附  
於此卷之末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都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董  
 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適茲  
 七吾知其必有合也必與燕趙之士相投合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  
 之○不○遇○時○荷○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提出仁義二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性○者○哉感懷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聞風俗

韓文起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婿陳夢璧帝文 全校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都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董

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適茲

七吾知其必有合也必與燕趙之士相投合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

之○不○遇○時○荷○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提出仁義二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性○者○哉感懷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聞風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都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董  
 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適茲  
 七吾知其必有合也必與燕趙之士相投合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  
 之○不○遇○時○荷○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提出仁義二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性○者○哉感懷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聞風俗

韓文起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婿陳夢璧帝文 全校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都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董

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適茲

七吾知其必有合也必與燕趙之士相投合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

之○不○遇○時○荷○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提出仁義二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性○者○哉感懷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聞風俗



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唐自天寶以後河  
每自辟士風俗亦多習亂聊以吾子之行上之也合不合上  
不臣非當日燕趙之此風俗之異不異則董生勉乎哉前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  
此行大有關係矣此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吾  
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趙之古人也  
燕使弔之乃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燕市屠狗高  
言外微意也與荆軻相樂相泣以無人知之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故正是不得志感慨悲歌之士出而仕矣可知燕趙之不得志者來仕則董生不當往  
林西仲曰董生壽州安豐人貧能讀書有孝行貞元間公  
就食江南時與交有嗟哉董生行詩河北諸道趙屬成德

軍燕屬幽州營其往河北無非憤已不得志欲求合於不  
奉朝命之藩鎮送之者斷無言其當往之理若明言其不  
當往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乃韓公  
開口不言今日之河北止言昔日之燕趙併不言燕趙有  
爵位之人止言燕趙不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等  
意氣投合若不知其此行有于用之意者然次段復言感  
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決其必合是明明  
以仁義二字硬坐在董生身上何等勸勉三段暗指藩鎮  
拒命風俗漸改恐非昔日之燕趙未必有感慨悲歌其人



者止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不可少。未  
 亥令弔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知自處意。通篇以風  
 俗與化移易句為上下過脉。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吞  
 吐之妙。坊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此義。甚矣讀書之難  
 言也。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于親疎遠邇。惟其宜

可為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

疑乎其上也。人無上下之問。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

於下也。者之造謔。下之人。勉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不

在位者。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

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已上言古人取舍之公。及道

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譬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

而謂之忠。雖成佳話。却非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



車文走

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府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方免得烏序，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畏首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魯道猶汲引勤亦勞也。已上言後世之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君人疑有司之不公，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過也。有司疑君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也。有司之托已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

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人之私心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其假節示公之故習非有受謗聽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已上言後世人不能復私其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見。江西觀察使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且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任齊生避嫌不敢取者非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在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不怨有司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

章文也

卷之五

四



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難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林西仲曰：齊皞以其兄故，數見擯於有司，乃不以爲枉，而自咎其學之未至此。古道也在，有司避嫌不取，亦出於時俗之見無可柰，何是篇以公私二字分出世道之盛衰。又深惟其所以致此之故，以見古道之必不可復。層層推勘，曲盡世情。末盛贊齊生之難得，總收上文。公少年筆力，卽周匝如此，豈可多得。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總提每年始自

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

是數焉。第一層，不得與者甚多。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

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第二層，不得與者尤多。有司者，總州府

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

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第三層，不得與者更多。能在

是選者，厥惟艱哉。已上就額數上論，見二經章句僅數十萬



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方謂之經是舉者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得與鄉貢  
 久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  
 白之老半焉得與出身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  
 身不得與者焉以上就年論見少年者得之不易張童子  
 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進士八年  
 最少之年而得又二年益進三經有司復上其事錄是拜衛  
 與最難之數十六衛得在長曹參軍五八人皆謂童子耳目明  
 兵曹之命亦以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非上言童子所  
 遠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非上言童子所

童子請於其官之長本衛隨父而寧母先是父歸其幼曾護

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號今盧氏縣與陝東及洛師洛

陽北過大河之陽孟州今九月始來及鄭今鄭州童自朝之

問人師以及五都之伯長部刺史以下官皆厚其餼賂

或作詩以嘉童子嬰故童子亦榮矣重于人所及雖

然愈將進童子於道通篇扼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

者知進便是求益不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

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

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身通二經出而勤乎



其未學者何也。進於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陸公名贊。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贈處之言故有以贈童子

來流歷

林西仲曰始敘通經出身之難。轉入張童子一舉而得之。  
易隨以進童子於道一語爲通篇結穴。意既正大。詞亦條  
達。不煩註脚也。但茅鹿門以呼爲童子。疑唐有童子科。而  
張得與其選。以爲榮。不知古人稱呼。多以質言之。雖同舉  
於禮部。出於陸公之門。其呼爲童子。正所以著其異於人。  
不似後世必稱老年。老門翁也。按唐制。取士由學館者。

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明經。有進士。有童  
子。共有十一科。而明經又有五經。二經。通計七種。經分大  
小。中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  
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孝經論語皆兼用之。明二  
經者。或一大一小。或二中。凡序中所言者。皆與童子科無  
涉。童子科則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  
十通者。子官通七者。子出身而已。况又有班白之老。及終  
身不與等語乎。前輩讀書亦往往疎畧如此。於後學復何  
貴。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不平二字是一篇之草木之無聲風

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三句單承水聲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從草木

轉入余在為下文樂字伏脈。已上文凡物之鳴人之於言

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喚。謂哭皆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非無樂也者鬱於

中而泄於外者也。惟不平之聲發於心而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從樂字生出



下文天假人之鳴而擇其善伏脉。已上言人之有維天之  
 言非無故自言皆有使之者。假人假人音以為樂也。維天之  
 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為鳴春以雷鳴  
 夏以蟬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  
 乎。已上言四時有聲皆天所假以起下文天假文詞正意其  
 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上  
 人言字轉入文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  
 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應上夏之時五子以其欲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  
 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皆天和其聲使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極善之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

已乎。明明是天假夫子以文詞其末也非周以其荒唐之辭

鳴於楚。荒大也。楚大國也。其云也以屈原鳴。其不幸者

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

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鳴雖不同乃天運所必趨猶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

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自唐虞至此歷叙善鳴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古指虞夏商周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鳴者其辭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澹以哀其志弛以肆其



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即當日稱為善鳴者亦將天醜其德莫

之顧。抑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若天肯顧其德必假善鳴

此段言不善鳴者庶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

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鳴有同皆天其存而在下者。孟郊

東野。始以其詩鳴。時也。至下方點出本人其高出現晉。收

文魏不懈而及於古。此句與上文不及於古句相應其他

浸淫乎漢氏矣。其他在處。純乎其為漢氏。功從吾遊者。李翱

張籍。其尤也。雖杜二人陪講。加從吾遊。三子者之鳴。信

善鳴矣。抑不知天將抑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使之在上。抑將

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使之在下。與自

揚其不幸。皆出於情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土。拙矣

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取人。世得失。其念東野之役於江

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結言所以

林西仲曰。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井築一卷。強吞之。傍有一

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日應。後見

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授。為最得意之

友。而是篇為最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為千古文章。雖出

於人。却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樂



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爲○天○所○假○處○爲○中○從○物○聲○訛○到○人○言○從○人○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落○入○東○野○身○上○盛○稱○其○詩○與○歷○代○相○較○一○番○知○其○爲○天○所○假○自○當○聽○天○所○命○又○批○李○翱○張○籍○二○人○伴○說○用○從○吾○遊○三○字○連○自○已○插○入○其○中○自○命○不○小○以○此○視○人○世○之○得○失○升○沉○宜○不○足○以○入○其○胸○次○也○語○語○悲○壯○俗○眼○錯○認○不○平○二○字○爲○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

篇中言卑陶言禹言夔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爲不得用而然乎。卽末段說人東野身上亦以鳴國家之盛與自鳴不幸兩意雙敲。原未嘗料定東野一生必不得用到底也。安得以不平二字爲疑坊。本全不知講究本旨。只贊其用許多鳴字。不見重複爲佳。而塾師轉相教授。圖圖讀熟。噫。鴉與之言。天蛙與之言。海不蹈失言之過乎。更世俗愆寃者。動謂之不平之鳴。尤謬妄可笑。



送陸欽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名壽，字公佐出刺欽

州補出內官，朝廷夙夜之賢夙夜，初公出部邑游居之民至

謂之游士者，謂之為齋齋，淨也。以爲不當去。悲而惜之，有

心皆京師中之賢也，歛大州也亦第刺史官也。非泉由郎官而往

者，前後相望也可又非聚并而為之。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

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宣使，即欽爲富州。在江南尤爲最。宰臣

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以財賦所係也。其有可

領爲君相所倚賴，非其才如是而齋者，涕洟以爲不當去

也。亦不宜以爲不當去。如是而齋者，涕洟以爲不當去

韓文也。亦不宜以爲不當去。如是而齋者，涕洟以爲不當去



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  
咸其齋各涕洟者為天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  
心哉其以為不當去者謂君相一時計不及此為朝廷惜非  
于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也通而結之文作詩  
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立朝陸君之去兮誰與翔無與衣  
飲此大惠兮施于一州即序中所謂專今其去矣胡不為留  
已上道願我作此詩歌于遠道君所行處無疾其驅天子有  
欲其徐行以待後命使于

林西仲曰按李翱作陸欽州述云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  
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三年出  
刺欽州卒于道又云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  
亦不足于心者耶則陸君此行大有不愜可知矣作序送  
之不便說出陸君之意只借旁人之悲思寫過又駁駁過  
又解總結穴在道行朝廷則天下受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成四句而陸君平日之賢與此番不愜之意無不畢  
現至說及不當去若稍稍著迹便有無數干碍看他但云  
非君相之心其詩末句亦但云天子有詔作撤後不了語



卓文走  
咄○然○便○止○絕○不○言○君○相○後○來○當○作○如○何○發○付○天○子○詔○中○當  
作○如○何○言○語○也○此○蹄○獎○點○水○妙○筆○非○俗○眼○所○能○知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何出唐叔虞裔孫韓堅以進士舉於吾爲  
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士爲同道其識堅  
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道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  
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厚所以作堅道州人屬湖廣道之守  
陽公賢也城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憑堅爲民  
堅又賢也賢字是一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  
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  
之令上下皆賢又交父伯則教吾聞烏有鳳者恒出於有道



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烏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  
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成有道之世皆其  
林西仲曰何堅旣不得願而歸本無可送若言此番當隱  
有涉於孤憤之詞或期其後來再仕又似非素位之學故  
先以不可無言點過隨提出堅之賢與道州湖南兩賢相  
遇氣味投合但相率服從其令使一方悉無梗化於以立  
致太平雖潁川鳳鳴原非難事用舍行藏皆有賴於斯世  
如此則不得願亦所以遂其大願也可無賀乎此等文似  
無一字着紙細看起來又覺字字皆透紙背也奇哉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舉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可以與之  
遊指指當時十如有衆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  
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指浮屠中有能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  
之在樊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言所以不絕浮屠之意浮  
屠師文暢喜文章此三字是文暢其劇遊天下凡有行必請  
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言其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  
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驗其喜文情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



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聖人之道四字是全篇關鑰夫文  
暢浮屠也如欲問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  
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  
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既慕矣是誰拘  
如君徒者安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  
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  
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實告之也六句皆聖人之道鋪  
以動其慕思按宜當告之四字直貫至江河之所以流句  
又加而告之宜與實事相應將下而不留字之所流句  
上句請而告之不及當無以乘其來請之思止不得又為浮  
屠之說重疊告之如木段所云告而不以具也  
是也姑存之

以俟議者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蠢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  
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聖人有功於生民處是故道莫太  
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  
於其躬體安而氣平聖人之道極大而正內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  
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  
而孰傳之根上文仁義六句把中國與舜狄夫鳥俛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  
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



獸與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根上文宮居粒食三句犯人之功不

則知聖人之道不可易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若不知者

也拘其法而未能入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無以聖人之告

而不以實者不信也徒取浮屠之誇贈焉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南齊士

林西仲曰文暢吳人謁公索贈時公初任四門館作此序

送之嗣公為御史貶陽山再拜國子監贈于京邸又有詩

贈其北遊也嘗論其周遊天下之志本欲倡明其教如今

日所謂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皈依耳即請諸縉紳先生

咏歌亦不過取重於宰官文人為之護法標榜使天下人

堅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與僧遊妄為之請然昌黎

一生大本領全在闢佛豈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口分

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異虛虛發出不輕絕人之意轉

入文暢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聖道吾儒不當以浮屠之

說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鋪張臚列說出聖人無數好

處皆文暢所不樂聞但說到禽獸之弱肉強食而人得以



之初生至中國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節文至所謂弱肉  
強食等語卽原道篇中所謂古無聖人人類滅久之意余  
以閩藩之變下獄籍產常歎王靈不及受種種苦則踐  
土食毛無日可忘君恩浮屠獨未之思耳是篇較原道篇  
尤爲警策皆從孟子好辯章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等語脫  
化出來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一篇發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選選

有之往來艱難之甚縣郭無居民官無承尉夾江荒茅蘆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守然

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求其可與語者甚是以賓客遊從

之士無所爲而至有可畏之途無可交愈待學子斯且半歲

矣私謂獨守有區生者誓言相好特爲公一人而來自南海

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既見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



又見有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于人所不到處。喜出望外。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間也。知其志與之。易得。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知其守之。不志有守如此。所以能到窮處。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之意。敘作序。

林西仲曰。區生以南海人。其到陽山。實欲質其所學。非若後世遊客之謁宰官。全為干澤起見。乃昌黎正當寂寞無聊之時。而忽得之。自然喜慰不已。是篇提出窮字。極寫其

山川險阻。官署荒涼。令人驚駭。凄愴。所云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見得舉世熙熙攘攘。往來不絕者。皆有所為于其間。而區生誓言相好。特至窮邑。而訪窮宦。不顧險阻。荒涼為難得耳。初敘其威儀文辭。以嘉其外之所著。繼敘其有志有守。以贊其內之所存。則區生學問人品。亦可槩見。文中歷歷如繪。真為生妙手也。



送楊文舉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洛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  
 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  
 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  
 也如其以萃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  
 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所以為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  
 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其主之賢可信已今中丞之在  
 朝愈日侍言於門下楊憑善文詞尚氣節累遷太常其求而  
 鎮茲土也指胡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  
 信之也



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湖南今衡州府

樂在此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屬廣然後得湖南之賓

客於幕下。路之所經，因見其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

其多及儀之來也。由陽開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琴

與博者，吾何先後焉。點出儀之應上琴博是篇中正儀之智

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

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

從事于是府，而流聲實于天朝也。其為文使皆奉朝命，故謂

贊其賢方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日勤

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媼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明其言之工

手詩者，歌以繫之。繫，猶也。以其賢而難得，欲暫解

林西仲曰：唐制觀察使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

人。楊儀之乃湖南支使奉命而來，若贊其賢，只後段數行

可了。其借湖南主人之賢作引，雖在人之意中，若把宣州

主人引起，湖南則出人意矣。至以宣州賓客之賢定主

人之賢，又以羣博二人之賢定宣州賓客皆賢，尤非人意

想所能及也。中間撰出信其主信其客二語，作承上起下

關捩，而後說湖南賓客多賢，再轉入儀之身上，而以羣博



比况始知開手許多層折全為此段出落敷演之地看他  
開手層層是順寫此段層層是逆應若不如是則截然兩  
分其局散矣此于古文章秘密法也莫與門外漢言之

荆潭倡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從事江陵府裴均之從事也

倡愈既受以卒業點出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

思之聲要妙漢書謂之妙謹愉之辭難工以和而窮苦

之言易好也二句慮言其理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

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不暇

在毫釐分寸間較量工拙今僕射裴公均開鎮蠻荆統郡惟

九已上反振為下文觀筆常侍楊公憑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衡州親德刑

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氣滿志得已極宜乃能存志乎詩



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倡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應  
好與章布里。閭樞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  
幽渺感鬼神。不讓慈思者之所作。毫釐分寸四字。是一信  
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應上性能二字。已上言二兩府之  
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帶寫諸和  
少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昔  
以爲荆渾倡和詩序。彼作序。如此措詞。方得體  
林西仲曰。唐以詩賦取士。故章布里閭樞惇之士。則專一  
而爲之。以其求工之難也。王公貴人氣滿志得。無所覲于

進取之途。卽偶一爲之。亦猶今日居官者。作八股制義。  
稿耳。官竊雖有佳構。若較其毫釐分寸之間。自不能無涉。  
漏走作之病。是爲贊裴楊二公倡和之佳。全在此處着眼。  
非平日從毫釐分寸間。苦心揣摩。過來不能道也。與歐陽  
公所謂詩能窮人等語。了不相涉。世人輒把譏偷之辭。難  
工二語。以爲舊話。置之可謂真正俗眼。

卷之五  
三十三



送許鄧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頃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

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

業顯而爵位通。隱隱有成於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

相求而喜不相遇。哀猶幸也。有所矜。仰相過亦不能相託。反

故為幸也。玩與棄。陽原者。全文便知。坊本不于公。不以其言

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

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

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君與國實賴之。不但自為計也。



方得此一聽愈雖不敢私其大恩私惠抑不可不謂之知已  
 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感之極而  
 實事從而敷陳非卑鄙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  
 庸嗚之義所敢出也  
 公贈已上言因送鄂州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  
 通上下之情而不自私其職謂之自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  
 同自異者反是言有一篇之謂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  
 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此  
 異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  
 人己窮而賦愈急其不夫為盜也亦幸矣所以誠使刺史不  
 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

也。思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  
 可以獨急此自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所以其  
 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  
 番與書而以為是則知此番之言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  
 必能見信已上贈于公之語畢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  
 有以事乎上以資應有以臨乎下以情信同則成異則敗者  
 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知鄂州必信此言亦愈於  
 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已上規

語

林西仲曰鄂州今安陸府許君或注名仲輿或作志雍時



觀察使于頔。急賦歛與所屬之州。其情未必相通。篇中以成于白同敗於白異二句作骨。謂事上臨下。情以相通。爲貴起手敘前番與書見答。則此番贈言。方有來歷。其曰道。刺史之事。則借此移贈于公。方不着迹。申段雖以刺史伴講實重。在觀察使一邊。故言敗於白異也。單說賦不休。歛愈急。絕不提刺史私於其民之弊。其言成於白同也。亦單說政必均令必行。絕不提刺史得安其官之美。語意輕重。謝疊山所謂不待計量而見者矣。然又恐以唐突見罪也。故末段因以府之視州。猶州之視縣。事上臨下之間。成同收異。總是一個道理。即以贈于公者。規鄂州見得上文。語意偏重。處不是故意。當指觀察使亦所以責備刺史。所謂道。刺史之事者。此也。幹旋苦心實無踰此。唐荆川乃謂此文作二段。後總較似認末段亦帶贈于公。先輩讀書亦不甚理會如此。而况碌碌者乎。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廣治之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位之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俸之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行今之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有許多得意處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

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如黨正族師間兄能

自辨于縣吏乎能自辨于縣吏者鮮矣皆北畏之兄能

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官民之間其賦有

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此不得其民之豐約懸于

章之也  
卷之五  
二七



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事上臨下之  
不宣而民坐受吾見刺史之難為也有許多棘手處崔君為  
其累于無窮者復州今湖廣其連帥則于公顧崔君之仁足以蕪復人無所  
故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無所不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著將在于此乎以仁與賢上之也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  
于崔君俱有不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無所不于是乎言  
之依非林西仲曰唐中葉賦歛最重刺史以催科為考成不言撫  
字故是篇與送許郢州皆以民窮歛急立論然其行文則

又迴別郢州序謂觀察與刺史情貴相通此則謂刺史與  
小民情不容隔郢州序有贈有規分明揭出于公許公二  
人來此則泛論為刺史者之難轉出于公崔公之仁賢可  
使復人蒙其休澤直頌到底未嘗規未嘗贈而規贈之意  
隱隱在言外也蓋觀察位尊小民分疎其情之相通權各  
有屬不可以一例論耳讀者亦可圖圖作一例看却

顏曾雖不遇然有意味可甘不違與事物吾又以為悲醉鄉  
是非相感發其心已平無待借酒自遣







之徒不遇也。徒字連阮陶等俱在內既不得聖人為師則不可悲○已上自建中初年號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言讀記之意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之烈又者名守不可考坊許和作任合大謬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承上女轉入秀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者猶將張之以思識其子孫欲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有所挾矣文行分項辭鄉之辭情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嘉良臣於其行姑與之飲酒秀才既不遇而行吾又不能為本意

必為醉鄉之逸也

林西仲曰王舍不遇而行正當無聊不平之際送之者若言君相不能用才有犯時忌即勉其當以聖人為師汲汲自治不必以不遇介意又未免以迂濶唐突俱難下筆也昌黎恰恰尋出舍之祖宗來做個起引而揆其作醉鄉記之用心且以不得聖人為師代之惋惜隱隱見得知自治者必不以不遇為悲矣然醉鄉之徒不遇指時勢不可為上說故以春秋亂世顏曾居窮對看若建中初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似時勢有可為者而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雖遇而猶不遇。其實廢處正成其為良臣之烈。則以不遇為遇。尤不待悲矣。末轉入王合身上。止稱其文行之佳。已不能張為惜。而以姑與飲酒一句作結。便了。暗應醉鄉似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非慰藉。似勉勵而非勉勵。絕無一字著跡。以上文閉闕布置大意已盡也。真鏡花水月妙筆。

送王損秀才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學所以不能徧其宗以不能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傳其宗以不能蓋

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

學非謂喜稱子方之為人。再傳三傳而去其宗愈荀卿之書

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

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愛易于商瞿。史記作楚人駢

駢姓也。字子弓。然則臂乃其名耳。與聖人並傳者。蓋軻師子

得宗不得宗。無所考據。雖欲觀之又無書可觀。孟軻師子



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琴弟子莫不有書獨蓋柯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惟孟子得所傳其書又非其喜蘇太原王頃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道言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然出王頃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有所挾

力不難入聖人之道  
以贊語作勉語

林西仲曰讀聖人之書所以學聖人之道然必審其所從入之途而後得其為學之正唐時孟子與荀楊老莊諸子並行無其軒輊此因王頃如讀孟子故層層發出孟子所傳之正從曾子子思一派得來蓋即其所能者勉之也孟子闢楊墨末言楊墨忽挿入老莊佛因上文先提出莊周伏脈老莊楊墨是一流而佛之慈悲不殺亦墨氏兼愛之變者故連類而及之總明其非孔子之道而已後世知以學庸孟子配魯論為四書頒行學宮非此數語啟之耶宋

卷之五  
三二



儒所以稱其為近世豪傑之士者此也。學者切勿草草讀過。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憲宗元和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節度使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告哀之

入其地逐勢之使每進益恭每里一至遺及郊司

徒公紅綵首飾擬刀左右雜佩弓張服矢插房俯立迎道

左勤下禮之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辭一及府又

以其服即事勤下禮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辭二

卒不得辭總承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敢請朝廷也向西不

之勤于禮已上帝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安史之

李公述劉濟之賢處



亂。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第。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  
始。亂。之。所。出。也。先。亂。者。必。先。平。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于。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是。勤。于。禮。三。字。謂。之。平。自。幽。州。始。  
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既。為。相。國。必。以。劉。公。勤。出。端。公。奉。其。為。人。佐。甚。忠。佐。忠。必。能。成。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使。而。來。其。先。來。觀。奉。職。則。南。北。諸。將。自。然。相。繼。入。朝。是。為。國。千。萬。歲。家。郡。太。平。功。名。可。以。不。朽。有。此。意。便。是。端。公。忠。處。請。以。予。言。為。使。歸。之。獻。使。問。之。公。

林西仲曰唐人呼侍御為端公李端公名益時東都人為  
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此番奉使且歸壽其親欲歸而報  
命也作序送之少不得要說端公之忠于濟在勸濟之忠  
于唐其實濟在幽州處心積慮雖不可知然未嘗有背朝  
命實跡觀其于憲宗五年能自將擊王永宗可知但未會  
入觀奉職如開元時耳若令其勸濟入朝最難落筆是篇  
只開開借李相國元年之言極贊濟之賢在勤于禮則入  
觀奉職為禮之至大者尤不可以不勤所謂因其勢而利  
導之也隨把相國今日在朝以安其心使之不疑則帥先



南北之將以開國家太平之運功名孰有大于此者濟能  
 行之所以為賢端公能佐之所以為忠且恰值亂極當治  
 之時機會尤不可失純是一片聳動之意人只贊其文有  
 關係全不理會其吞吐布置之妙殊可笑也

送高開上人序

荷○可○以○寓○其○巧○智○寓奇也以○巧○智○寄○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

有○觸○而○則○神○完○而○守○固○功志也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寓外物謂所

道○自○成○所○以○此通篇旨頭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儉之於丸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神完守固皆夫外慕徒

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辨○其○蔽○者○也○不能其心而逐其跡雖樂

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

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



卓○之○其○為○心○非○泊○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  
馬○醫○之○然○無○所○起○者○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  
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  
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然○其○於○世○非○淡○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其○於○書○非○類○瑣○委○靡○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以○樂○  
厭○故○終○其○身○三○字○應○上○文○已○上○言○張○今○開○之○於○草○書○有○旭○  
唯○獨○巧○智○於○草○書○機○應○於○心○不○挫○於○氣○今○開○之○於○草○書○有○旭○  
之○心○哉○不○能○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開○進○有○得○有○喪○勃○  
然○不○釋○於○心○然○後○一○決○於○書○不○挫○而○後○旭○可○幾○也○  
俱○有○一○段○工○夫○不○當○於○跡○上○求○今○開○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  
之○已○上○言○學○旭○草○書○妙○訣○

膠○浮○屠○氏○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應○彼○爾○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心○泊○與○淡○相○遺○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易○挫○則○其○於○書○得○  
無○象○之○然○乎○所○寓○巧○智○自○不○能○為○旭○已○上○吾○開○浮○屠○人○善○  
幻○多○技○能○閒○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使○若○別○有○他○道○理○學○書○  
林○西○仲○曰○書○雖○六○藝○之○一○然○藝○之○精○者○未○有○不○通○於○道○若○  
但○逐○其○跡○而○不○求○其○心○所○謂○刻○舟○而○求○按○圖○而○索○豈○復○有○  
劍○與○馬○乎○高○閒○善○草○書○想○頗○得○張○旭○形○似○而○昌○黎○特○筆○一○  
心○字○發○出○許○多○妙○諦○細○繹○大○旨○純○是○一○副○關○佛○口○角○蓋○昌○  
黎○闢○佛○向○未○提○出○佛○之○宗○旨○此○特○借○草○書○一○事○要○從○有○觸○



而發處見長非一死生解外膠之心可以糊塗從事見得  
佛法在人情物理之外其不堪為世用無小大一也玩篇  
首舉各技能先提堯舜禹湯治天下一句其意可見末用  
幻字作餘波非用寬筆乃言浮屠所為本領既失即有偶  
常亦算不得真才實能此提出佛之宗旨而痛闢之矣其  
言利害必明六句謂能勝浮屠之用心人以為亦非吾道  
之所許不知此單就學書觸發而言且以明吾道先從人  
情物理上操練過來方能不膠外物為下文浮屠氏作反  
觀語非吾道究竟法也若以詞害意則失之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合天下名山第一層南方之山巍然而大

者以百數獨衡為宗合南方諸山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

總一筆起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急

出神字也單就衡山之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之為州在嶺之

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乎窮從衡山

州是第四層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曲而磅礴而

鬱積上滿而氣字相與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

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又總一筆其水土之所生神



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  
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轉入生物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  
民生其間轉入生人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  
佛之學而不出耶轉入有人不用於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總應氣專而容寂忠信多藝而善遊木領豈吾所謂魁奇  
而逃溺者邪落人廖師身上輕敲問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與也往來見其有平日相知可以用世者  
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以衡山郴州中必有  
於老佛自當見於世也末  
推出一層用問筆收結有味

林西仲曰闢老佛是此篇正旨但廖師自衡山來與昌黎  
必有往來相識處故於其別作序送之若純用闢老佛話  
頭未免涉於詆訾唐突反不如不送之為愈也看他開手  
把衡山郴州形勢緩緩說入逗出神氣兩字見得人傑地  
靈降神賦氣原不虛生自不宜率負此身為異端之學而  
不用於世矣妙在將廖師魁奇逃溺作疑惑不定語輕輕  
提過便人衡山郴州必有奇人廖師既知與我往來是有  
知人之鑒斷無不識其所與遊者純是送董邵南使弔望  
諸君觀市中屠狗一樣結構正所以闢老佛也其行文雲











車文起

卷之六

歸其鄉叙辭位○人止知此二句應二疏年老辭位句不知

不去其鄉白悉初三字伏下○悉相愛惜○恨為其鄉三句狀下

篇提綱淨領處也乃全世常說○在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

意豈異也將筆以生下文○收余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應上○添出

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改知字○變而太史氏又

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亦業去位○國史

作傳雖書亦落莫也應見今世無工書者而畫與不畫固不

論也得高其跡○本足後世事○此處又撒不下○只然吾聞楊侯之

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白之於

職銜仍給予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俸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

知也再總一言○意同此段言事不必同○申世上大夫以官為家

罷期無所於歸鄉以不能歸○其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

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敬其物○所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法其不以官為家○能後有古之所謂鄉先生

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此人與賢且○在鄉方得

歸其鄉意費歎作結

費歎作結

費歎作結

費歎作結



林西仲曰七十致仕之年也楊侯原不得為高增秩而不  
 奪其俸亦國家優老之典也楊侯又不得為奇至於贈行  
 倡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鄉尤屬本等之常事看來  
 無一可著筆處昌黎偏尋出漢朝絕好的故事來與他辭  
 位增秩及歌詩數事有同有不同處彼此相形作了許多  
 曲折末復把中世絕不好的事作反觀語逼出他歸鄉之  
 賢便覺件件出色皆從無可著筆處著筆也坊評只贊其  
 故作波瀾而不知非得此波瀾即不能成一字故能作古  
 文者方能讀古文俗眼評來自然可嘆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重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

之賢者此上一句發出有薦石先生者洪公曰先生何如材行其

曰先生居嵩邙灑穀之間處冬一裘夏一葛之一年食朝夕飯

一盂蔬一盤有以自老矣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

事免勸之仕不應已上述其行矣○坐一室左右圖書在此與

之語道理一辯古今事當否二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三若

河決下流而東注喻多而不竭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

造父為之先後也喻合而不失若燭照敷計而龜卜也論



人高下事後當成敗當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  
 而不差也○以上述其材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  
 肯為某來耶為之詞為疑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  
 國不私於家把大夫言其材忠孝言其行方今寇聚於恒師環  
 其疆四年節度使王士真李其子承宗叛詔中尉吐突承璀  
 命領州四面藩鎮各選兵崇不耕收財粟殫亡諸道接濟吾  
 招討坊本恒字作垣字誤崇不耕收財粟殫亡諸道接濟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之區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征也先生仁  
 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任焉其何說之辭仁不能忘其從平  
 勇必能往矣在平自明世務上看於是誤書詞其馬幣十日  
 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是以義取人先生不告於

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應請其堅  
 道自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

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設席道也酒三行且起  
 且起且將相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

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陪起正所以重先生非說  
 也此只執爵而言以起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

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平日勸之往不應而大夫一請即行似  
 義字以壽先生明共非苟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全在財粟無甘愛佞人而外敬正士



用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不負其為節度。二祝又拔大夫欲又祝曰。不再使先生無  
先生得行其志。亦所以祝先生也。祝是規先生。祝是先生起拜  
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將來為二祝。三祝。先生起拜  
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之辭。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取先生成大夫之進  
功業。故曰相與有成。蓋以先生拜祝。規可十其後效。遂各為  
也。拉雜雜說來。非此句萬鈞之力。必收不住。  
 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序結出

林西仲曰。元和五年。烏公授河陽節度時。方討王承宗。河陽饋運之衝。貴在得人相助。吃緊尤在不私其利。方可濟。

軍之急。與他時不同。處士石洪字濬川。有至行。舉明經。曾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不應薦。居于嵩山。灑穀之間。嵩山即中嶽。邙北邙也。灑灑木也。穀穀城山也。皆屬河南府。此番起行。公作詩送之云。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良憂同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蓋嵩山時艱。勉其速往共事也。嗣考功為天下從事第一。可謂不負烏公所求矣。若論作文之法。要說處上賢。又要說節度賢。要說目前相得。又要說異日建功。若係俗筆。敷衍便成濫套。看他特地尋出一個從事。一個祖饒之人。層層說來。段落句。







敘明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應上遇其原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  
 其尤而取句而取句其原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  
 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無入助幸  
 官之士大夫之去位而移處者誰與嬉遊無入作先小子後  
 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無入為後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  
 無所禮于其廬無入慰過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  
 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總將無人一夫南面而  
 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  
 朝廷是此句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是此句求內外無治不

可得也可為天愈糜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東都

河南府時公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能

無致私怨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

于盡取既作恩語收上文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又作恨

求無治不可得句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文為有力留守相公尹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

而序之見得所言亦出留守之意非一

林西仲曰德宗以李希烈之亂于建中四年二月以河陽

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此分前此昭義所管別為一軍也  
 溫造字簡與元和間隱居王屋後當穆宗時為侍御史奏



李祐違勅進馬祐自言為之膽落則其賢可知烏公所舉  
實在延致石生之後且用石生代請不得不并敘石生既  
敘石生又不得不以廣攬歸美烏公忽作幸語忽作怨語  
其所謂時事之艱佐軍之要與夫節度處士之賢一槩閣  
起不道一字的是後次再舉之文他篇移用不得人以為  
奇肆其實乃一定之法也但敘得淋漓跌宕使人自見其  
奇肆耳讀者當玩其練局之妙

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十二年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董晉為隴西節度使

武軍節度使李萬榮死其將鄧惟恭有自為李生之尊府李

名後之志公從董速至汴鄧不及謀遂出迎李生之尊府李

仁鈞隴西人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下

有無盡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業

于朋友何愈于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于

伏下有詩八百愈于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于

父而長于李生來歷公聽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被殺

以從喪在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國因侍御在軍不死

其宮流之海外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已上言同事河南



不能再會悲愴之極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以都官員外郎為河南令

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河南李生

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又河南于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現在河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

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來一觴相屬得燕開時此天也非人

力也已上言同事未死僅有四人恰又自各侍御與周君子

今為先輩成德修加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誅于

時業益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但此當日

人美勝而也應上軍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

媿也自顧除未死之外別無寸長往時侍御有無盡廢于朋

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

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于外其勢不可得已也言所以從

故趨勢便作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重者有難愈最故故又

送行語妙絕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

為序云詩之外又知序以

林西仲曰李生以正字為湖南判官從事省親河南當還

而送之別無可以搢筆只就往日汴州定交扯出乃翁與

司錄周君來做個陪客把四人既離復合同在一方歸之

天緣之巧便有許多關情處因費其進德修業皆非已所



能及至。揆其不能久待。乃翁之故。出于乃翁好義所致。實非得已。則父子之善。一一備見。文中。有埋伏。有照應。有穿插。有結構。感慨欣幸。纏綿周匝。此詞意俱足之篇也。

送鄭十為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漢蘭臺祕書在殿中。晉武帝始遷。

始更聚書集賢殿。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為別置校

于外。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如張說罷相而為學士之類。

其他學士皆達官也。計秩次之尊。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

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以文學為主。故由是集賢之書

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為文士起家。良

選。已上。敍集四年。和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

賢。校理之可貴。四年。和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

曰是宰相子。鄭餘慶貞元十四年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



于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當法

幸之習而委身于學為勸已上敘鄭生愈為博士也始事

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于東太學今為郎于都

官也分司又事相公于居守東都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

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

者不可隱度論也若一筆妙其勤已而務博施德以已之有欲人

之能教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拘一筆妙也已上敘鄭今生始

進仕獲重語于天下重語見重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

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以將來必來告來寧朝夕侍側是

教訓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是歉歉若于其行日分司吏

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會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

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點出餞

林西仲曰鄭生為餘慶之子後避文宗諱改名滌史稱其

博通經史文宗試之酬析無遺歷任史館修撰以戶部尚

書未拜而卒可謂不墜家聲矣此番為集賢殿校理乃發

軔之始而公適為乃父屬吏若出俗手不知鋪張出多少

頌祝惡套硬插唐突奈公與生向未識面如單贊鄭公其

于送行有何交涉故不得不以其當與是選處俱托之時



人之言中間方敘出鄉公行事可師可法而以守教訓守家法二句作前後眼目已得把柄末點出朝夕侍側不得見面有意無意問正見得用這等輕淡之筆還他一篇向不識面送行文字稍稍粘着便是不由中之言也凡讀公文俱要先認題目如此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到京師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其交甚後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

夜抵其居宿借宿而已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

其與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其狀本喉

中又作楚語其聲又本喜視之若無人以能詩自負彌明忽

軒衣張肩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欲

大發作劉選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

囚蛟螭虎豹符籙禁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因止



其年高不敢不知其有文也原無能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  
其首兩句次傳于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詩才難得遇此  
機會故一人大道上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看破矣人  
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會家不忙者在所謂劉曰吾不解世  
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齒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似譏喜想喜之狀必短頸而二子相顧慚駭欲  
以多窮之猶疑道士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  
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  
能奇也是搜索枯腸苦景與畢即傳道士高踞大唱曰

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  
侯喜益忌之以苦思歷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  
響皆穎脫含譏他此時以多窮之不得且轉憂夜盡三更二  
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  
不敢更論詩如此散場好不掃興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  
不成也此語可令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  
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  
齊應曰就矣聯句詩已畢二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  
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而能者也另是



車○文○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  
文○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  
交○捕○逐○鬼○物○囚○坡○蟻○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  
語○亦○不○當○與○子○相○聞○所○以○閉○口○這○個○本○領○原○不○  
可○語○人○况○二○洋○輕○薄○尤○不○當○與○語○乎○非○秘○惜○也○  
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它○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  
不○解○人○問○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  
士○寂○然○若○占○問○也○累○問○不○應○道○出○半○個○字○便○無○一○點○意○思○  
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  
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鼙○鼙○二○子○亦○困○遂○坐○睡○  
可○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曰○天○且○明○道○

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也○  
也○神○龍○見○首○不○見○尾○若○次○二○子○驚○愧○自○責○若○有○失○者○  
為○恨○昨○對○面○時○一○視○之○若○無○人○一○頰○貌○敬○其○老○問○遂○詣○子○  
至○此○又○若○有○失○者○從○來○俗○眼○波○相○未○有○不○如○此○問○遂○詣○子○  
言○予○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摩○不○定○韓○愈○序○  
語○結○之○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剝○中○事○煎○烹○  
巧○匠○斲○山○骨○剝○中○事○煎○烹○  
喜○用○言○龍○頭○縮○齒○豕○腹○漲○彭○亨○  
喜○用○言○龍○頭○縮○齒○豕○腹○漲○彭○亨○

待○用○故○曰○縮○漲○滿○也○彭○亨○壯○大○貌○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  
待○用○故○曰○縮○漲○滿○也○彭○亨○壯○大○貌○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  
典○腹○以○豕○為○此○騰○之○也○此○言○其○形○  
典○腹○以○豕○為○此○騰○之○也○此○言○其○形○



章文走 師服 苞包 同言 其在 冷足 自安 遭焚 意彌 貞喜 遇而 皆適 避

對有所 生中 有所 藏 在冷 足自 安遭 焚意 彌貞 喜遇 而皆 適避

謬當鼎 鼎開安 使水火 爭 大似 烈士 膽圓 如戰 馬纓 師上

火交戰 何等 謬妄 猶人 本無 大似 烈士 膽圓 如戰 馬纓 師上

其質而 妄說 詩爭 短長 也 二聯 皆就 其秋 瓜未 落蒂 凍芋

比香爐 尖下與 鏡而平 喜而 以物 為喻 之一 塊元 氣閉 細泉

強抽萌 彌明 承上 圓尖 二意 而再 喻之 一 塊元 氣閉 細泉

幽寶傾 不值 輸寫 處為 知懷 抱清 水且 所愛 者甚 潔受 方

當洪爐 然益 見小 器盈 時所 受者 便溢 出託 二子 遇敵 手伎

其小有 才也 腕腕 無刀 迹團 團類 天成 師遙 疑龜 負圖 出

眼裏正 睛成 語負 圖出 曝更 覺無 謂旁 有雙 耳穿 上為 孤髻

撐 彌明 孤髻 指蓋 紉也 亦承 上再 言其 形詭 其或 訝短 尾

銚 又似 無足 鏞 師服 銚鏞 器尾 無考 據鏞 釜屬 之有 可惜

寒食 糝擲 此傍 路坑 喜但 此得 更無 謂形 何當 出灰 地無 計

離餅 器能 總不 能踰 汚地 小物 之上 陋質 荷斟 酌狹 中媿 提

擊 師服 言以 不送 能煮 饌藥 但未 汚羊 羹而 品猶 未失 短

形模 婦女 笑度 量兒 童輕 見笑 于婦 女灰 地婦 器之 度量 取

謔 之甚 也徒 示堅 重性 不過 升合 盛有 餘而 中實 不足 旁似

廢 鼓仰 側見 折軸 橫喜 言不 但中 不足 而外 亦無 可觀 廢

新笑 赤從 而嘲 笑之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益出 于無 可如 何也 時于 蚯蚓 袋微 作若 蠅鳴 烹時 必作 細



譽自小家達于外倫二子營度欲出口吻辨鳴益悲之况為  
 此耳蓋冷語也前二子言其有用也盡其無用以茲翻益  
 此言其無用也偏說其有用也盡其無用以茲翻益  
 愆實負任使誠師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洩情喜○二聯言任  
 于有心寧依爇熱獎不與寒涼并意○承上任使顧盼二  
 故犯耳寧依爇熱獎不與寒涼并意○承上任使顧盼二  
 罪必不肯與有道之人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成○不迴  
 為伍以其輕已故也人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成○不迴  
 旋但元元開闔惟鏗鏗師服○鏗鏗是思持不能續處全勝瑚璣  
 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占不為手所撻○連雖貴隨代異名  
 豈若俎豆終古不易人自無放傷獨乎鼎或勝彼御當讓磨  
 此喻一時有能詩之名無益不如行古道免為人所困也磨  
 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勉二子當戒去釋狂漸願君莫嘲謂  
 成實學自有不能掩者願君莫嘲謂

此物方施行彌明○言釋任既戒實學既成可以施行于世  
 便寬和許多俱  
 是箴規口氣

林西仲曰侯喜與劉師服說詩苦不見有彌明在座其意  
 欲傲之以不能此從來假名士惡態嗣為彌明聯句所窘  
 與師服拜伏不暇好勝者必遇其敵理固然也但細讀石  
 鼎全詩計三十三韻侯喜句最低劣不知當日能詩之聲  
 何處得來是篇敘事處無不曲盡千古文人負名者皆當  
 以此為戒至于篇首明明提出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篇末  
 又說不知是何道士蓋因時人傳其有捕逐鬼物拘囚蛟



螭虎豹之能未免涉于怪幻故以自已所聞之隱君子亦  
 名彌明者作一疑案必不使老氏之學或有加于吾徒也  
 游戲之作亦不肯放過如此至于彌明為詩奇妙皆出于  
 劈口緊接令二子應聲便倒乃鬼斧神斤不可思議或謂  
 公之自作此不知詩者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走驛

馬詣闕告饑以轉運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

幹之士往換之李絳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本為轉至則出

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暫免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使

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暫停吏得

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

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不但

而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得完



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得吏又軍不復饑軍不全藉轉運自然  
 事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謂此不過小試請益募人為  
 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之法屯令各就高為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雲州今極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為堡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  
 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有屯有堡之效此十朝廷從其議秋  
 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課績于天子之言  
 錫服朱銀嘉其功已上益募為屯又其冬來朝奏曰得益  
 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蘇武城一曰長城二曰

四曰雲中城五曰白羊城皆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每百  
 屬大同府可足備邊之食  
 用百三臣令吏于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  
 十人又可是備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便利甚多  
 邊之兵所大臣方持其議格其議而不下已上請吾以為  
 奏之言大臣方持其議益開田給塞下軍之方畧吾以為  
 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饒人以車船自他郡往  
 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  
 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轉運之難其害今君所請田皆  
 故秦漢時郡縣地本可耕其課績又已驗白如前所請屯堡若  
 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大有益于今天子方舉群



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雖一時持議未下。將來未必不行。所以惜之也。已上言所奏之策。必可行之。于而中。臺上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贊其本任之先在。他處行其計于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贊其使吏耕近地。及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入大。可指期而有也。贊其入朝畧。已上又述在。開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以不得行之于邊。談其于現行之。

林西仲曰：按史元和六年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

可省度支。漕運及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然則開屯之舉。憲宗與李絳早有定謀矣。賊罪吏所遺四十萬斛。想係歷年和糴欺隱之數。追比無償。所以轉運不給者。強半坐此。九百餘人。使耕便近地。以償通當有餘力。即開營田之法。而小試之者。及課最有效。遂請益募為屯。因屯為堡。果歲省度支錢無算。則八年冬入朝。所奏益開四千頃兵食交資。亦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朝行而夕效。不待再計而決者也。乃大臣持其議而不下。非有他故。時李絳屢以足疾辭位。至九年



春罷爲禮部尚書無有從中力贊之者故于序末止言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絕不道及宰相一字暗寓有君無臣之意隨引中臺士大夫公論逐段致贊謂不能盡其用所以深惜之也其筆力遒健逼真西京矣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

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欲言回鵲統叙

先言來貢極得體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欲

使外先言治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唐最親奉職

允謙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

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詔詞止此已上

故下文止把學有經法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點出殷朝之大夫



莫不出錢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

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出於持被入直三省

書令侍中尚書令之下寧願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出於言不

政事堂也直宿也下寧願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出於言不

知輕今子使萬里外國萬里與數百里對看獨無幾微出於

重者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知時事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相應上詔丞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有反應上學於是相屬為

詩以道其行云林西仲曰回鶻叛服不常甚為唐害肅宗以幼女寧國公

主妻之代宗以咸安公主歸之皆出于不獲已此番憲宗

方討淮西因回鶻請婚不已有司度費當五百萬故遣宗

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伯往諭之以緩其期詔中所云

告之朕意者此也作序送行若提出一個字便失國體且

殷伯本非正使若以國事專責置李誠于何地看來實無

可着筆處故開口只敘唐之盛時臣服外國而憲宗即位

削平強藩已占了許多地步然後輕輕以詔書敘入其實

所云悉治方內就法度二語則用兵淮西之意隱隱自見

而詔書中所云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二語則因請婚

使諭以緩期之意亦隱隱自見也隨借詔書中學有經法



通知時事二語向殷侯身上攷驗一番若不知此番奉使  
為何事而行者純用無中生有之法且移贈不得李誠吾  
不知當日落筆時如何着想成此一篇妙文也篇中知輕  
重謂以國事為重家事為輕即通知時事總由于學有經  
法一串說來照應完密尤見結構精神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叙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叙地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就谷外地勢

或曰是谷也叙地老陰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就谷中居人名盤

下意以起下人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

我知之矣總場利澤施於人立功名聲昭於時名成以下欲

功名不然則御夫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寫在

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寫外喜有賞怒有刑寫威才峻滿前道



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寫門曲肴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長袖寫近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閉居妒  
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寫姬大丈夫之週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也自利澤施於人句至此言得志者之事非微倖可得惟安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寫  
處之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寫飲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寫晨昏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寫無得亦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賞不

理亂不知黜陟不開朝政不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自窮居而野處句至此言不得志伺候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欲行又口將言而囁嚅  
欲言又處汚穢而不羞伺候奔走不觸刑辟而誅戮犯便遭  
不暇言僂倂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至死方已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自何候公卿句至此言不得志而求於得志之人  
如字識問一句冷舊有味坊本言與上文昌黎韓愈聞其  
言而壯之作斷語高絕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坊本作維子之稼誤



之泉可濯可浴應上泉甘句沿循行也坊本沿誤作湘余

載沿字昌黎解論語洛手折句作盤之阻誰爭子所阻句阻

沿乎折之誤則此處用沿字無疑

隔遠也隔遠方窈而深廓其有容容叶

承上阻字來俱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提樂字承虎豹遠跡

言盤之形勢凡山居處虎豹木居忌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盤中亦無魍魎之屬似有鬼神守護者此因上文有窈深

言其無此以形其地之善耳坊本有註飲且食兮壽而康無

不足兮奚所望有不定之事而生他望耶自虎豹遠跡句

至此總言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其可樂處

生三字從上句奚所望三字生來以相從意作結

方結得佳不然無可歇脚處此作文不易之法也

林西仲曰李愿歸盤谷似高隱者以文送之常痛發其人

之抱道不仕然後叙其歸隱之樂方見得高處此篇只開

開寫出盤谷之地可隱落下李愿居之即借愿之青酒酒

泪泪弄成一篇大文若不知李愿為何許人者人止羨其

造格之奇而不知良工之心於此有獨苦也按李愿為西



此等題目不得這般作法便有許多礙手處末只用開言  
 壯之四字結過就趁勢撰出歌來真蜻蜓點水妙手玩歌  
 中無不足句暗寓知足不辱良規當於言外求之更按廣  
 與記盤谷屬懷慶府濟源縣乃公故里愿曾居此與公有  
 舊所以稱為友人其為節度使至元和十年猶奏破李師  
 道軍送歸云者謂去職之後送之還故居也此番盧郎中  
 雲夫亦有送歸詩兩章公和詩內稱愿為李侯則此序非  
 愿未仕之先所作可知矣且云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蚤  
 意隨朝行以愿之歸能次進退而公自國子博士算起隨

班在朝至此恰是十年每一開口便犯時忌如目前論淮  
 西事宜為執政所疾自恨齷齪無以自見也故又云行拙  
 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即序末所謂齊車秣馬從  
 子子盤之意而愿被彈劾去職亦在官外是為元和十二年  
 序所作無疑乃舊本有云作于三十四歲誠不知其何所  
 章據也利快便也即下文快章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  
 孔子之意其意之法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有大本夫儒

者之于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非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堤



壯之四字結過。此詩與出飲來。其情疑點水妙手玩。戲  
 中。知。下。了。何。時。萬。知。是。不。辱。良。規。當。於。言。外。求。之。更。接。廣  
 難。通。盤。谷。屬。懷。慶。府。濟。源。縣。乃。公。故。里。歷。曾。居。此。與。公。有  
 神。施。消。無。礙。衣。昔。本。符。定。贈。任。三。十。回。數。滿。不。厭。其。神。願  
 情。平。繼。心。意。而。懸。好。願。尊。往。御。衣。亦。肯。服。最。餘。故。麻。十。十  
 年。述。什。悉。林。不。許。驅。使。數。時。深。噴。浪。沫。復。精。管。筆。看。思。我  
 西。華。宜。為。許。延。西。漢。自。地。餘。餘。難。以。自。思。也。過。文。元。許。琳  
 匪。亦。賜。至。此。仰。景。十。年。兼。一。則。日。與。誰。親。忠。味。目。前。偷。將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處厚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元和十一年為開州刺史盛山即在其地以山形如盛字

改名今屬四川夔州府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

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以宜怨或曰

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

韋侯謂哉利快便也即下文快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

孔子之意意字伏下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有大本夫儒

者之于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距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堤

以障屋霤使不入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水之于夏日入



亦能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化之道在，有以勝况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出入息，鼻息出入者也。內官是入息，外官是未幾果有以草候所為十二詩遺予者。盛山有十二景，宿雲亭、隱月賦、高麗、琵琶、胡盧、渣、細衣、石、場、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惟此為事，讀而歌咏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于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音渠，慈漢寧二年折巴東盛山地，設立開州。天寶元年改名胸臆，今故城在夔州府雲陽縣西。言人見詩皆不知其出于僻地所作者，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已上敘草詩並無怨意。及此

年穆宗長慶元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讀六經禁中仕更和者通州

元司馬為宰相和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康忠州白使君為中

書舍人居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談

溫司馬為起居舍人造皆集闕下和者十人中六人于是盛

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于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自然慕

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自然爭慕而為焉大行慕

而草侯不躍躍以喜之意亦在言外韋侯俾余題其首所以

林西仲曰韋處厚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

為開州刺史乃遭幸臣張宿構陷本非其罪人以爲宜怨



者止從宦途利不利上計較耳昌黎提出非其自取四字  
其意以為除是有罪取謫則當自怨自艾若宦途出此入  
彼之問乃外來菟枯不過等之一呼一吸通塞往來與儒  
者真本領了無交涉何怨之不釋乎末敘其詩並無怨意  
則平日探得周公居東赤烏凡孔子畏匡不輟絃歌之  
意可知而其分陝轍環出入之間尤不足論矣此六藝之  
精不徒以辭章見長也按唐制中書舍人專詔誥之司為  
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非如今世僅為小  
京職也待講六經禁中乃待以師傅之禮故又稱侍講凡

送鄧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總敘州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分敘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州以所屬之

小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

為禮使其佐來致候言已不能離所守之歲時必遣賀問致

水土物往來之禮如北而四府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

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

館帥守屏守候門屏間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欲行大帥與

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







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以海道悉平往來  
效節度使之難又就海故選帥常重下他鎮四府非有文武  
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四府帥一夫收上  
文武威風句收上長養雞獨一大段知大體可畏信句總收  
上簡節疎目及海船之貨日至二大段往往有事句又總收  
上易怨以變好人怒獸及寇盜賊殺二大段看他上面拉拉  
難雜說了無數話只用三句捲收絕不費力非大手筆不能  
長慶三年四月宗以工部尚書鄧公權為刑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往踐其任加新街為節度鄧公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  
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歷外任四次  
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

畝之宅就屋以居歷內任四次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  
之效也前此操守廉介已可樂見廉介難居官常及是命  
朝廷莫不悅人慶得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  
以美朝政以其精于以慰公南行之思遠行故韻必以來  
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以成效期  
林西仲曰初敘嶺南節度使之尊貴繼敘所隸二十二州  
地方之險遠民人之難治又敘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  
歸重于選帥得人而為帥者當以廉介為主治才次之蓋  
沿海州郡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而海外寶物往來尤視



以爲進退所謂此方多寶玉慎勿獻清貧卽小吏猶當以爲戒也按鄒權因醫人鄭注通于樞密王守澄以求節鎮故有是命試問以尚書之尊黃綠邊方節度意欲何爲乎故昌黎先提出許多寶物而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輕輕點出收住前文至于稱鄭公處常拈出貴而能貧爲仁不富二語以明仕宦履轍全在利令智昏若不廉介雖有文武治才無所用之前番敷任旣耐得過淡泊此番晚節尤當自保也未祝其成政來歸以善始善終望之不致沿海內外或生他變羈縻不歸或以罪微不能報政雖贊

而實規矣時公已爲侍郎兩月後卽任京兆尹以位旣尊故措詞亦和中帶嚴卽其所爲詩六韻中亦有官廉蚌蛤迴之句蓋取合浦還珠之義然總妙在不露迹所以可貴嗣鄒公在嶺南多哀貨珍遺吏輸送凡在帝左右者皆有納焉人皆笑之豈知此等舉動早被公冷眼覷破乎宜其卒于官不能成政而歸矣凡爲沿海大帥皆當書此一篇以作座右章茲不獨美其敘事奇奧且警以乏高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開家中舊書。

伏末

籍得李翰所為張巡傳，點明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

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當補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疑作南霽雲，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巡以真源令許

當補者二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賊至睢陽，遠納

之位，本在巡上。遠為太守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

守死，成功名。非賢者不能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尹子奇陷

皆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兩

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



死而辭服于賊何子去疾上所以不能使翰為之立傳者此也  
志字甚細下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  
與賊抗而不降乎遠亦殺其奴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蚱  
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無可遠  
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  
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  
明矣數計也言計日而不知所守之地是其所死之處無有烏  
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  
謂遠之賢而為之耶以守時之知死不降斷其說者又謂遠

與廵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固賊自遠所分處入城  
遠便翰不能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  
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喻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又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成必有所以小人  
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好狠如遠之所成就如此  
卓卓猶不能免其他則又何說成就二字橫上成功名何來  
二公故借小人好議論發出上文單論許遠此下欲併論  
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亡  
救而且窮也將其剝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



共講之精矣嘗註當時必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  
 莫總見睢陽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  
 不得守以蔽遮江淮沮遏其勢所以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  
 之師為守也按史睢陽久圍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為江淮保障棄  
 也之是無江淮也此言二公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何可輕議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此當擅強兵坐而觀者  
 相環也此膏議有意無意間着此句則下文不追議此而  
 賁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已  
辨睢陽之陷非遠與進分城而守之過把議遠之人一斥之  
曰兒童再斥之曰小人三斥之曰逆亂一層緊一層總言遠  
補傳當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

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  
 也名進明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肖出師救  
 也時守臨淮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此何  
 坐而觀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等時  
 乃欲與人為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  
 便是可滅罪案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具食因  
 按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按史雲謂賀蘭曰雲既  
 一指以示信歸報蓋因為國不受身猶申包胥立一座大驚  
 秦庭而哭勺水不入口望救之切也勇壯尤甚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悲其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  
 強留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平箭曰吾歸破  
 不歸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平箭曰吾歸破



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欲暴其罪于朝而討之將此十

口宣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指浮圖上

勇壯極矣已上補敘南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

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呼得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希奇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正大補敘南霽雲死節逸事二事皆公張籍曰有于嵩者

聞之補敘南霽雲死節逸事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知其時籍大曆中

少依于巡知其生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知其時籍大曆中

于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惜偶得以巡初嘗得

臨渙縣尉好學亡所不讀述其平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

能細也惜不知細訪云巡長七尺餘鬚揖若神奇嘗見嵩

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

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

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

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不但好學亡所不讀其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不但

其著作精緻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

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不但讀書為文其尋常

人所怒鬚揖張激而有威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也。波便。其家見巡起，或泣而敬之。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也。而。衆泣不能仰視。哀。且。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言。真如命者。已上皆于嵩所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若不及巡，又見遠不為賊所患，故得善生，非服之也。語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省而該。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已上皆于嵩所信遠事，因相問不嵩貞元初死于毫宋間。能細故僅載其畧，以為備傳之地。嵩貞元初死于毫宋間。可贊。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証矣。為所殺，嵩無子。即傳聞者亦。張籍云：子嵩之死，絕亦出張籍之。字結。

林西仲曰：睢陽今為歸德府。李翰乃張巡友人，因議者罪巡守睢陽不去，有與其食人，曷若全人之說，故為作傳表上之，盛稱其全天下之功，而衆議始息。此因其傳中有所闕而敘于其後也。翰不為許遠立傳，實以遠不即死為疑。若南霽雲乃其所用之將，則不遑摘出分敘耳。是篇前半明遠之不畏死，再以二公分城而守，總辦一番，即為許遠補傳也。中間敘南霽雲乞救死節，二軼事備極描寫，即為南霽雲補載首尾也。但雲死節人所易知，若遠不死于睢陽而死于偃師，當從心地上推勘，不當向形迹上較論。故



其敘雲被賊脅降時提出欲將以有爲一語卽當日顏杲卿袁履謙衣緋之意人以爲單寫雲而不知其兼借雲之口陰表遠之心也晦菴綱目直書曰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絕不分其先後謂非本茲篇之意以立言乎末後用張籍得之于嵩之語遠之事蹟亦畧于巡蓋以作傳者貴得其實嵩少依巡且在圍中出于目睹凡舊傳所闕皆可以其言補入其未曾言者則不能增耳公與張籍閱家中書得讀翰作因採其一時所述綴在序後故拉雜錯綜如此不可認爲作史常法余前依奇賞選本取前段節

文入古文析義以便初學肄習若在明眼又不可不讀全文



子



文苑

名文

長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r scribbl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r scribble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3

170

韓文忠

00001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文起卷之七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受業鄭 晃子唯 全校  
男 沅芷之

太學生何蕃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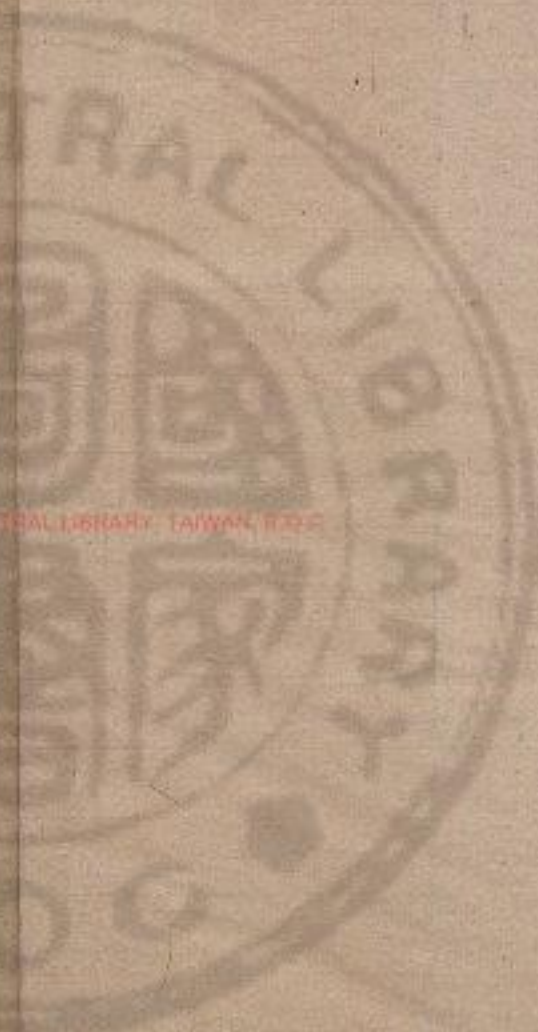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每年應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尚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

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與次蕃之羣行焯焯者

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且欲其中式京師諸

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





禮部賈舉以禮部主之自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

無成已上言蕃入太學久而不售蕃淮南人和州漢初父

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開一二歲乃一

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其業故妨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

不自克一目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自然放不下諸生不能

止乃閔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上百餘人國子廣文四

六館併太學又以前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閔蕃

計七學也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其去

待遇合以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其去

太學而歸養已上言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成行尊

善亦不能常在太學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成行尊

之實可以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

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求其濟或口復疑律復

音戚小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

不知其勇也以信其仁疑其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

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

其勇歟義形於色不畏禍難是其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於人者不流也使人已施之世者不陷于是惜其譬之水

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施以不得位其所



能及遠所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澤雖處  
以可措止之時喻國家有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  
無論於止之時喻國家有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  
待於彼者歟彼指大得志之時一波轉下故凡貧賤之士必  
有待於彼者歟彼指大得志之時一波轉下故凡貧賤之士必  
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猶何蕃歟施不能待以遠如蕃之無成又  
勝數功結上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能傳所以爲之  
無成功結上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能傳所以爲之  
作傳已上爲  
者無成痛精

林西仲曰按何蕃之去太學在陽城貶道州之時是爲德  
宗貞元十四年矣既稱入太學二十餘年則初入時當在  
代宗永泰十三年間也朱泚之亂正在此二十年中歐

陽穆與公同考試登第乃貞元八年嗣爲國子監四門助  
教而蕃尚在太學知蕃最深及蕃去之明年欲率諸生伏  
闕舉公爲博士則知此傳事實當出於蕃之口故於中段  
皆用穆言也其云歲舉進士謂每年應舉子試於禮部觀  
祭酒楊場疏有每年應舉尚有千數之語卽贈張童子序  
亦云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則知歲歲開科唐制如此  
因不能成進士故仍稱太學生非旣成進士之後諸生助  
教博士又欲以太學生名色申之司業祭酒達於禮部者  
也其去而歸養也以久在太學不能祿仕畱此無益諸生



念其學成行尊必當有見用之日故不忍其捨夫亦非此  
番禹則遇不畱則不遇也蕃既歸養則進取之路絕雖有  
仁且勇之資不能施之天下故以川澤爲比謂士必待時  
而後有所立以傳於後誠惜而悲之也坊評謬誤糊塗只  
可付之一噓而已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穎尖也筆之用在其先明眎禮記佐禹

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在卯宮焉

一也叙宗之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

生已而果然口出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

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

仕云月中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

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東郭魏出戰國策鵲從同

派以一懸一滅二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造于



蒙將大獵以懼楚名左右庶長與軍射以連山筮之連山夏  
 其所得天與人文之兆猶其卦所云觀筮者賀曰今日之獲  
 獲其所得天與人文之兆猶其卦所云觀筮者賀曰今日之獲  
 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  
 積是資天下其同書為筆後也暗指毛可秦其遠兼諸侯乎尚  
 文為一統之條遂獵罔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指豪暗獻  
 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罷任事取冤毫合而縛之人  
 內方成筆也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  
 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

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

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筆無字不可

尚未入中國然細思又不自秦皇帝及太子扶燕胡亥丞相

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宜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

時往筆無人不可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

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

常侍上休方罷筆無時可離穎與絳人陳玄墨弘農陶泓硯

及會稽楮先生紙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名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惟焉。叙伴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舉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羊心既盡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

策筆連管俱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葵狄皆冒管城。惟居中

山者能繼父祖業。叙後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

衛毛聃者也。此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此又獨中山之族。不

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處處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

非其罪。絕筆於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

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文王之後穎始以伴見。卒見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與有功。用天時亦未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

少恩哉。秦以焚書大有負於筆。但以老

林西仲曰。以文滑稽。叙事處皆得史遷神髓。柳子厚云。讀

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當日亦欲

自作一篇。與之較勝。苦於力不逮耳。古今惟知與人角力

者。方肯服人。亦惟肯服人者。方能勝人。乃近世操觚家。凡

遇一器一物。莫不有一傳。濫觴可厭。不知曾與昌黎角力

者。方肯服人。亦惟肯服人者。方能勝人。乃近世操觚家。凡

遇一器一物。莫不有一傳。濫觴可厭。不知曾與昌黎角力



否若與之角而不知服反自以為勝吾恐子厚笑人當齒  
 冷矣若下邳侯傳李漢原編只載其目而闕其文想散失  
 已久不知姚鉉從何處得之乃選入唐文粹今閱其文俱  
 摹倣此傳而無變換其為後人擬筆無疑甚矣選家之不  
 可不慎也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賤字伏下使於人句有業之其色若

自得者伏下無媿聽其言約而盡又曰閭之王其姓承福

其名姓點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

十三年有官黜棄之來歸一篇議論在此喪其土田手鋤衣

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常焉視時屋食

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

餓者焉已上叙王承福之棄官業巧履歷其勤又曰粟稼而

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



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無所不能。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人之事亦必食焉而息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鋟以嬉。夫鋟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已上言所以必業。成喜吾操鋟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

曰：噫！刑戮也。無刑。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為人或

曰：死而歸之官也。沒為官物。三者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大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

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三

應上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

來而不可常者耶。二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

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已上言所以來官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

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

能



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已上言不

意愈始聞而感之。抑一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

身者也。其言約而盡。何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

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抑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

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

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又就其善其身處。雖然其賢於世之

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

者。其亦遠矣。又就賢者二字而指其實。收上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自言作傳之意結之。

林西仲曰。王丞相本有官。不難身致富貴。其所以棄之

而業坊者。自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寧為賤且勞。自食

其力。博得一個心安無媿而已。此即不處富貴。不去貧賤

一詞。大本領也。若仕宦人肯存是念。必能為清官。必能為

勞臣。致君澤民之道。盡於此矣。其所言二段。自疏其所以

業坊之意。與不能畜妻子之因。語語總是自安本分中間

印借。揜鏡所見。述富貴之家不能自保。把舉朝戶位素餐

輩。盡行罵殺。不但罵之。且詛之矣。何等淋漓。蓋致末段斷

語。二抑二揚。俱有深意。蓋惜丞相不肯仕官。為舉朝挽回



風氣又歎世之患得患失貪邪亡道不止於尸位素餐進  
一層而馬之誑之疾時已甚之言也嗚呼千古如斯蓋有  
不勝其罵不勝其誑者矣

書記

雜古今人物小書共一卷

非一事之人物故曰古今惟其小故能共載

一卷起下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

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

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馬馬絡頭也騎而下倚馬臂隼而

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

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

七人假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



足者一人欲涉寒附火者一人難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  
 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舍中牛牽者  
 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  
 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載在旃卓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  
 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已上記人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  
 翹者全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巾舒也詩云立者人立者儻者  
 蕭繁勞草也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嘘者氣出嗅者  
 與秣不同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以穀梁騎者驟者小疾

走者奔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已上記馬之狀與數○上文所騎

餘者空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

鳴馬也四頭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

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篋篋箭筈

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已上記諸畜及器物之數而以曲盡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

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中叔者始得此書而與余彈碁

余幸勝而獲焉彈碁二人對局黑白各八枚先列碁意甚



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彙集衆工人之所長耳  
雖百金不願易也愛之甚必不肯贈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  
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其品見之  
戚然若有感然其色少而進曰憶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  
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  
爲之遊闕中而喪馬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  
勞而風好之篤也去爲恨之故今雖遇之即遇力不能爲  
已亦不能其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又不能忘其以好之余既  
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不敢私其所獲而記其

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以其愛之故見記如

人之憾也  
敘作記之因

林西仲曰記本因畫而作然記中實有畫在當日畫固爲  
入神之畫而記尤爲入神之記也中分人之事爲一段馬  
之事爲一段諸畜器物共爲一段而穿插變化使人莫可  
端倪如記人一段內所騎之馬於記馬一段內點出所擁  
所牽所驅所管之畜及所披所載所執所植所奉所挹注  
與婦人以孺子所載之具皆於記諸畜器物內點出此亦  
不難參互稽核但當日畫卷中定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在



空空一個地面必有山川草木廬舍水火床榻櫓等件  
然後人畜可行可止器物可藏可出也細思如何一併入  
記看他記人有上下馬有陟降人與馬皆有涉者非山川  
乎人有驅牧馬有磨樹非草木乎人有舍而具食非廬舍  
乎人有挹注有附火非水火乎人有假寢馬有秣者非床  
榻櫓乎凡書中所有難以入記者無不歷歷如見所以  
謂之入神世人只在有字句中讀書余一生端在無字句  
中讀書若世人有能向無字句中讀書余雖不敏願安承  
教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屯以鎮

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事甚煩總

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

并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其為文非一手非閎辨通敏兼人

之才莫宜居之其任所以難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

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惟能文者方知

用之虛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

鎮徐州張建封南陽人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中相繼



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  
 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  
 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此三  
 括上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向有其所辟實所謂闕辨通敏兼  
 三入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向有其所辟實所謂闕辨通敏兼  
 人之才者也所舉用者亦非尋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  
 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  
 公可知矣後之人指繼此為鎮即下文所謂來者蔚乎其相  
 章炳乎其相輝也賓主文才相當故可以觀此而知彼蔚乎其相  
 主之相得也惟其才之相當故其心亦相投以氣類同也真可羨慕故請刻石以記之

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敘作記之故

林西仲曰掌書記亦朝廷命授景龍二年置皆出節度觀  
 察自擇但惟賢知賢賓主之相投由於氣類之相合此正  
 論也南陽公鎮徐十一年得三人為掌書記皆有才名文  
 章知已千古盛事誠可記以示來者但公依徐州非出南  
 陽自舉且不甚相得後卒罷去作此亦不無有所感焉其  
 行文整秀中饒有雄渾之氣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州名仲舒以連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

口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

因游而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華糞壤運也燔櫛翳

得其地曰繼草木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

谷藤蔓所蔽曰翳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治因

地而見其奇點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見因

出其名目作案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見因

益不厭遊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不蓋屋以為往遊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埃



之道也侯有德者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取其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振鷺之瀑秩之瀑秩雅云秩秩智也又清明谷言容瀑言德也德藏于  
于外皆君子所貴此因谷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瀑有二君不得交互言之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必覺寒氣侵體以言之瀑也以清寒之意名之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時  
惡也之意名之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以其治  
名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  
顯其燕飲喜樂于此而多受祉也已上釋命名之義義顯隱為下文仁知之德可以羽翼天朝等語伏脈于是州  
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

喜者此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直使出而凡天  
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今非人言山永諸勝藏于古而顯于  
句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入商洛  
由山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而山出荆門下岷江  
而山水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絲柳踰嶺而山水  
所家山魚龍所宮水極幽遐鬼詭之觀宜其于山水既聞而  
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  
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已上言弘中沿途所見山水甚多而  
往夕蒞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翼于天朝也  
歸句也



不遠矣

既有其德自當大用

遂刻石以記

林西仲曰陽山于連州爲屬邑且與參軍同是貶官到州必往來甚頻故爲其所作之亭命名作記通篇逐句分寫如萬嶂千波爭奇叠秀看來只得四段而四段中又全在首段把山水諸勝從不經意而得既得之後復朝夕游賞不能暫忘處着力描寫取勢下三段不過就此生發點綴其實只是一片文字也次段命名皆歸本于德以諸勝因有王君繼得自見其奇在王君可得而私之矣第三段借州老天作地藏之言正見不經意而得者實非出于偶然

第四段謂王君到連歷盡許多山水猶好之不已正見朝夕游賞不能暫忘者乃其素性使然所以成其爲智仁之德有一不從首段中生發點綴者乎至把途中所經拉拉雜雜數出許多地面昧者以爲太煩蓋不如此則又觀不起首段許多佳勝此文字布置秘密法也未從好字生出仁智本領以爲可以大用將去此而歸朝雖屬常調然不說到此則晨往而夕忘歸竟無了局又結不住全文惟深于此道者其知之



河南府同官記

李本作外集

永貞元年順宗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裴均

人公嘗與其從事言南參軍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河東

德宗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致治群臣惕慄奉職命材登

長不敢私違以致治在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

事官關一人將補必取其良官無論卑小然而河南同時于

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則皆未有如河南者將相五人

四字是一篇眼目以同時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于河

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適于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



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于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于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已上點出將相五人姓氏及在河南府之官職一參軍四主簿其始迹皆微者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相一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相一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相一人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將一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將一人

致五人去河南府之後三湘國之勞在史冊此不待顧吏部進而借大者最為貴顯此亦不必多敘者二句俱是推我公慎職小心于時有聲開部頭切勿認作與河東公並寫我公愿潔而沉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為行所以作帥南荆厥間休顯事所以武志旣揚文教亦熙內外才登覽贊元其慶且至既為將又將為相功蹟獨詳于河東公者以記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上為河東公而作也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上一在河南其後進而借大也亦同收上去其稱名臣也又同同收上史冊有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于國家也同同收上三句之勞及吏部與職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同同收上三句之勞及吏部與職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同同收上三句之勞及吏部與職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同



有文走

卷之七

也以河南之獨得非出于偶然○已上把篇首同有聞而問  
者于是為書使人共知不煩于既五年元和始立石刻其語

河南府參軍舍庭中及立石之處于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  
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兼為將相登魏鄭公以工部尚書留

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啓律語切勿認作與河  
東公漢南地連七州最戎七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

並寫任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安經司文武百官于宮  
城門外而衛之宰相開府尊貴不比他帥單表河東公江陵

故楚都也地亦戎士五萬兵亦多趙公所鎮即河東公舊部

石在河南府人無不知不三公同時千里相望東都亦去漢

可謂盛矣開藩地又相近尤仕途之僅事河東公名均姓裴

林西仲日記出于江陵參軍之手石又刻在河南參軍舍

中原為河東公先作參軍後為鎮帥而作若單說河東公

一人不過代敘一篇履歷毫無出色必借河東公之口方  
可扯出同時四人陪伴點綴然河東公又不便白已逐一  
數出致涉誇詡只好輕輕提出五人二字却歸之天子群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個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見得五人皆實實落落有爲將爲相本領非出一時天幸也中間五人前後官職不得不平敘兩段至論功蹟三相則推之史冊顧公則推之時譽單把河東公寫了又寫贊了又贊謂其可兼將相而以五人無所不同處總發應前且歸之好語故事者之口亦不自斷輕重詳畧無不曲盡其妙本段于刻石之時又把河東公兼爲將相說得尊貴無比只以二人同時開篇之盛畧點一句收束全文看來還是單寫河東公一人文字不知當日落筆費了多少結構今人切勿言此等鋪敘文字便容易做得出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言丞所職者大非主簿尉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應於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鋪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驚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法筆占位署惟謹日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者漫不知何事此其不實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以紫不得諉數慢必曰丞至以相營營凡傷人無力勢者必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未必有家設丞之意已上多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論天下縣丞不能爲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



酒演迤日大以肆種續言其勸學之私酒日大文之演迤貞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不得施用本領

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有牙角崖岸

者為邑上點出崔始至喟曰官無甲顧材不足寒職任事之

負於丞有既噪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丞負

余則盡積去牙角一蹶故勦破崖岸而為之而口自明也持

斬伐也牙角氣微也崖岸喻中威也故跡與丞聽故有記

上支例字相應也已上言亦有負非若之能

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橋與在壞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樣

之方者現壁之飾也易橋其所以補壞庭有老槐四行南牆

鍾竹子挺儼立若相持水洩洩循除鳴庭杖也洩洩水聲去

之故無人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曰哦其間在池者痕循除水

滯之使濕對而袖雨松而船冷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

子姑去問候也松取其操牙角是身之意猶在哦所以讀種

相負矣此意俱在言外寫出從容無問之語

林西仲曰縣丞一席論國家設官之意於一邑無所不當

問及其後有避嫌之例又於一邑無所當問者也文書方

行吏抱成案請署堦兒不但不如簿尉反不如吏猶有所

知矣至諺以丞為慢語相警相警不但不成其為有用之



官且不○成其為有用之人矣○夫當為雄飛不當為雌伏○  
到此地位把畢生之學問氣節俱應一刀兩斷付之東流○  
大海即平日無所短長之人且不能堪况崔君乎昌黎不○  
便說丞當問邑事又不便說崔君不當為丞只痛發丞之○  
職例不得施用轉人崔君平日有學問有氣節到此不得○  
不循例而行即以其兩番嘲歎之言叙入則丞原非空設○  
而崔君不當為丞之意無不俱見未叙崔君哦松對人之○  
言以明其超然於川舍之外代古郡許多地步細玩結語○  
竟在此後又加一語不得真古今有數奇友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

絕特之稱點出滕王閣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中丞王公

為從事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續其文

繫官於朝願冀之遂一叙不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

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二叙不

兩不能遊全為下文無因而至作絢筆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

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

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儼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



焉應上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

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王名仲舒八州之

人前所不便者應罷及所願欲而不得者應行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罷者大者罷騾問奏之小者立變便宜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感恩

奉成之至如西二氣之流此後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拾已

所事以勸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叙不能遊

續從不能遊處極力思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

一番在局之時不可思

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

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與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前已修

記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

得無情哉情於舊地見自已所修之閣所作之公應曰諾於

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黧攬折者盡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

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點出工既訖

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

觀為歎竊喜裁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

承公命點出其江山之好登臨之樂雖老矣如獲

承公命點出其江山之好登臨之樂雖老矣如獲



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閣原取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作餘波實結上三不能遊

林西仲曰凡記修閣必記修閣之人况屬員為上司執筆允當著意若係俗手定將王公觀察政績十分揄揚轉入公餘之暇從事江山之樂伎倆盡矣昌黎偏把欲遊未得遊之意作線三番四覆把王公政績於不經意中叙入人徒知以不得遊發出感慨而不知前段兩不得遊乃中段不得遊觀筆中段不得遊乃叙王公政績稿筆也且叙政績處練出春秋陰陽湖山千里等語與閣上佳勝相擊射文心欲絕讀之如天半彩霞可望而不可即異樣神品

郵州谿堂詩有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李師道所據十二州三分其地以郵曹濮為一道馬總鎮

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郵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

襄其軍號曰天平軍襄猶舉也功本或作襄上即位之二年

穆名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先點郵民

宗名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先點郵民

定眾志大固惡絕于心仁形于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

在長慶三年乃治郵之四年也先點在北為末段伏案多少



力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王遂性稱急為王其後幽鎮魏  
 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幽鎮張弘靖妄自尊大朱克  
 正不給糧賜王庭徐亦乘勢遂帥自置同于三方徐帥崔群  
 奏殺之自為留後徐亦乘勢遂帥自置同于三方徐帥崔群  
 智與所逐自為留後徐亦乘勢遂帥自置同于三方徐帥崔群  
 與沂密幽魏王方無異惟卿也哉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  
 制水特以無恐已上總言其為政四內事然而皆曰郟  
 為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自代宗廣德以來曹漢于郟州  
 大而近有凌通軍所根柢皆駭以易怨有離叛而公承死亡  
 之後人形撥拾之餘則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無資予  
 新舊不相保持無維繫萬目睽睽視不相公于此時能安以

治之其功為大以其易故○然而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  
 以其易故○然而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  
 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無偽一以為龍蛇不測化懲心罷  
 精為不輕磨以歲月然後致之期不難也謂其功為此及教之行  
 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謂  
 功反小者以此已上敘于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  
 所以使稱不亂之作用于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  
 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高爵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  
 修上之賜也于是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  
 大夫通上下之志已上敘作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家言公



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德心罷精此邦之人曩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親父母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其  
 惡絕于邑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今昔之間此雖然  
 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其勤是而接  
 邦人手道也順是其道也言止此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壞歷同王者以天下有葉有年也葉世有荒不條河岱  
 之間邪不受治如草之及我憲考一收正之定其地視邦遷  
 侯以公來尸馬公尸之上言公來尸之人始未信究所藥  
 未熟于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執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  
 化也

不問不得分願者疾孰為邦盛節根之螟皆為人羊狼狼貪  
 以口覆城此則不可謂徇者吹之煦之煦之使涼摩手拊  
 之撫恤箴之石之其救治勝而餘之勤其勤凡公四  
 封即封內既富以彌謂公吾父執違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  
 邦寧但人也已上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播播猶淺有蒲蓮深  
 有兼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作堂而見堂下之生物猶邦上  
 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也  
 考既燕而見堂外之物物猶邦人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  
 賓贊稽經識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而邦人受治兩得其效  
 卒文也



谿有猿猿類同大非也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其成  
無我毀遺厭棄此邦是麻之禍也已上言上勤下順之休

林西仲曰平盧軍十二州為寇據六十年既分之後三節  
度或死或亡而幽魏再失不可復取皆由亂後甫平措置  
乖方所致惟鄆得馬總為鎮全在始至時恩威並用費却  
許多苦心及治成制定自然知有上下之禮變其素習惟  
令是從非諸方不率者所得而煽動矣茲篇以沂密幽魏  
再亂併以徐在三方之外亦同時為變處相形一番分出  
治功大小有前難後易之不同則一方既定高爵獨膺安

可無新堂之作以紀其盛亦安可無詩歌之傳使鄆州之  
人不忘所自永矢勿替乎是堂與詩大有關係如此觀公  
為京兆尹舉馬公以自代稱其文式兼資寬猛得所累可  
其方鎮皆有功能則知篇中所言俱是實錄無諛詞也序文  
筆致蒼勁直逼西漢詩詞一唱三歎得雅頌遺音此公晚  
年登峰造極之作揚升菴以為文頗近質未知細爛之極  
一種至理矣難言難言







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傳之法亦不可免爭亂之禍禹之慮如此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

不得從而為之辭歸之于天亦揣度之言

林西仲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為民也傳賢傳子聖人用心原無異同防其爭亂亦所以利民段段說來總歸重在第三段前定未前定二句全為後世無窮之慮及傳子有大惡如桀紂而湯武革命一曰繼禹舊服一曰于湯有光在禹湯何嘗不是傳賢也唐虞三代之君其用心與後世迥別惟此篇推勘得破余最愛劉敬論周之都洛陽云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深得聖人為天下之公心若髯蘇武王論實見不及此乃以後世取天下之心窺武王矣



豈有當乎

卷之七

三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

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為人定見得透方不一家非之方行而

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方行而不惑者即千百年乃一

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方行而不惑者即千百年乃一

人而已耳以高不顧人之是非一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

不願者也其立高不顧人之是非一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

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此其身分之高明廣大如當廢之亡

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

卒文也



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  
 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廢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獨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其實指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  
 道篤而自明知也德是為之領一見得透無所今世之所謂士  
 者一凡人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  
 彼獨非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動有萬  
 世不易之定規又與執物自是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者不阿之補準惟勸入微是前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  
 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再領前然微二子亂臣賊子  
 接跡于後世矣善大而已○于世遺人心中不止獨

林西仲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求得這一個是而已如  
 夷齊讓國各成得這一個是夫子謂之求仁得仁是也此  
 專從不為眾論所惑處驗其有定力定識故獨舉不臣周  
 一節發出他特立獨行備極推贊要知成得這一個是不  
 比尋常碌碌小夫執拗偏見其有關於萬世綱常者匪小  
 末段又補出此意作結其詞其義皆至當不易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

口器音務以故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使有言曰何患焉可

以成美借以成其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

惟善惟否行于此視所以謂之美用不可防言不可弭防

之口甚于防下塞上弊邦其傾矣周之興養老乞言惟恐及

不毀而鄭國以理上類子產罪也在周之興養老乞言惟恐及

其已莫謗者使惟恐有言成敗之迹昭可觀成敗之案

起下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過化止一國惜不得誠率

正意是卷之七



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其效廣於序四海所以不  
理有君無臣執政不誰其嗣之我思古人後世必無能繼子  
林西仲曰此欲國家大開言路而作也所引乞言監謗明  
明是人君之事因不便斥言人君故歸重于執政又不便  
突言執政故借子產之相鄭國惜其不得大用而以有君  
無臣四字作籠統話逗出立言本旨多少渾雅起結皆用  
我思古人句見得是道必不可復見于今之意妙在誰其  
嗣之四字乃國人嗣子產現成語不即不離開有無窮之  
味

通解

李本作  
外集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遠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

然而脂韋汨沒以至于老死者相繼亦未見其他之稱諸本

皆在稱字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有害于世教自墮其聲名

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

自知而行之矣世論教不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

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于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

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

下猶有薄而不傳者售當作受况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于



天下許由爲之師也

以讓之一善爲行而立教

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

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視君父

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後之臣竦

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

行于天下由龍逢爲之師也

以忠之一善爲行而立教

自周之前千萬年

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

烈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

猶有義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

爲之師也

以義之一善爲行而立教

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于百

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

總收三人立教之功

應上與天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

地皆生句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

必曰和光而同座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

循循然而俟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

一反振應上疏爲一善慕達節通

才○是○則○三○師○生○于○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

人者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

應篇首今之人三

惟其不恥一善而行所以能立教而放且古聖人言通者蓋

名即今人慕通達者亦不能理沒得百行衆藝備于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



藝闕于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于道義今之言  
通者通于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  
質隨珠者乎已上言今人所言之通實不知通字之義萬萬  
此不得古人之通不至亂教賊名不立所以謂  
之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于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  
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  
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已上言古人之  
通惟聖人行之  
非今人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  
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

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已上言今人不肯爲  
一善之行且自謂同  
于聖人妄誕誠不可解又以罵語結之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將深則有月  
新月盛之勢  
道也

林西仲曰恥獨行慕通達這二句話不知壞了古今多少  
人品其實這些人原未嘗想着爲聖爲賢不過借聖人無  
可無不可的成語以遂其私開口無非欺心欺人之言亦  
出于不得不然之勢也篇中提出立教本旨甚有關係其  
辨通字之義有古今之別確切不易但許由龍逢伯夷三  
人皆自己各行其志義不反顧未必專爲立教起見卽堯



車文  
之前祭之前周之前千萬年中聖賢輩出未必皆不知讓  
不知忠不知義也先輩謂此乃公少年之作且行文條直  
明暢頗類眉山非公木色想當然耳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三句証其昭昭可據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言其為祥固是公論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

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麟雖見於紀載究竟人未目視

其形即有麟立乎其前亦不知是何物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

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此皆畜於家恒有於

觀故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為不

物於其見也即謂之石祥亦無不可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



命多走

卷之七

七

出也。在帝上之世，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常人

知數而聖人知麟則麟非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

不可知之物何以為不祥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

形以出處之德何乎聖人不可知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

不祥也亦交。既與聖人同德自當待聖人在位如古帝王之

不祥也亦交。既與聖人同德自當待聖人在位如古帝王之

林西仲曰按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稱叔孫以為不

祥棄諸野孔子往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韓公此解即借

不祥二字翻駁成文其意謂叔孫所以為不祥者由於不

知是麟但麟之形本有不可知即謂之不祥何足為怪若

麟肯待聖人在位而後出則有聖人知麟斷不至愛不祥

之名矣彼春秋之世乾坤為何等時顧乃見於魯郊其出

處如此不特形不可知而德亦有不可知者即明知是麟

謂之不祥亦未為過也。叔孫無識而云然。序是亦篇翻

案文字乃四轉曲折開闢變換不窮必較其短縮而內固

局縮以防之。此野人語天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

後能也。人人今之謂聖人者多矣。其謂之聖人者多矣。

後能也。人人今之謂聖人者多矣。其謂之聖人者多矣。



形在也亦安此方思乃謂之今太子雖有德而無位臣符

案文乎武四轉曲洧開闢變澁不瀛

聞之不無亦未為國事以味新無端而父然平暴一益備  
 史取山心林述不何城而游也齊不既津的曲喉具類  
 之奇突與春林之出道中流而善和前代具林曾服其出  
 越神音聖人奇真而強出則會聖人取禮禮不空受不難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

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引說國家所以設今人有

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密穿以待

之守家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

局鋪以防之守家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

後能也知人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

意亦惑矣命之藩鎮言備字一篇之編野人鄙夫能之而王

公大人反不能為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



為耳以無強者必不能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以禍所大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所以僅謂之次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兵之其緣地則千里廣土之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侵暴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彼負不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心甚久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應上獸鳴呼胡知而不為之備是責育之不戒童子之抗抗弱不能魯雞之不期蜀

之不支大不能支小為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

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既無備則

在彼而不在我受其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使將佐

禍必矣又設一輪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使將佐

林西仲曰藩鎮之為害最大難于一槩誅伐但使壤地

相錯處皆知設備則彼于四封之外無所肆其毒不待加

兵末有不坐困者無奈當日封疆大臣往往不以為意致

其掠取焚劫城池失陷震驚廟廷豈國家設立節度觀察

以為翰藩之意乎篇中先言不知備次言知而不備以二



喻起以三喻收立論最為諄切練局極有精神末以得人為設備要着誠經濟名篇後人無推賈晁矣

鄂人對李本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今鄂有秋風縣名乃本其自于鄂人曰其本

自其言推彼自別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問其令尹大夫曰鄉

令尹也令尹以開其上上俾衆士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

為後勸物人行孝非為大別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他

邑無其人為愈曰毋疾則止于烹粉藥石以為是欲其熱

異當旌也未聞毀傷吏懼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國家

皆所以治未聞毀傷吏懼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國家

原無此一苟不傷于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是不幸因

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毋甚乎非但



且為不孝其傷于義甚矣。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  
生人之所宜為。是為異乎。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  
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辨猶明也。即平  
三。然或陷于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  
死者。乃旌表門閭。諱諱其子孫。斯為為勸已。若處變而舍生  
死。非已之罪。矧非是而希免論者。謂人之所宜為者。亦不  
合。言可免。輪。非。四。原。會。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  
已。言。如。此。不。得。于。市。而。已。黜。于。政。吏。復。旌。其。門。免。于。戮。以。  
有。可。謂。已。思。亂。政。矣。况。旌。之。乎。  
應。上。在。敘。未。聞。有。如。此。句。五。版。

林西仲曰：旌典所以示勸者也。莊子謂演門有親死者以  
善毀爵為官師。其後黨人毀而死者過半。若剔股得旌。且  
免其賦。恐天下事親人無全股矣。豈可為訓。篇中剖析辨  
駁一層緊一層如老吏斷獄。字字鐵案。真有關世教文字。  
余嘗謂五倫皆庸德也。孔孟言之詳矣。若郭巨埋兒。萬一  
不得金而兒死。其親聞之。未有不傷其心者。豈養志之道  
耶。鄧攸避亂棄其子而孛其弟之子。其子既能追及聽其  
或存或亡可也。乃必繫之於樹而去。是誠何心。凡人倫中  
奇節如此類者。皆當以聖賢論定為折中。不獨剔股為孝。



一事矣。

文起卷之七終

韓文起卷之八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愛業游三捷大士  
男 沅芷之 全校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責其山升雲  
 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變靈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  
 得止氣交亦為雲也○言致旱之端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  
 闕其光兮不闕其神莫肯于日亦慮民苦旱猶退讓嗟風伯  
 兮其獨謂何我于爾兮登其有他詞代有問罪處求其時

韓文起

卷之八



一事矣。

文起卷之七終

韓文起卷之八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愛業游三捷大士  
男 沅芷之 全校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責其山升雲  
 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變靈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  
 得止氣交亦為雲也○言致旱之端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  
 闕其光兮不闕其神莫氣雷電之與寧使成雨受蔽嗟風伯  
 兮其獨謂何我于爾兮登其有他詞問有何開罪處求其時

韓文起

卷之八

一



分修祀事。羊甚肥。分酒甚旨。食足飽。分飲足醉。風伯之怒。分  
誰使曾享下民之祭。不當雲屏屏。分吹使酌之。屏屏成障。蔽  
之如醜薄酒者。承上不得止。句來氣將交。分吹使離之。散而  
樂之使氣不得化者。即交亦不能為雲也。寒之使雲不得  
施。東而去其熱。蒸使不能成雨。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  
辭。無可惟上天孔明。分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分其罪誰當。  
法無天誅。加分不可悔。悔無及。風伯雖死。分人誰汝傷。快  
不憐。風伯  
當知早戒。

林西仲曰：此傷譏之作。雲喻君子，風喻小人。謂下民不沾

澤由小人怒害君子所致。大約為爭權起見。故以日喻君  
言君猶分其設施之權者。欲仁其民也。小人亦曾受祿在  
國家。未嘗相負。何故百計害之。天道神明。若聲其罪。不能  
免死。晦翁以為近投畀有昊之義。列入楚詞。深得其旨。愚  
按是篇當作于貞元十九年。時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  
進奉。公時為御史。因天旱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  
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故以旱雲為風所止。雨  
澤不得下降。作個題目。暗刺李實之怒已也。此楚詞之義  
也。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  
 今相國鄭公細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  
 親而地禁不敢相問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  
 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叙得十分致敬於後之數  
 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  
 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  
 其慎之述其傲宰相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  
 於南者凡三人言以為讒公與張署李錫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



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  
 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  
 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厚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  
 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何以報况在天子之  
 宰乎以情理言則不當傲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  
 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  
 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以才力言亦不當傲夫傲雖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  
 無相先相死之友于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

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賊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以辭勢言又不能傲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

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圍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除不是個人方如是既歷月又有來謂愈曰有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甫與裴公著子其慎歟難不逃其

其傲翰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偕太

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胥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

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慮而望賜做則忠必不至而賜亦不及失所願望多

矣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



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與？  
是個人方如是，傲。料當林必見察。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  
會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能把無理的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傷於讒疾而甚  
之之辭也。受害之深，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誦，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不能自保，孔子曰：遠佞人  
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  
哉。林安保其必不聽信，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  
其人不會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其心不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其時不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

之治。非亂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

非庸亦無。公正則不避讒邪，亦不待遠敦大則有以容而

愛可惑。公正則不避讒邪，亦不待遠敦大則有以容而

恐。不致有始疑，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

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無益以有讒者可恃也既累月上命

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于其危，

相合處更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單傲一人猶在今二公合處而會

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放宰相又放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非狂或喪心者何苦逢人便傲則吾乃今知免矣在正

林西仲曰宦途中相傾軋只是行護一着公之行事無可  
指摘但以文名之盛坐其目中無人傲上不恭理似有可  
信况權貴口受詔諛習為固然一聞其傲於言必不暫容  
而加察古今宦途名為畏途皆以此也是篇分五大段驟  
閱之似平直無波細味其中每段皆有許多曲折總是一  
片變讓畏讓之心前思後想不能放下因而自駭自解忽  
得絕處逢生之機謂可微俸望外亦無聊之極矣悲哉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名結柳作車陸行縛草

為船水行載糶與猴所費牛繫輓下引帆上檣遠行三揖窮

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糶根有行日吉時長利行四方有日子飯一盂子燮一

觴攜朋輩侍去故就新為別駕塵囂風與電爭先路上子無

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已上送屏息潛

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嘯若啼若歎

毛髮盡豎可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惑亂不定

幸文也



狀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總敘相子在孩提吾不  
子愚七歲能文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從子初進士試  
門神尸靈我叱我呵也羞詭隨志不在他不取固此子遷南  
荒熱燥濕蒸滿易我非其鄉百鬼欺凌不取固此太學四年  
朝糞痔鹽兩番為惟我保汝人皆汝嫌不敢以人自初及終  
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  
子信讒有間于予也有日何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與臭  
香糞囊可捐捐我單獨一身誰為朋倚子苟備知可數已  
不望為朋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已上言

久陰為相助若機閱被人識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  
破則不敢復謂願受逐也  
也耶子之朋倚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是五各有主  
張管五私立名字取五振手覆羹轉喉觸諱動輒凡所以使  
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立志使人容貌詞氣  
下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圖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以既  
為姦所欺為恥又不忍加害于其次名曰學窮傲傲與名摘  
姦乃愚人所為也朋倚  
扶杵微輕其粗而高挹琴言執神之機合眾論而持其又其  
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以白嬉又  
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有德而無報外利居衆後責



在人先謂避而禍速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心肝企  
足以待窶我儻究與恨而巳朋儻凡此五鬼為吾五患  
飢我寒我興詆造詭能使我迷人莫能開自巳迷亂即有入  
聽若上信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朝暮  
之還使然耳其之為明不極也巳上言本單五鬼相與  
數鬼之名論鬼之為明不極也巳上言本單五鬼相與  
張眼吐舌驚主人跳踉假什行定避而抵掌頓脚之徒勞失  
笑相顧失計人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  
小點大癡復來句久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大享用豈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時乃與天通大本領  
可易得

得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糜所以謂之天下  
知子誰過于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千古只有五個謂予不  
信請賈詩書詩書所載皆以窮後名于後主人于是垂  
頭喪氣掃却用上手稱謝感他傳燒車與船遣之廷之上座  
且會奉之矣

林西仲曰此與進學解皆公坐柳澗事再為博士時所作  
與楊子雲逐貧柳子厚乞巧同詞為後此段成式兩窮送  
窮粉本總因仕路滄蹇抒出一肚皮孤憤耳篇中層層問  
答鬼本無聲忽寫了無數樣聲鬼本無形忽寫了無數樣



形奇幻無匹其智窮一段所謂為姦欺不忍害傷似指柳澗而言以坐貶所由自強為澗所欺不忍其陷于罪以故疏叅刺史也未段純是自解占却許多地步覺得世界中利祿貴顯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個窮鬼是畢生知己無限得力能使古今來不得志之士一齊破涕為笑豈不快絕

鯉魚文

李本無祭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

衙推或作牙推預軍事官名如

李愬署鄭注為牙推是也隱示弓矢從事之意俗本作衙推誤秦濟人名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

潭水惡溪在州城東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

澤即孟子所云網罟刀以取刺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通篇大題驅而出之四海之外此土之意四海之外句

為下文南徙於海伏豚言由澤之產本以遂民生若有反為

民害必不容於先王之世隱隱見得下文驅令徙海乃遵先

王之政非一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

以與蠻楚越如用未吳楚俗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



章三才  
漢更遠  
所此言  
之罪以  
下文正  
內皆撫  
近甚揚  
也心提  
貢賦以  
至此計  
字作一  
潮乃聲  
與命官  
緊按雜  
此土句  
來治此  
民安此  
民耳二  
句一非  
讀以治  
而鯉魚  
膠然不

哉湖在嶺之外海之內較江  
漢更遠尤為後王棄地也  
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

所涵淹所以肥其身卵育所以種其子孫  
此言聲教不及之地卵育所以種其子孫  
自後王德薄至此責其既往

之罪以起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  
德不四海之外六合之

內皆撫而有之能遠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以四海六合

近甚揚州為大禹足跡所臨湖亦揚州  
刺史縣令之所治出

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非棄與蠻楚越

至此計三十四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  
此土也子至此言

字作一氣讀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  
此土也子至此言

潮乃聲教所及之地鯉魚何可刺史受天子命  
守此土此土

與命官雜處頃一句承上起下刺史受天子命  
守此土此土

緊按雜處頃一句承上起下刺史受天子命  
守此土此土

此土句來治此民安此民耳二句一非讀以治  
而鯉魚膠然不

安溪滯脾然張據處食民尚熊豕鹿麋  
據處據其所處之險

畜食人家所養六畜也熊豕鹿麋山澤中自生之物也  
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  
雄言若安於溪滯之

害吾之為治可以不必較也今乃膠然如此  
刺史雖弱亦

是刺使欲安溪滯魚欲害民與亢拒爭  
刺史雖弱亦

安肯為鯉魚低首下心他他現現為民  
吏益以偷活於此耶

如仙恐親親現現言恐懼而坐視也  
日刺史受天子命

至此言所以不可雜處之故雜處則勢  
不兩立依下與鯉魚

從事且承天子命而來為吏固其勢  
不得不與鯉魚

非也言我豈樂與鯉魚爭論是非  
但以承天子命而來為吏

勢不能舍此他往以避鯉魚也  
欲得兩全惟有鯉魚避命吏

法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  
頑不靈對看

湖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有海淹邪鯨魚育之所矣朝發而夕至也去此上又今與鯨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徒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史務限期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以舉其期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是明與刺不然則是鯨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是愈然夫傲天子之命史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言有知無可免於罪法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弱矢以與鯨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言不受辱必受殺矣強弓弱矢尤甚於網羅獨力也自鯨魚有知至此為之

處分徙海應上駟而出之四海之外句

林西仲曰鯨魚為潮患已非一日若果可以驅殺前此刺史當有行之者矣海既可徙則溪潭必與相通至當徙時猶能作暴風震電則神靈亦與相護雖有強弓弱矢試問何處下手在昌黎作此文時豈能料其必徙萬一不徙等之兒戲矣不知天子有道山川百神無不享祀効靈鯨魚乃為民物之害與天子命吏抗拒縱倖道於人誅亦難逃於鬼責故篇中段段提出天子忽又插入天地宗廟百神之祀句來以為悚動篇末把有知無知二意雙敲尤為妙



絕蓋鱷魚雖惡物實是靈物自知為人神所不容若據此  
 不去以為有知造罪既不可居以為無知陷罪又不願受  
 則南徙一普豈待材技吏民從事而後決哉然非平日實  
 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者雖有此篇妙文  
 亦未必信乎豚魚令邪不于正如此所以披翁作潮州廟  
 碑言其精誠可以馴暴亦根平日浩然之氣來可謂昌黎  
 知已但生物無致祭之理豬羊之投所以為餞送文中只  
 用告字並無祭字故李漢編入雜著不列祭文卷內後人  
 不知此意把題目硬添一祭字今依李本為確

明水賦

李本作外集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黜說日擇土曰吉不  
 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取其不可以贖斯用致之于天凡非  
 其事信美其義惟也不易知以制祭月實水精故求其本  
 也湖有大小月有虧盈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書云元首明  
 德此言于衆德之中取其最尊于是命焜氏候清夜周禮之君  
 者而名之也點出明水來歷于是命焜氏候清夜焜氏以  
 鑑取明水于或將祀圓丘于後冬或將祭方澤于朱夏焜氏以  
 月以饌祭祀或將祀圓丘于後冬或將祭方澤于朱夏焜氏以  
 天夏至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自冷視  
 地之時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自冷視  
 而不見謂合道于希夷不見希夷之迹挹之則盈方同功于造化



神之所為應于百生于無明水從無而自生形象未分徒騁離婁

之目當應之時如羅奧索位珠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及

忽遠承上拋之則盈而既齊芳于酒醴名位詎比賤于潢汚

左傳漢汚行潦之水可薦于明德惟馨出書佞功不宰不長而

鬼謂德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以其道可苟失其道殺

出老于德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以其道可苟失其道殺

牛之祭何為祭天地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已上言祭祀

之意不引而自致人力不行而善至自易雖辭麩藁之名造未參

物之官處樽彝之器又可用光降于國魄殊匪金菴之露佳也漢

武王懸承設飲之掌出白方諸也印鐘乍似戲人之淚外有較

人水橋如煎其眼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則制以陽燧取

能承其語此賤汚句夜寢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

而申其清夜可貴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罪然而

騰精而申其清夜可貴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罪然而

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而浪生則盈二句而申

形其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道同則

相從空則鶴鳴在陰之理不謬有子易和之虎嘯于谷之義可

無碍故則鶴鳴在陰之理不謬有子易和之虎嘯于谷之義可

崇虎嘯則谷風生出于淮南子句若同類當空之感應足

以驗聖賢之無黨以不藉僕列他味知天地之至公之以其味

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幸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月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者幸希



薦于廟中

不但祭天地可用而巳也  
上四句以作賦正旨結之

林西仲曰此貞元八年應進士試之作也。明水名方諸水。周禮承水于月陳僂爲沝酒取其清明純潔敬之至也。陽燧取火于日謂之明火皆以供祭祀考工記云銅錫相半謂之鑑燧之劑是火爲燧水爲鑑或以方諸爲石爲大蚌爲五石鍊成皆非也。搜神記云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按此則所謂水火鏡是矣是作借明水以自况而以祭祀喻國家之用人言其稟受至清至貴常見用于世也。上半言其然

下半言其所以然甚有筆力。時陸贄主貢舉試題用此賦及御溝新柳詩二十韻。同榜歐陽詹李觀崔群馮宿李絳王泚庾承宣齊季若賈綬原羽皆一時之選。八稱爲龍虎榜則本段所云同類感通之說公已操其命中左券矣。嗚呼文衡一席非聖賢之無黨天地之至公者豈可謬居哉。

以補其靈矣矣言所感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感依乃其亦  
自爲也竟能能使冥靈易口美從龍歸曰龍其從之矣也

爲聖計也

爲聖計也  
九







其意謂臣生于蓬蒿乃君所錄用其才皆未必能勝于君然君得是臣之後建功立業而臣之才亦有以自見是臣因君而自見其才若君之才原非因臣而始見也但君不用臣必無所賴藉以成其功業則求其所賴藉實自為計非為臣計矣然其中有聲應氣求自然之理有聖主必有賢臣蓋君擇臣臣亦擇君也文及五轉亦如游龍天矯變化莫測

馬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認得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以其知馬故能用馬所以難得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

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良馬無以自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

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

能千里也養馬策之不以其道不知其食之不能盡其材不知

其施鳴之不能通其意不知其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鳴

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無伯樂故馬得快甚



林西仲曰此以千里馬喻賢士伯樂喻賢相也有賢相方  
可傳賢士故賢相之難得甚于賢士若無賢相雖有賢士  
或棄之而不用或用之而畀以薄祿不能盡其所長猶之  
乎無賢士也淮陰侯遇漢高鄒侯謂僅以為將亦必不謂  
蓋非大將必不能成大功非為尊官厚祿計也未以時相  
不知賢士作結無限感慨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自知本領無多不需為有餘上厥聞四馳

名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亡聞病其曄曄名太盛昔者

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惡舉愈尊不急于名其法更矜汝

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人急以勝汝非其父汝非

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人求名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

不寤以及於難勢必招尤取禍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

既寧終莫能戒禍息而故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

亦安然辱而不知悔取禍固其宜矣敘作箴之意



林西仲曰此所作五箴之一也士生斯世立名原不可少  
 惟有其實而名自從之病在一個急字蓋急則揜人急則  
 欺人人必不肯受人之欺受人之揜皆取禍之道也禍至  
 以為悔何如禍未以為戒若聞戒而不知顧是自納于  
 禍而已立名者宜以此箴為當頭一棒至所引子路有聞  
 解作著聞之聞似以未之能行何作不稱其實看昌黎所  
 註論語此類甚多然皆奇合不可拘朱註而嘗其謬也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耳舉腕于篋月且十五  
 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每逢朔望視其物撫其子追  
 想平日音容而悲之蓋鍾情  
 之極也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無補  
 于死者善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  
 不窮也輪迴之說極西之方有佛焉河彌其土大樂名淨親戚如  
 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遊度使生樂土  
 而免輪迴所益者武君慨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謂非明理  
 者所當行既又逢月  
 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篋實篋中所  
 藏之物也抱嬰兒以泣且



始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句又安知其

不果然乎思○高○明○人○作○佛○事○悉○蹈○此○解○于是悉出其遺服

柳佩合者十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

之初○尚○大○韓○愈○聞○而○弔○之○曰○其○過○悲○可○哀○其○從○哲○哲○分○目○存

丁寧分其○其○怨○不○見○分○不○聞○死○本○莽○誰○窮○分○本○源○洞○其

生其死總○無○處○歸○西○佛○分○道○了○愆○不○過○通○一○念○以○安○塞○悲○分

慰新魂明○知○是○矣○且○借○世○以○生○者○之○悲○使○病○嗚○呼○奈○何○兮

弔以茲文阿○者○本○出○十○無○可○奈○何○而○弔○者○資○又○贊○不○得

林西仲曰阿彌陀華言無量壽淨土所謂極樂國也釋子

修淨土者只念阿彌陀佛臨終佛來攝受得生其土見彌

陀而開悟與衆禪較論別是一個捷徑但世俗于親死之

後延僧誦經超度冀得往生何異饑時求飽使人代養若

謂欲藉經力即楞伽亦言文字無自性此理可以決其必

無者武侍御初不聽所請因鍾情太甚身濱于危于無可

奈何中忽作世俗之見圖所謂佛不過欲借此自解其悲

是妄是真皆置勿論其曰安知其不果然意可見矣公絕

不與較論是非止明言其以妄塞悲而弔之以文所謂黃

葉止兒啼之意為情癡開一方便法門並不提及死者之



有益無益。儒理佛法。兩不相悖。而群兒誘惑世俗。伎倆不  
攻自破矣。余嘗謂修淨土者。無論茫無所得。即臨終見佛。  
亦往往有著妄見。妄之病。蓋佛說是經。因學者情染未忘。  
心無所寄。不至散亂。必入昏沉。故令其一心念佛。時時收  
束。時時提離。一切境界。仍是心光變現。不須計度。猶叅話  
頭者。見金字。充滿世界。非實有金字。特來攝受。迨瓜熟蒂  
落之後。見彌陀者。所以自覺開悟者。所以自悟。以凡所有  
相。皆成虛妄也。念佛之說。亦所謂黃葉止兒啼。以妄治妄。  
方便法門耳。不意為此篇一語道破。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

累有焉。難世其家。皆以本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

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尚者。未嘗肯出仕。捨不得

以未學為今上初故宰相。常爽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

爽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

誦書作文辭者。爽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

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爽加敬愛。諸生皆推服。詞文

佳。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得肯出仕。於建中貞元間。余就



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聞巷問詹之稱於江南也久

其文真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京師人知

詞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定交自後詹

歸關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關中時為然

其他時與詹離卒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

然後夫之故余與詹相知為深遂成知己已上詹事父

時肅孝道仁於妻孥於朋友義以誌無所氣醇以方容貌疑

疑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身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白道讀

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其文詞有本提出慈孝二句十五

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

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盆

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應上於朋友義以誠句嗚呼

詹今其死矣有下其死之詹聞越人也再提一句

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東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

為父母榮也木為父母計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不以老故

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亦有離憂其志樂

也父母之樂不在離憂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所以捨

孝非忘父母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京師著名

章文起



其德行信於朋友

收上真一段雖唐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

能如此亦可為父也榮不在得位也且慰之已唐之事業文章李

上引死後遺其出外而仕之志邦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餘哀以傳於後

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唐志云所以樂為志死後能

解其父母之哀所以成其志也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千奉以行

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不仕必朝事

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父母之心以樂命

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來傷人悲之何為

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病中有壽命

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外死與家山川阻

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身死而魂哭泣無益

兮抑哀自彊解父母之悲哀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

亦難忘以卒唐志

林西仲曰歐陽詹文詞秀出獨破閩俗之見離親遠仕閩

人未嘗不斥以為非及仕路不遠天死異地徒棄鄉井而

聞人又未嘗不傳以為成是篇始稱其文名之盛繼敘其

品行之優末推其所以離親遠仕之故實體親心而行所



謂養志之孝。可以傳之無窮。死猶不死。較之終身卑閉。其  
滅無聞者。相去萬萬。雖為其父母。舒垂老之悲。實為磨解  
死後之嘲也。玩篇中先提出閩越人。不肯仕外。及哀其死  
又再提閩越人。句便知此意。却。不露跡。所以為佳。

獨孤中叔哀辭

眾萬之生。誰非天耶。皆有主。明昭昏蒙。誰使然耶。孰代他分。

賢不行為而怒。居何故而隣。耶。何方稱得。天之好惡。皆

有來。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隣。耶。何方稱得。天之好惡。皆

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賢耶。賢。何方稱得。天之好惡。皆

惡與彼若懸耶。非。或天別有一。種。是。抑。若。茫。無。端。而。斃。寓。其。間。

耶。不。或。天。夢。夢。全。非。或。天。別。有一。種。是。抑。若。茫。無。端。而。斃。寓。其。間。

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清。息。已。上。言。車。叔。不。當。遽。死。而。可。哀。個。

濯濯其英。睇睇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平。日。文。行。之。明。且。

目在我耳。嗚呼。遠矣。何日而忘。思。念。無。時。得。釋。也。已。上。言。已。



所以哀  
之情

林西仲曰：讀書記所載彈碁一節，則知公與申叔相交甚  
狎。想其平日文行皆優，不能遂其志，且不得壽以死，故以  
此詞爲抒其哀也。傍頌絕不提起申叔一字，只將天道不  
可知處反覆推闡，且爲普天下人抱了許多不平之恨，則  
申叔之賢自見。末畧點出平日所見所聞不能暫忘之意，  
卽交情之深亦無不見。省却無數拖沓話頭，比歐詹哀詞  
另是一格。總之昌黎爲文，篇篇變換，不比今人無論千百  
篇，止有一枝筆也。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  
士通篇結穴，在此句。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獻歎  
而不可禁。虛以感字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  
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承。今世所稀，句敘當秦氏  
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擻擻，而不能脫夫子於  
劍鏃。豈所實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橫所得士，不但不能爲  
死，非士不堪用。蓋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



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但有能得士之高義。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聽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結上取酒林西仲曰。以千百年前喪敗武夫之荒塚。何關於人。乃殷殷陳辭薦酒。豈不拙淡。蓋是時退之試宏詞科。不售。三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灑耳。玩今世之所稀。何自見中良。以為橫能得士。而士不能免。橫於死。歸之天命。見得有橫之高義。便足焰耀千古。即千古而下。皆樂為之効命。不得較論成敗之迹也。寓意最深。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以所報月日不符欲審其實故遲遲若此下文乃能二字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蓋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建中人名遺往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致祭。故曰遠。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叙早年相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惟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叙十二郎一身關係韓氏



其重便已妻絕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始相其後四年而歸視汝離而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賈墓遇汝從嫂喪來葬離而又二年吾  
 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離又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  
 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離不能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  
 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離能復合吾念汝從於東東  
 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自來  
 以後論難易而合離雖相從終非久計故嗚呼孰謂汝遽  
 去吾而歿乎至此方是永離無再合之期嗚呼孰謂汝遽  
 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

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口輟汝而就也

又將上文相離處追思補發言以年少必不去年孟東野往

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

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余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

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又將上文

處追叙前書言已之衰頹臨之後恐忽死於外使孰謂少者

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

傳之非其真耶承上文作驚疑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

乎一可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二可少者強者而天歿



長者衰者而存全乎疑三可未可以為信也本以少長強病互  
此却補出盛德純明二語 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  
伴講純為下段布置之地 其嗣矣汝之純明空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  
止就上文補出盛德純明二語洗滌却不提起少長強病字 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埋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樣轉輕用壽不可知四字帶過 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  
從信轉到疑來用三箇字帶過 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根上衰不久存句今年死而有知

其幾何離離字應上相離言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

窮期矣若無知則悲且無多而不悲者終古汝之子始十歲

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

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雙提彼此之子皆少汝去年

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

至斯乎此段叙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發以六

月二日映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

日如映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



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段叙發今吾使建中祭  
 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言問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  
 終喪而取。以來。三年。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即取來  
 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祭。事之。詞。止。此。吾力能。改葬。終葬。汝  
 於先人之兆。兆。先。兆。然後。惟其所願。遺。孤。遷。其。塋。後。復。恤。其  
 者之嗚呼。汝病。吾不知。時。病。上。歎。汝。歿。吾不知。日。野。上。東。  
 一。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以下。似。根。來。歿。不能。撫。汝。以。肅。哀。死。  
 其斂。不。憑。其。棺。方。窆。不。臨。其。穴。方。葬。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  
 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

實為之。其又何尤。之。痛。貴。自己。不當。辭。去。求。祿。併。致。其。天。死。

也。詞。彼。著。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本

亦何心於人世之利。嗚呼。當求救項之用於伊。願之上。以待

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

已。承無意。人世。何來。子女。教。養。不。分。彼。此。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無知。二句。嗚呼。哀哉。尚饗。

林西仲曰。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語。以茲為最。蓋以其一身

承世代之單傳。可哀。一年少且強。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



幼無以爲自立計可哀三就死者論之已不堪道如此而  
韓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祿遠離  
不能送終可哀五報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歿  
可哀六在祭者處此更難爲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  
自己插入作講始相依繼相離瑣瑣叙出復以已衰當死  
少而歿者不當死自一疑一信波瀾然後以不知何病不  
知何日慨歎一番末歸罪於已不當求祿遠離而以教嫁  
子女作結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平叙入總見自  
生至死無不一體關情悱惻無極所以爲絕世奇文更按

篇首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必有所  
據公兄會爲起居舍人無子以弟介之長子老成爲後卽  
十二郎也公所依嫂鄭氏乃十二郎嗣母耳介次子名百  
川亦無子十二郎生二子一曰淵一曰滂滂又爲其兄百  
川之後十九歲而卒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俗所傳韓湘  
子疑別是一人偶全姓名者太平廣記只載韓愈姪能種  
花有雪擁藍關之驗亦未嘗言其名湘爲愈之姪孫也秦  
嶺乃南山之脊在西安府藍田縣藍關卽藍田關與南方  
何涉小說支離附會何所不至可發一笑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儀文展祭于  
五官蜀客之柩前洛陽人官止與平尉嗚呼君適至于此許  
多可吾復何言不堪言不忍言且言之無益若有鬼神死後  
悲處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身存一日當恤其家一日嗚呼君  
其能聞吾此言否能聞則知尚饗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儀文展祭于  
五官蜀客之柩前洛陽人官止與平尉嗚呼君適至于此許  
多可吾復何言不堪言不忍言且言之無益若有鬼神死後  
悲處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身存一日當恤其家一日嗚呼君  
其能聞吾此言否能聞則知尚饗

林西仲曰公詩有贈孟東野房蜀客云君門不可入勢利  
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是房君乃東野一流人  
物負才不遇而死也生前舊識死後郵其妻孥以慰其魂



于九原此等高誼令于載下窮途之士讀之輒爲心死計  
全篇不過三十六字可與祭十二郎千百言並讀總以其  
情之真摯能通鬼神而貫金石初不覺其詞之短耳

祭侯主簿文

嗚呼。淮子文學。今誰過之。才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行之我  
狎我愛人。莫與夷白。始及今二紀。於茲而最久。我或爲文筆。  
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審其實而後代書我釣我遊莫  
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動靜無不相依。人句皆二朋  
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于子無適不宜。以不能兼用者而棄  
我而死。嗟我之哀。而巳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  
有誰。所以哀者以少年舊交皆誰不富貴而子爲羈于國子  
士簿秩甲祿。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力不能子之方葬我方齋  
薄若蠅旅。然我無利權。雖怨曷爲。爲爲恨子之方葬我方齋



祠思慮者事一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屈于公事不得嗚呼哀哉尚饗不暇也及

林西仲曰公詩有贈侯喜送侯喜寄侯喜及侯喜至等篇且薦之于陸祠部盧汝州皆稱其文行則平日交情自非他人可比是篇把其有文行而不遇處略點在前後面尚向交情上重重叠叠用了許多字我字說得二十分親狎則生不能薦死不能送便見得有二十分悲哀也公文怪怪奇奇此獨平平敘出以其情摯耳

祭大湖神文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甘引殷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肅之

加蓋柱者大湖神曰稍既穩矣而雨不得熱以獲也

水神所以典而者曰稍既穩矣而雨不得熱以獲也

事謹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若以族也

廢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

以應賦稅繼衣食也

失所職也

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

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

卷之八

十一



卷之八

劉雲除卷月日也刻劉劉破也卷月日捲去月幸身有衣口

得食給神役也謂可以供祭祀與神亦相關也充上之須脫

刑僻也應上應賦以福之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儀吹擊

營鼓侑香潔也奏拜庭跪坐如法式也行禮已上皆報不

信常治疾殃癘也行有不報則民有罪常罰而神其尙饗

林西仲曰按廣輿記湖州郡治東西皆有湖而在西者廣

十餘里較東為大封部山川之神在刺史禮所當祭故公

到郡即遣攝尉史盧已代告此乃久雨祈晴之文也厥後

再祭致謝而城隍神界石神亦各有文一篇皆言其祈晴

得晴之意文內且有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之詞則此番城

隍界石皆曾致祭想其此一篇妙文也農桑為衣食之本

乃賦稅所從出不根泊爛而蠶篴亦忌濕過此六月即再

種再育勢亦無及不得不祈勞頭直起直落別無閒話異

樣急切次自責祈祐末以報賜收束融成一片其鏗鏘組

練則千古常新矣

華文也 卷之八 三十三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不足輪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極靈通得夫當其夢時有樂  
 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即生前以為悲樂者至死時亦不  
 大矣夫覺等語得凡物之生不願為樹以此不才人犧尊青  
 來世化得奇妙凡物之生不願為樹以此不才人犧尊青  
 黃巧木之災雖美亦失生也子厚為叔文所引亦因其有  
 將名故以木災為失身之喻子之中葉天脫翰後得居  
 天從之莊子脫化得奇妙子之中葉天脫翰後得居  
 者然之玉佩瓊瑤大放厥辭而又能富貴無能廢滅誰紀  
 祭文起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不足輪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極靈通得夫當其夢時有樂  
 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即生前以為悲樂者至死時亦不  
 大矣夫覺等語得凡物之生不願為樹以此不才人犧尊青  
 來世化得奇妙凡物之生不願為樹以此不才人犧尊青  
 黃巧木之災雖美亦失生也子厚為叔文所引亦因其有  
 將名故以木災為失身之喻子之中葉天脫翰後得居  
 天從之莊子脫化得奇妙子之中葉天脫翰後得居  
 者然之玉佩瓊瑤大放厥辭而又能富貴無能廢滅誰紀  
 祭文起



子之白善表表愈偉高此其可而不用世功業可立就一斥匠勞觀縮手袖問子之文章而不用世功業可立就一斥不復羣飛刺天無才之人成羣偏能高取爵位此其可悲者之制曾如制帶天子之視人自以無前功業可立就一斥不復羣飛刺天無才之人成羣偏能高取爵位此其可悲者告諸友以倚厥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指遺徧後為記何者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不可恃余豈可保能承子託余命我非我敢承汝身後之猶有鬼神寧敢遺孽自念子承歸無復來期再設祭

棺前矢心以辭以祭為別且明此心生死嗚呼哀哉尙饗

林西仲曰子厚卒于官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時公方調

袁州想歸葬時取道於袁故得躬詣棺前致祭開手彼此

不敘官爵以明千古性命之交與自己骨肉無異親狎之

至也其大意謂人無不死即生前之窳通得失可以付之

夢覺不足輕重所痛惜者以蓋世文章竟不能供國家之

用實因前此為才名所誤以致一斥不復反不如碌碌之

徒得以致身通顯使人皆以才為戒耳未以生死相託之

情自矢不負一片血淚不忍多讀







卓夫  
人地  
之惡  
一席  
守隸  
防夫  
舫頂  
交路  
若而  
吐路  
洞庭  
漫江  
枯天  
無壁  
臥  
風濤  
相逐  
中作  
霹靂  
追程  
百進  
船箭  
激南  
上湘  
水屈  
氏所  
沉  
二妃  
行逃  
淚蹤  
染林  
山哀  
浦思  
鳥獸  
叫音  
子唱  
君和  
百篇  
在險  
水行  
同悲  
君止  
月縣  
我又  
南逾  
把艤  
相飲  
後期  
有亡  
知不  
後此  
相見  
之期  
或有  
感無  
此把  
龍期  
宿界  
上一  
又相  
語自  
別  
幾時  
遠變  
寒喜  
枕臂  
飲眠  
加子  
以股  
上至  
是相  
遇僕  
來告  
言  
虎入  
廐處  
亡敢  
驚逐  
以我  
驥去  
之驥  
所乘  
君云  
是物  
不駿  
亦乘  
亦不足  
惜  
虎取  
而送  
來寅  
其徵  
當有  
離遷  
之兆  
我預  
在此

與君俱膺  
此惡詩也  
子出嶺中  
君嫁州下  
借據江陵  
法曹參軍  
非余  
首重選一處  
實出望外  
因順宗立  
恩赦名  
郴州奇變  
其水清  
寫泊沙倚石  
有遷無捨  
相與而不  
相捨去  
得衡陽  
放酒熊咆  
虎啤不存  
令章獨得  
毛也  
咆啤  
險號  
敷之聲  
令章飲酒  
儀式  
之委舟湘流  
送觀南嶽  
雲壁潭潭  
穹林攸擢  
水滌澗  
避風大  
湖七日鹿角  
地名今岳  
州府是也  
鈞登大鮎  
怒頰豕狗  
怒日狗言  
太湖申釣  
起大魚兩  
鴈高張  
鬱盤炙酒  
羣奴餘啄  
佐酒羣奴  
如豕類之  
怒所以狀  
其肥也  
鬱盤炙酒  
羣奴餘啄  
亦食不盡  
走官階下  
首下尻高  
下馬伏塗  
從事是遭  
江陵

寫一路同樂  
走官階下  
首下尻高  
下馬伏塗  
從事是遭  
江陵



車少走其禮卑屈或途遇前導伏地以俟其過及過乃子微  
其從事之人長官猶未至也徒倉皇而已寫得好笑同遷但  
博士君以便已唯奉使人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得相見亦始  
題不及此已分教東生元和初公權國子監博士二年君  
上供政自會長安帝沛內古雍州之域兩都相望于別何  
掾雍首為各府之首解于背而逢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有將暫別猶冀解于背而逢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開死休不復宜有相思要腹具祥吞聲無處刑官屬郎引  
章評奪張遷刑部郎引法令權臣不愛南昌是幹  
道難容又勅外明條諫獄臣不愛南昌是幹幹切也烏  
在度州刺史外明條諫獄臣不愛南昌是幹幹切也烏  
州刺史以不欲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  
民稅錢罷歸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

尹道君平生所不好者當日屢以正免身伸事寔竟死不昇  
孰勸為善又總敘而深惜之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走出洛下從裴度哭不憑棺奠不親命不撫其子葬不送塋  
望君傷懷有恨如瀉送死送葬皆以公事銘君之績納石壤  
中愛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予  
鑿衷代作誌銘可以與祖考事嗚呼哀哉尚饗  
林西仲曰二公交情之深在同官同貶同行同遷不必復  
道第張公為人生持正到底屢蹶不移薑桂老而愈辣  
與昌黎聲氣相投所以關情尤切耳篇中步步細敘其宦



途潦倒之兄與往來山水之奇離合悲歡之意能令千載而下猶宛然在目令讀者欲驚欲怒欲笑欲哭所以人不能及至于摘詞做詭練句鏗鏘則刺技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祭女孀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如以潯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

四小娘子孀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當作值吾南逐亞潮倉

黃分散即日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料不能汝視我

面悲不能啼死期近而蘇淚俱出我既南行家以隨謹有司

人家不可留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水寒傷汝羸肌一我死

賦頓險阻不得少息致死不能食飲又使渴饑致死死于窮

山實葬其命元和十四年三月二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以不

此乃理之常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死而死已上致其不當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韓文公

子之死可哀草葬路隅即寒道棺非其棺失周身既瘞遂行誰守

誰瞻相視魂單骨寒無所託依為侶人誰不死于汝即寬知不

汝得何罪死後猶受這等冤苦冤字帶我歸自南及臨哭汝

說在此妙絕已上敘子葬非其所我歸自南及臨哭汝

便道汝目汝而在吾服傍汝顏我視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可

猶言豈可忘也應上逢歲之吉長慶三年致汝先墓河南之

驚憂及悲不能啼句逢歲之吉十月四日致汝先墓南陽韓

是保已上敘尚饗林西仲曰女孀僅十三齡而殤若具達觀未嘗不可以修

短之數置之所可痛者因病而別因別而悲復因迫遣而

受饑寒勞頓似可以不死而死者及死後草葬客路魂無

所歸無異流放是明明以已之冤為其女之冤矣骨內鐘

情至此安能辭其責乎發而歸之先墓或可慰亡魂于九

原也段段說來無限酸楚不忍多讀

卷之八 韓文公 韓文公 韓文公



果也。到因持水。無則頰。不感。遂。歸。于。其。丘。萬。年。
 之。事。出。矣。出。潮。其。貴。平。獨。而。就。之。決。墓。近。河。懸。于。談。于。水。
 西。嶺。其。異。諸。然。以。地。以。占。之。變。愈。其。丈。之。廣。矣。骨。肉。離。
 愛。難。壞。難。離。則。心。以。不。孤。而。孤。香。英。英。英。草。華。青。難。離。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

射馬公十二兄之靈名總字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好本

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報初試天意所以佐戎滑

臺貞元中辟署滑州貞元中辟署滑州姓南仲不法坐臺州別駕適

彼既開餽既跋躡盈珍入用事親察使顯而不踈也跌

乃得其地刺史穆贊德會冕高且死而釋于泉于虔始執

郡符元和中遷遂殿交州再遷安抗節番萬觀察使去其

螟蠹蠻越大蘇俗僚安之擢亞秋官朝得碩士部侍郎人



謂其崇我勢始起即所謂將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  
以副經紀十二年兼御史大夫穢彼大魁厥勳孰似元濟丞  
相歸治留長蔡師為留後節茫茫黍稷皆實棘茨鳩鳴雀乳  
不見梟鴟度使彭義為淮西尋羅淮西節惟蔡及許舊為血  
仇許時屬宣戰命公并侯耕借之牛來其巧矢禮讓優優  
武改黃州易蔡鎮之功始沐年皮厥墟腥臊公往滌之  
使也惟樂郊為耶曹飛天惟東有綱宋克惟西有虺王庭  
顛覆朋隣我餘有幾滿道惟東有綱宋克惟西有虺王庭  
斬其脊尾使不能岱定河安惟公之趨也已上昔治耶之美

功帝念厥功遷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遷戶部度彼四  
方孰樂可據計固久顧瞻衡鈞將舉以付尚欲惟公積勤以  
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謝世賀門未歸弔盧已萃未燕  
于堂已哭于次連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俱從征且死且生  
誓莫捐棄交情歸來握手曾不三四還期會不濡翰酬酢  
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未得盡情奠以敘哀其何能致足不  
死致哀于嗚呼哀哉尚饗  
林西仲曰公與馬僕射為至交故能敘其畢生事蹟一毫  
不漏其組織鋪排字字古奧但于上下縫接處畧加一二



詔勅勅又覺一氣流行看來仍是作碑銘頌贊手筆末自  
言不會滯翰酬酢文字昧者以為無因唐突按史稱馬僕  
射好學雖官務倥偬未釋書卷論述頗多公詩集中亦有  
酬和蔡州天平見寄二作則平日以文字相傾倒可知非  
出于一時賣弄之言凡讀古人文字俱當互相參考如此  
此尚友之第一義也

韓文起卷之八終

韓文起卷之九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應運與之  
男沅芷之  
全校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泛叙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泛叙古  
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

祝融次班列也。舉表南海神位號。按山海經云南方祝融

通紀之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註云火神也。疑南海為其所司。非禱

祝也須知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

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祝稱呼也。王制



詔勅勅又覺一氣流行看來仍是作碑銘頌贊手筆末自  
言不會滯翰酬酢文字昧者以為無因唐突按史稱馬僕  
射好學雖官務倥偬未釋書卷論述頗多公詩集中亦有  
酬和蔡州天平見寄二作則平日以文字相傾倒可知非  
出于一時賣弄之言凡讀古人文字俱當互相參考如此  
此尚友之第一義也

韓文起卷之八終

韓文起卷之九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應運與之  
男 沅芷之 全校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泛叙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末致祭  
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

祝融次班列也舉表南海神位號按山海經云南方祝融

通紀之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

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祝稱呼也王制



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謂視其今王亦爵也而

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

俱改從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

海神加號之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叙廟地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

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問叙本朝致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

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

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

久叙向來刺史故明宮齋虛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不推牲酒

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其獻薦裸典俯不中儀

式表不堪吏滋不供執事神不顧享自風惟爾發作無節人蒙

其害親祀致衰海神貽害民生總為一大以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前尚書有奉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孔公名彥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

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畢盡不為表襮欲叙其事神必

先叙其治人乃作文不易定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至更以時告公乃齋被視開營琴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白○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  
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觀冊所署且述冊中之詞  
文○明○其○當○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  
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與上委事公逢陞舟風雨少弛權夫  
奏○功○去○陰○解○駁○日○光○穿○瀟○波○伏○不○興舟行安省牲之夕載賜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概稱密也○五鼓既作牽  
牛○正○中將入廟供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  
聽○位○各○執○其○職與上吏慈牲肥酒香醇爵淨潔後四何對看  
降○登○有○數與上為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惟懼惚畢出

蜿○蜿○地○來○享○飲○食與上神不顧享對看且寫出神享情態  
出○呼○祭○闕○廟○旋○艦○祥○風○送○颿○旗○旛○旄○麾○飛○揚○曉○鷄○鏡○鼓○嘲○轟  
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壺○長○魚○踴○躍○後○先引導乾  
端○坤○倪○軒○豁○呈○露軒高也豁平也乾坤乃天地之性情天高  
意○此○歸○舟○之○安○也又為出海洋中風日佳景  
神○靈○擁○護○亦○是○從○孔○公○祭○則○愛○福○意○中○想○出祀之之歲風  
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與上旨風怪明年祀歸又度廟  
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與  
明○宮○齋○廬○二○句○對○看禋文原為治廟明年其時公又固往  
而○作○只○帶○叙○在○此○不○待○另○提多旨方明年祀事○已上叙孔  
不○懈○益○虔○歲○乃○大○和○盡○艾○歌○詠公對能親祀且治廟見其事



神以該總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微免雜罷衣食於官之可

去者從汰完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絕相燕享有時賞

與以節省廉公藏私畜上下與足留心經於是免屬州負逋

之緝錢計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

困不能償皆以吟之謂舊欠疑此項向屬加西南守長之

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厚官屬懲不辜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胥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

原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慎遠人刑德

流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民既饒裕

非土著者又不使失所其效自然如此○已上叙事神治人

其可謂備至耳矣全篇感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為

於民之願是回護法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神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天子遣吏愾

不躬正自今公向委別獨明用享錫右我家邦神享而災惟

明天子惟慎厥使朝庭不我公在官神人致喜公能治人以

海嶺之陔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當廣其澤於天公

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其行而又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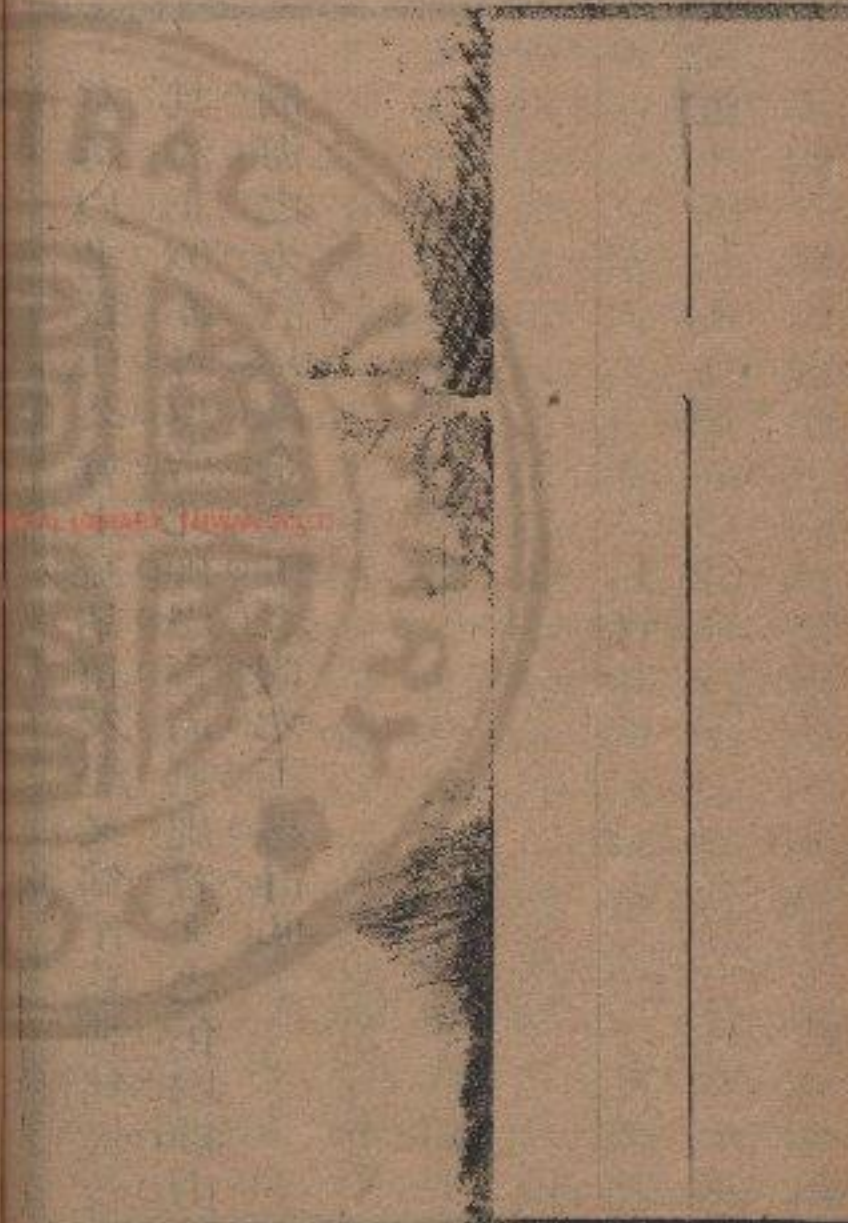
林西仲曰題是南海神廟碑文却是孔公重脩碑記不但



記重脩一事且純是孔公廣州德政碑也開手說南海神  
 最貴本朝祀典最隆而前此奉行不虔亦為孔公作一及  
 觀話頭次轉入孔公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分叙二大段備  
 極贊揚即舟行致祭往返海洋鋪張許多興景總言其有  
 誠必格雖寫神靈亦是寫孔公也若論廟碑正格末段許  
 多政績不應一齊捲入故昌黎因於叙政績之前加蓋艾  
 歌詠四字末又云威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是明  
 明以稱頌之詞借百姓之意作個卸擔之法謂非恐涉于  
 獻諛而然乎按孔公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嗣為尚書

左丞以老致仕公會上疏請留及薨又為作墓誌銘皆敘  
 其清正似亦可以當此碑之言而無媿若文之佳以排山  
 倒海之力濟以敲金戛玉之韻尤不易得也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

在岳州湘陰北五十七里今湘陰屬長沙

出廟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不知立自何代故

神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

碑出考圖記言漢荆

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

年武帝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與圖記互異

而所立之人姓名又刻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

缺便伏下當別立碑之意

二女舜妃者也

風聞博古以此為對出史說劉向鄭佐亦皆

以二妃為湘君

廟碑之說一人而離騷九諷既有湘君又有湘

岸文也

廟碑之說一人而離騷九諷既有湘君又有湘







如從堯道正統之失其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  
 是事所以正統之失其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  
 舜之聖而益自扞而下如鳥張翅也舜浚井二女教以鳥工謂  
 謂謂區容出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方能居  
 如能從下昇也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方能居  
 位以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二妃自當為神不今之渡湖江者  
 莫敢不進禮廟下必論其死在泥湖不在沅湖也○已上言不  
 為神之故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  
 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屬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渡以  
 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地柳廢瓦於刺史王堪既修長

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此愉字因謂曰巧我

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不可不愉曰諾既

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已上言立碑來歷

林西仲曰按公脩廟致祭之時本欲再刻舊碑而銘其陰

因舊碑多破落其文不可盡識恐失其實故作是文而刻

石也全篇引証辯駁而以二妃有功于舜即有功于天下

當得廟祀之意倣個結局看來以謀語舜如列女傳所云

鳥工龍工之說亦未必不涉於荒唐故用既曰二字輕輕

提過即倒入人之所敬即為神之所憑以明廟當修而碑



當立不然無可下手處也余嘗謂禹既攝位征苗書有明  
文巡守亦無不可相代司馬涑水已辯之矣因禮記有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之語後人遂以征苗巡守溺死沅湘紛  
紛附會奏合不知禮記亦出於漢儒補輯而成其中不無  
傳聞之誤且以理揆之卽世俗三家村中情癡婦女亦斷  
無年登百歲猶奔馳七八千里外追夫不及投身波流者  
堯聖帝之佳配乎若孟子則云舜卒於鳴條考鳴條岡在  
夏都安邑西北所謂造攻自鳴條者舜都蒲坂與安邑俱  
屬平陽帝記言河中有舜冢河中卽蒲州也此理有可信

者卽呂覽路史皆謂舜葬于紀紀去安邑僅兩舍耳然則  
山海經所載蒼梧山帝葬其陽丹朱葬其陰恐彼地或別  
有一蒼梧山隨代異名非南方之蒼梧亦未可知不然何  
丹朱亦葬此乎困學紀聞云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  
城載在方域志雖未必非附會合總之舜無征苗巡守  
之事則二妃之至湘水自是不根而世代荒遠無可考據  
辯之亦不可勝辯昌黎止川皆不可信四字作斷言却多  
少葛籛但爲神之靈可以無遠不至原不拘定死葬於此  
方得廟祀於此也非見理者不能道矣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

然先舉其相而社祭上稷祭穀句能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

主祀事起下又其位所不屋而壇擊動下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然不盛又其位所不屋而壇擊動下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獨盛句能棄以功孔子以德因

自有次第哉異言其所以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

祀如堯舜句能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

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于堯舜



東云味  
名之九

遠者此其效歟上文分出功德此又言功德亦有郡邑皆有

孔子廟點出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

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能修

州出處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

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

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變遷博士弟子

必皆其人廟中之又爲置講堂此又經營于教之行禮肆習

其中不役于置本錢廩本令可繼處以守之計正爲廟計也

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禮之盛句者老歎

嗟其子弟皆興于學不其矣矣鄴侯尚文其于古記無不貫達

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贊贊鄴侯侯有有益益于于政政乃乃作作詩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守夫子生師所處亦

窘寒暑生師指博士弟子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

誠用勸堂有揭揭元哲有師之尊揚揚高出貌元哲指顏

群聖嚴嚴大法以存群聖指本朝天子言嚴嚴致敬之意重

道大法至像孔肖威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國家大

今存也法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贊始始出

法法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贊始始出

林西仲曰此李繁至處州初政也若敘夫子之德從何處

第... 卷... 十一



說起看他單就廟祀上把社稷相形一番輕贊二語便轉入修廟來省却多少閒話按繁爲泌之子當陸贄坐貶後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盡數延齡過惡以泌曾薦已使繁繕寫入疏繁徑以告延齡致延齡先詣上自解而城亦遂以得罪則繁洵姦人之黨史亦載其才警無行卒致以捕盜爲舒元與誣陷賜死大有玷于其父者矣碑中但言其尚文貫達古記絕無一字及其素行與南海廟碑之贊孔幾者迥別知公于此有微詞焉古人爲文不實輕假如此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翳爲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咸有大功二國世

封同立功同秦取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

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媿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已上言秦雖昔徐處得地中文德爲

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于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

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即八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

忘歸俱出穆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之

依



如主奉之如神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  
 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  
 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于仁義北走彭城武源山下今徐州百  
 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縣石為室  
 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其民亦始  
 騎王章禹祖孫相望已上言徐偃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  
 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此練字新闕處與上  
 不同而秦後迄茲無闕家天子相繫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  
 與暴之報自然異也已上又將秦漢以後出仕之多寡衢州

故會稽太末也衢在春秋時為越西鄙故曰會稽民多姓徐

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龍丘今龍游縣或曰偃王之逃職

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衢州所以有

或曰徐子章禹既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

即其居立先王廟云衢州所以有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

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故前番廟屋立碑

夫當新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

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與廟相春行視農至于

龍丘有事于廟為民思惟本原曰故制物樸下宰粗陋低不



足以揭虔妥靈○不足申敬安神也而又梁桷赤白墜剝不治○音修  
級夷○善方曰嶺墜落也闕像之威黑牀就滅○點深黑也○舊藩拔  
慢祥慶弗下州之草支不獲蔭麻余惟遺絙而尸其上不卽  
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有其力而不以備廟神司其乃命  
因故為新聚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  
序應○人皆以祭祠宗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厲穀果  
完實○見神之靈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  
京師歸而饒之于不辭曰

秦傑以顛徐山遜綿秦鬼久飢徐有廟存○以秦五毅婉婉偃  
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不曉樂也不仁者未有自初  
桓命○虎吞諸國而其實幾姓○姓子姓猶歷短詈長有不償亡  
歷與歷同二世而亡故曰短為謀其利害孰與王當○又五較  
姑蔑之墟太末之甲誰思王恩立廟以祀○指衢州立王之問  
孫世世多有○名公巨人唯臨茲邦廟土實○指為衢州堅嶠  
之後達夫廓之○堅疑前刺王叙萬年如始○指奉祀達夫之  
有奉之知新○新者王孫多孝世奉王廟○指奉祀達夫之  
來先慎詔教○發號施盡惠廟民不主于神○恩及于立廟之地



之維是遠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也

仁孝振聲歲時舉祭亦所以宜寵其人以及後生惟其仁孝

當加庇併佑民故曰仁孝王雖古誰充也王死于仁彼以暴喪以仍

及子孫也文追作誅刻示菹菹以此文追稱其行實使菹菹于

法結形文追作誅刻示菹菹古知死同而仁暴之報異可為

主始附句妙應林西仲曰穆王去成康未遠無桀紂之失德因淮夷率九

夷以伐宗周命徐子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為天瑞

乃僭稱王是欲乘穆王西狩未歸教有窮氏距河故智也

謂之行仁義可乎朝徐三十六國不過九夷之屬惑于魚

帛狐鳴謬相推戴仍是前此附淮夷作亂舉動非以其行

仁義而輸服也楚奉王命致討自知罪無所逃力不能敵

而走死彭滅觀其將死之言曰吾賴文德而不明武備故

至此蓋悔其不能圖其民何嘗有不忍之意新莽假仁假

義猶可以風示天下稱功誦德彼出蚩者誰與辨此隨之

萬數斷無有如夷齊輩任內也立廟既有乖于祀典而廣

輿記又載墓在嘉興不知衢州之有廟助于何時大約因

徐姓繁多好事者附會虐工以致官茲土者改之于前而

新之于後耳此等題目最難着筆妙在拏定史中行仁義

新之于後耳此等題目最難着筆妙在拏定史中行仁義



三字扯同姓之暴秦相形臨深為高便有把柄因將衢州  
有廟作兩處案隨例入改作脩葺俱托之達夫追思本原  
之詞亦不言其當立不當立非有渡水不濕脚之才未易  
辨其銘詞補出加惠于民不主于神之意尤得大體至  
于文詞之工實兼西漢兩司馬之長矣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丞相以其官最尊不敢總敘也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

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魏博節度使原名興元朕惟弘正先

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魏博節度使原名興元朕惟弘正先

權不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魏博節度使原名興元朕惟弘正先

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至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

寵嘉之忠孝二字是以命汝愈銘之特褒揚以榮欽哉已上敘

惟時臣愈承命憚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



女子起  
以才不勝任為辭  
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  
天子實命其史臣克名史臣作為駟駟泮闕之詩魯頌使聲於  
其廟以假魯靈引詩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  
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謂假其靈也而臣  
適執筆隸太史為史臣之職所當為奉明命且承其命可以辭已上敘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今承  
故為魏博諸將為牙內忠孝畏慎好本田季安卒元和七年其  
子幼弱用故事代父河懷讓年十人吏不附迎弘正于其家

使領軍事十卒請弘正籍其軍之眾為兵與六州之人魏博

檀相之戶口也魏今大名府博今東昌府具屬

廣平府衛今衛輝府檀今密雲縣相今彰德府

繕冊歸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與內方諸州同守朝廷

用為帥已上敘弘正歸期之功為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

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待立廟祭三代有廟

京師會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廟祭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刺史府君祭二室廟祭兵部府君祭東室廟祭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追言全御于大寧燕盜以驚狃于宴安

亂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諸營鎮收安史餘黨號登元和大聖



救營憲宗經風揮日舒威順指令音無不帖服如夏蜀樂業魏音業  
士嬰兒戲兵指使吏戎愁毒莫保腰頸音家臣將士則以愛憎  
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弘正晨入府數千  
留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書曰天明其善束縛弓矢考校度程法  
提壇籍戶來復邦經還國家帝欽良臣曰維錫予謂其難得  
為幸嗟我六州始復故初五十年始得告慶丁宗以降命書節度  
也用告慶句與旌節有籍豹尾神旗率兜鍪以長魏師衛儀  
廟祭相映妙與旌節有籍豹尾神旗率兜鍪以長魏師衛儀  
之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歸美人帝曰俞哉  
維汝忠孝為忠為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兵部尚書德娠賢配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音王乃陰與寇

連遜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寇不可進其執以來用裴均之

計密示吐突承璀但不測以調起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

而縛之承璀以神象兵馬為宮使與從史對營詐其下皆

甲以出操兵趨薛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

命從有賞敢違者斬于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敕

亂之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

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欽定治詔贈其



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  
點出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牧民之長曰常伯司而先  
 夫人無加命號名差甲于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  
 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祭不分自左領府君而  
 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自會祖起另作新主入廟已上  
 供無贈則知其父原有功于國應得追贈但因其公而得開  
 于朝耳立廟之舉亦出私意或使人請于上併贈其母故三  
 室同祭種種與因弘正不同文中以贈其父暨後在治河陽  
 之後而以意享用且曰二字輕輕帶出其贈母一節乃歸之  
 軍先竊議語聞若全出于朝馬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  
 廷之用意者回護得法馬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  
 姓苑各在萬者存名在齊有餘枚鳴昔人皆為大夫以材

秦有獲名為大官以力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今屬江西

處北者家張掖今屬陝西或入夔狄為君長漢烏桓與匈奴鮮

烏氏歷敘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高其子曰

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曾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

書諱承珙字某字德潤烏氏自喜齊秦大夫以來皆以

材功穎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總敘結前伏後開

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犛丹為幽州節度使趙含

犛丹于從戰捺祿走可突于犛丹牙官也二十年從王律裴

兵出其有敘之可突渤海擾遼西樹焉寇往來故俗本將

于遠道力戰之功渤海擾渤海二字粘上句讀下去擾海



二字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計四百尚書領所部兵

塞其道壅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也綿長也壅欲其

深累欲其高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以不

所以塞之也故○利武之功黑水室韋界外別種地近陝西以騎五千來

屬麾下邊威益張懷遠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為仁智

思明判官掌書記承珙其裨將也肅宗思明復叛取其在謀

至德二載全說之使降○化逆之功思明復叛取其在謀

後但既降而使人謀殺不可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

以訓先敘在此亦是回護處承恩密告其子事發殺書坐死者二百

夷尚書獨走信都太守馬承恩密告其子事發殺書坐死者二百

節度使使圖思明承恩歸密告其子事發殺書坐死者二百

餘人承珙奔太原○守正之功披謀殺思明乃承恩事承珙

不過逃死耳然欲敘承珙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

得不說其與謀又是回護處承珙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

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州衛

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即以其能用之雖未究其所

名將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今屬陝西年

若干即葬于其他已上單敘其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

某官銘曰烏氏在唐有家于初起家于左武左領二祖紹居相繼中郎

少甲屬于尚書祖之立功無多而名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有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致祭以安先靈以祿厚爵故也作廟

天都以致其孝有祖左孫爰製其報京師又云誰無子其有

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對對越也言世人有好子孫纔念

昔平盧為艱為瘁父生平歷盡大夫承之危不棄義此甲士

不以生死為意得子如此方四方其平士有意息來觀來齋

謂之有人富貴又在第二義四方其平士有意息來觀來齋

以饋黍稷言今當太平將入親而齋或廟祭也

林西仲曰烏河陽如何比得田魏博雖同立廟京師其實

邇不相侔蓋追贈乃父為尚書以乃父生前官爵不償其

勞而已即云其以廟享未嘗明言當在京師亦未嘗明言

當三代並祀也雖唐有二品得祀四廟之制從未有四廟

中祖無追贈且不得妣為配者三室同宇河陽先有一番

遷就回護矣但不提出二祖名節則入廟無因苦在不便

突敘看他把烏氏世派遠敘來帶出二祖在內末段只

單敘乃父功蹟則此舉專為乃父一人而二祖入廟出于

河陽私意已可槩見至銘詞內但言數備禮登絕無半字

道及天子許其立廟京師以還他一個致孝便了此等文

字當看其步步遷就步步回護純用輕筆惟恐一字著紙

也千餘年來讀者皆與魏博廟碑一例看却把用意處盡

韓文也

韓文也

韓文也



行埋沒豈不可惜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點出明年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

日得壬子春分之當祭期率宗親子屬用少半于三室會祖祖考

魏博碑文既事退句言曰嗚呼遠哉維世承之久相傳德襲

訓集余乃令有濟謂之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

詩載烈象容此其功而其矣以飭雅昧于長久幼雅愚昧之

以恐其忘所自唯敬繫羊豕所以告幸有石如其碑文者著先

人名迹因為詩繫之語下達也于義其可俟祭日為樂之

雖然余不敢借詞必屬篤古而達于詞者遂以命愈

當行也

三

三



愈謝非其人。不獲命碑文之詞。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舉而

歷疏與其世系。居起周歷漢魏晉拓跋魏周隋入國家以

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于公也。所以

逢將承應者逢迎也。將奉也。皆盡其功。有榮有諱。而綴以詩

條已上敘作碑文之意。自謙其語曰。對樹舜後陳樹立陳公

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

袁氏其本所。春秋世陳常壓于楚。與中國相加尤疏加猶。袁

氏猶班見可譜。常居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

郡袁氏陽夏陳郡陳州。博士固申儒過黃唱

業于前轅固齊人。孝景時以治詩為博士。至司徒安懷德于

身袁安字邵公。居洛陽大雲閣門。僂臥三袁氏。遂大顯連世

有人顧不絕。終漢連魏晉分任南北。始居華陰安府。為拓跋

魏鴻臚七代。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六代

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書

三

高南州生常陽令諱倫于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

司馬諱知依祖。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

名已上考高曾祖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



皇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再咸寧備學而貫  
 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又比三世宜  
 達而空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已上將高祖考所以助躬公  
 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唯將  
 相能致備物安以分言不可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再待觀言不容  
 在慎德行業治所事日業圖功裁名以待土可載成也以功  
 名可其盛矣朝命之無細大無敢不敬畏之順將無早夜無敢不  
 思之業治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承應本領自侍御史歷工  
 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

將軍由甲而鉅莫不官稱猶言稱職也遂為宰相以贊辯章

能發河山于解席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略苞河山苞為席之優  
 而禮可及皆將矣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其如其志此世不遠  
 適如其願矣又垂顯刻以致無怠飭雅非于可謂大孝顯親  
 之大考者為之述其辭至此畢于詩曰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固司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出易經言艱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固司

徒任德忍不鋼人安官屬言不忍鋼人于聖世收功厥後五  
 公重尊後京彭湯賀四世孫故曰五公晉氏于南東來處華下  
 陰鴻臚孝侯用適操捨適于用不南州勤治取最不解上功

陰鴻臚孝侯用適操捨適于用不南州勤治取最不解上功







將相以有廟祀自首至尾無一句不是歸美袁公也即銘  
詞敘作廟之美致祭之誠備極鋪張亦所以形容袁公之  
孝若廟之立乃請于朝碑之立出于已意一曰以待上可  
一曰于義其可却顛倒穿插于前後無迹可尋比之田魏  
博烏河陽另是一樣作法至其摘詞練句古雋豐腴出入  
經史亦非淺學者所能解了也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華州華陰縣今屬西華府大

父知古祁州司倉屬保定府祁州之屬也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

衙前兵馬使平盧軍在永本職位至特進公下隋唐為文散官檢

校太子賓客東宮官唐制置四人凡言封弘農郡開國伯唐

庶姓卿士亦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封並世掌諸蕃互

無官士備偶二字亦非時稱也所奏功績已上敘家世加世

市職事恩信著明藝人慕之字功績已上敘家世加世

其安祿山方為平盧節度使兼范陽節度使且明祿山之亂  
公年幾二十餘年句十進言于其父曰夫人守官宜不得去

卷之七



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從○難○其○父○為○之○請○于○戎○帥○邊○方○遂○率○諸○  
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取○其○變○服○詭○行○密○其○日○倍○百○  
里○取○其○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金○吾○掌○徵○循○  
一○人○為○左○右○金○吾○衛○大○將○軍○賜○勳○上○柱○國○楚○寵○官○之○名○後○世○  
散○官○也○初○受○官○爵○武○寶○應○二○年○春○實○應○諸○從○僕○射○田○公○  
平○劉○展○宗○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又○從○下○河○北○  
史○朝○義○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李○希○烈○之○亂○李○勉○  
之○亂○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烈○希○烈○三○年○從○  
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汴○州○為○希○烈○

復○尚○在○前○至○是○年○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方○兼○汴○州○刺○史○  
劉○洽○死○其○將○李○萬○榮○遂○洽○子○士○寧○自○為○節○度○榮○病○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俱○文○珍○等○執○而○歸○京○師○已○上○總○敘○四○  
十○餘○年○中○事○平○授○御○史○大○夫○前○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  
從○軍○勞○績○事○平○授○御○史○大○夫○前○食○實○封○百○戶○王○室○之○難○既○平○以○所○  
賞○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加○得○祿○仍○歸○于○家○為○  
其○有○世○掌○之○職○欲○往○任○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其○事○也○  
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唐○制○庶○姓○卿○士○功○業○  
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唐○制○庶○姓○卿○士○功○業○  
虛○名○無○食○虛○邑○白○三○百○戶○也○男○爵○至○三○千○戶○字○至○邑○也○玩○一○自○  
承○襲○過○子○爵○五○百○戶○伯○爵○七○百○戶○侯○爵○千○戶○公○爵○真○食○五○百○戶○終○  
千○五○百○戶○可○知○與○上○文○十○五○遷○句○同○一○法○也○真○食○五○百○戶○終○



凡食實封者給緜帛每賜爵遞加一級亦不得自食其所  
馬凡食實封者給緜帛每賜爵遞加一級亦不得自食其所  
一總敘出彙作一段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墜城守  
不漏不碎何等華力必完功之臨危蹈難獻歆感發勇氣之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之謀  
奇不畏義死不榮幸生志之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  
言上天將帥皆始終相信而相安故能保功名于不墜  
力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亂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  
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  
公終而後復其族焉此處方顯出姓因國史中前後嗣子通  
王屬長祚通王屬仍其者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子開封縣

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敘非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  
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殖有男四人女三  
人教李夫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  
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總敘雍夫及前夫人同仁  
均養親族不知異焉總敘二夫人之君子于是知楊公之德  
又行于家也一筆兼收上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亂山感泣辭親從難于秦趙維茲爰  
始遂行其事從軍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或隨人攻牢保危之功  
爵位已躋凡十既明且慎終老無墜得保功名魯陵之問蔡



河在側封縣燕燕孝子思顯勳績請銘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人為後

林西仲曰清邊之封其取義實在諸蕃互市使彝人慕其

恩信之意乃楊公畢生功業爵位却在從難及事平歸家

未嘗盡得邊方官守遂爾告殂故開首將其父行實內加

世掌二字而以事平終于家五字相應則知辭親從難乃

出于自己官守之外較之諸將校子弟尤為難也篇中段

段總敘結構精密絕無紛雜破碎之迹末點出德字作眼

可謂備極經營之巧名詞亦醇雅確切卓然不刊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

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家大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爽四代而至冀

公欲細敘冀公其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問開元

蕭關今在陝西受賜更名原名劍客明皇以其書於太史

志其治行靈州郭子儀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觀察江淮享

有不祗紹開厥家伏後代此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

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敘父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

應得用大臣子謹飭實可任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遷刺虔州

應得

三十一



初交起... 卷之九

任割餘旁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貞元四年析零都置安遠

色人等便於受治此豎敗灘石以平贛梗道通舟陶甕而城罷

人屢築刺處之功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紫金

遂臨于濫再築隄樂成橫陽界中樂成今樂荷二邑得上田

除水害之利濫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啟

利廬州任又甃其城人不歲苦割廬之功入為尚書職方郎

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任四遷

宜欽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任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

以廩餼人儀者誠其牛值蜀關誅伏法行軍千五百人於蜀

奉命李錡將反以聞奏之置鄉兵萬二千人以為錡反命

將期以卒救湖常也約坐牢江東心名救湖常實使坐守江

害錡以無助敗皆錡方命將錡子良等取宜州作響山亭營

軍左右宜以河封內權丞相善之鏡其說響山石文刻石

之嶺居宜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

千者八十萬觀察宜池之功昔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

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出時價廉而入故在所人不

病饑而官府吝積兩歲無難得食樂歲不病循官所以官民

積皆非出於橫無所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

以申主文倉庫之說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

卷之九



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致仕後仍其歲九月望薨於

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蓋曰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

人榮陽鄭氏禔辛年既何其子臨漢縣男貫長子與其弟賞

貞名弟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

使怨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作銘之山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自小邑發襄陽繼大啓慶白躬慎飭于

虔泊溫厥緒既作刺起以及職方遂都邦伯嶽池李錡見營

事下完上實應餘人而積師於其鄉鄰寇逼屈通而屈營

居響山墻屋脩施作喪功刻表丞相之辭錢權公受代而家

敘疏及邇在家疏遠者錄而敘病不能延食祿率爾以其凡

代大家維難其保以難故既願顯者遂其志戒於終咎

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界後承莫不率守孫謀之善子有墓

于原維樹在經樹立碑文在以告無期不知葬之月日故博

士是銘時公復

林西仲曰襄陽只是謹飭有餘歷官累遷畢生無阻迫去

任猶加高秩家居猶享厚糈葬猶膺美謚較之乃父冀

公尚進一等若論其所建立不過築鑿陶甃平倉價置軍

營差勝于素餐溺職而已並無有奇功可以及冀公之萬

三十一



一者卽出鄉兵救湖常一節時常州刺史顏防已斬賊將  
李深湖州刺史辛秘已斬賊將趙惟忠而李錡卽爲羣下  
所縛實未嘗資外救也按李鄴侯再相德宗言大曆五年  
避元載爲觀察江西魏少游判官冀公與元載厚及代少  
游心常畏之襄陽從中調護卽日加屯田郎中賜服金紫  
因其謹傷無過遂得累遷是朝廷原爲鄴侯報德起見初  
不計其有功無功也奈碑文中此意不便提出只得把冀  
公成績點染生色於前而以襄陽所當爲之事分外鋪張  
謂其有賴於人併作縣安遠行軍入蜀出於朝命徵發者

俱算作他實落經濟扯草湊籃買菜求益以爲若無是功  
必不能副是寵出於無可如何之勢耳但開手點出謹飭  
二字銘詞又用克慎二字相應以免於終咎爲主絕不言  
其有功於國還他一個真面目而以冀公就功之艱相形  
見其得之獨易此則其斟酌至當處要知公爲碑銘墓誌  
如寫真妙手任其人之所欲布景設色或濃或淡紛紜參  
錯而面目意態總不爲添減分毫也若練局整雅琢句堅  
凝尤見鑪錘獨步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榮陽索上河東今平陽府蒲州

又名河中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

軍韓愈刻其墓碑護軍官名即護河東節度之軍也曰司馬氏遷江南

東晉有鄭裕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

魏為榮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後世南祖之鄭入唐

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利州屬興元府今漢中於公為曾祖是生

撫俗為泗之徐城令今屬鳳陽府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

戶曹參軍敘祖父三代作三樣句法鄭氏不止一族即南

族亦不止一孤故用兩有字提出本孤是用字翻



處酌公諱儵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  
 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之質之美。以鄭氏既衰而復起決  
 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之能字是一篇之線故逐段點出  
 初在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貢入應進能第  
 上下以實不妄不徇情而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助討  
 戶曹嶺下涼涼地入西戎在此番所取自景谷徐城三世  
 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藝葬索東三世五喪會  
 內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

處存此志非一日也上致收葬先墓之其後為大理丞太  
 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司封主封爵者亦

則掌文官階品朝集錄賜給能官舉其名其官守以著其名

職五任之德宗晚節儲將于其軍以自備以公為河東軍司

勸起下文最能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無心乃寬廉平正

馬河東軍最能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無心乃寬廉平正

上下之間者若用意貞元十六年將說死舊節度即詔授司

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北都留守官職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史士心道段扼

何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何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之平正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媵之大  
燕媵媵美戲也省校講民事施罷不竣日地終事日竣言勤  
於從事不見用能以十月成政征就寬軍給以饒實廉之  
有了日也上致在河東軍自為司馬以至為十七年疾廢朝夕病在官  
大帥皆能勤于任職而著其效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  
能按期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  
目亦用不能二氣應贈尚書右僕射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  
上敘卒葬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報功  
有加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  
外蘇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言後此無

也得吏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  
樂而不厭者適意之平居龐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白號白  
雲翁靜心之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  
意情之周已上敘平日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  
載皆有支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  
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出仕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  
人凡三男五女因盧氏所生二女前朱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子之有才學子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  
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功立不得常患貧無以奉所欲  
得享不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無與貧之患矣詞中勤  
主腦直括而會不得須臾有焉惟盡其勤水常有雖然觀其  
通篇大意而已若觀其所已立之效則嗚呼哀哉勤于為  
所既立其可知已功德及人又彰彰較著  
自顧其若而病死為可悲也  
以散體行文作系奇甚也  
林西仲曰鄭公一生本領只是一個勤字歷任雖多其功  
業在河東軍尤著所云寬廉平正得史士心又是勤中大  
作用也惟其勤故其事速而效亦速計貞元十六年至元  
和八年為節度共十四年前此為軍判馬又約有數年是

任事最久為勅最甚而國家倚毗最大軍民受福最多故  
當其以疾薨上下遠近無不哀悼者此耳篇中逐段以能  
字作線見得實有才能小用大用凡所著之明效非幸而  
成末敘出平生處已待人見得無賴於已有濟於人出於  
天性自然非勉而致至氣詞特揭出勤一生三字為通篇  
眼目且推其立意與世俗仕途中人情不同不用贊語却  
用哀語其實哀之正所以深贊之此龍門扶風妙筆也

韓文起卷之九終

韓文起

卷之九

三





京  
丸

名  
文

三  
一







3

韓文起卷之十

韓文起卷之十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受業徐時浚仲宜  
男 沅董之 全校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文章最難在起平此七字聖○子○神○孫○繼○繼○

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

內○外○悉○主○悉○臣○則不容竊據拒命可知已○上○言○天○高○祖○大○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俱全至○於○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葉○牙○其○間○此語語詞聲肅○業○代○宗○德○祖○

韓文起









使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

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以烏重胤充河陽懷曰弘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以蒲弘為漢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

以李道古為曰愨汝帥

唐鄆隨各以其兵進戰以李應為車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

師諸軍討淮南四年不克慶請往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度獨不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

伏下責戰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命知樞

謀直慰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

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

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已上十一節皆前後命將庚申予其

臨門送汝御道化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

郊廟祠祀其無用樂表上之憂勤非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

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三人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李道古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李文通愨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擒了士良陳

李祐用其策戰比有功愨功獨虛叙留下文十二年八月丞

等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職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  
其衆洄曲以備賊將董重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指李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李愬戰功已上敘諸將戰功幸已悉  
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事畢大饗資功師還  
之日因以其人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  
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處分淮西罪人事畢冊功弘加侍中  
繆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

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  
工部尚書領蔡任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謂裴度既還  
奏群臣請紀聖功破之金石立碑原是紀聖功冊功事畢皇帝以命臣  
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全付孰居近土襲盜以狂言不應有造  
在玄宗崇極而地河北相驕客河南附起注四聖不宥屢典  
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計不能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  
以車爲卒賜糧供德外多失朝曠不岳符百吏怠官事忘其  
舊名分既帝時繼位頤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謀討既

帝時繼位頤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之詞既



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各路淮蔡不順自以  
 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叙元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滿青李師道刺客方職未利內驚京師蔡公上  
 言莫若惠來高霞萬大敗于鐵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  
 德以訖天誅裴度言兵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  
 汝功勅弘為諸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總  
 前後兵將之總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雲蔡卒大窘顏胤拔勝  
 之郢陵鄖城來降鄧懷金以郢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  
 勵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趙命裴度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度以鄖城為治所盡捕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蔡精兵皆在河曲李額額蔡城其疆  
 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  
 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寬其兵蔡  
 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濟其民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民始知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  
 肝而起左餐右粥民始知為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給復淮西二年免勞州來歲夏稅蔡人有言始迷  
 不知今乃大覺自帝有恩言至此皆遂生蔡人之實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



順族誅。願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  
 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  
 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時潘青李師道等尚抗朝命。忽借蔡  
 外生動此千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憊。天子活之。總上  
 古僅作也。  
 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李逢吉等說言師  
 不放不疑。由天子明。以用兵委裴。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歸功  
 既定。淮蔡四彘。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西蔡日來。會况諸  
 濟言外有不盡意。

林西仲曰：此昌黎奉天子命所作。乃全集中第一用意文  
 字。語語歸功於天子之明斷。莊重有體。古雅絕倫。其叙事

段落。非昔人所謂點竄充典。緣典字塗改。謂廟生民詩  
 也。但此碑改用段文昌始末。羅昭諫以為李愬將石孝忠  
 怒其歸功裴相。以愬功與顏胤齒因什之事。聞於朝。又殺  
 其吏。天子親訊。命段文昌改作。評者謂昌黎既欠實錄。裴  
 晉公亦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有因。余獨以為不然。細玩  
 叙李愬之功。最為詳明。原與顏胤齒迥別。至叙裴相前段。乃  
 天子命度之詞。在起行之時。後段乃度宣天子之恩。在平  
 蔡之日。皆非言其有功者。惟中段插承相度至師一語。則  
 盡歸功之說。誣矣。蓋淮蔡用兵。當日李逢吉輩皆執以為



不可行。既討之後，猶有屢請罷兵者。故昌黎文中一則曰：一二臣外，再則曰：惟汝予同。三則曰：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四則曰：卿士莫隨。小大並疑，是說也。在昌黎無非欲顯天子之明且斷耳。乃此輩尚欲嘵嘵議論國事，見之能自安乎？夫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前此藩鎮懼討，猶能遣刺客入皇都，殺宰臣而取其顛骨。况舉朝協謀釋憾，何求不得？且以天子萬幾，能使其親訊闕廷，其中必有主之者矣。石孝忠自惟推碑殺吏，既可以結盈朝之權，又有所恃必不至於死，更何憚而不爲？予及讀段文昌所作，則有所謂乃詢

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等語。是明明言舉朝皆欲討蔡與昌黎文大相抵牾。益知孝忠爲李逢吉輩陰遣無幾矣。厥後裴公慕述，蔡邕用兵，天子憂勤，畏懼內印出付史官，上不許亦恐盈朝不自安也。此意雖微，而破按此碑立石河南汝寧府城內，宋州守陳珣磨去，後在仍刻韓文可謂千古快事。李商隱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蓋知其必不得而磨滅矣。孰謂文章無定價哉。



夫人心之所歸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則民不歸。德薄而土不附。小人無德。無德則無功。無功則無賞。無賞則無財。無財則無用。夫德者。政之始也。財者。政之末也。德不厚而財用不節。則民怨。民怨則國危。國危則天下亂。天下亂則禍及萬民。是以君子必先慎乎德。慎乎德。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士附之。士附之。則庶民歸之。庶民歸之。則財用足矣。財用足矣。則民樂矣。民樂則國治。國治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德教被乎遠。德教被乎遠。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德教被乎遠。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元和九年。不。鄰。夷。其。民。動。以。禮。法。二。句。是。三。年。民。各。自。矜。奮。不。自。安。于。鄙。夷。亦。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句。五。皆。矜。奮。于。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于。其。鄉。閭。及。之。言。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于。意。香。莫。不。村。度。而。後。從。于。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于。意。香。莫。不。村。度。而。後。從。事。亦。禮。法。也。已。上。言。若。道。侯。令。若。侯。未。有。凡。令。之。期。民。勤。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是。不。違。于。是。民。業。有。經。有。恒。公。無。負。租。公。知。急。流。連。四。歸。戶。無。逃。樂。生。興。事。民。無。惰。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水際渡頭日步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民得子嚴父  
 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民得所敬  
 樂生與事之效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  
 我侯之至按國之故戶口以備除本悉奪歸之為不能自樂  
 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為不能自樂  
 柳民既皆悅喜得民心已上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  
 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  
 年召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後為神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死既

見形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見夢釋其月景辰廟成  
 景辰即丙辰避世大祭過客李儀醉酒假梅堂上得疾扶出  
 廟門即死行受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  
 其上可謂靈也已見其靈作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  
 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今平陽府解州諱宗元  
 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與上文  
 棄于時三字相應荷敘其辭曰先陳祭品侯之船分兩旗  
 荔子丹分蕉黃雜香蔬今進侯堂以待神格侯之船分兩旗



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柳俗迎神以一人  
 于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  
 于廟望其舟行而未至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以笑見其陸行而至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水可樂不  
 當他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北方益  
 往人常以王叔福我兮壽我鵬鬼兮山之左去其害人之  
 以事儀也崇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稅徐克美兮蛇蛟結蟠  
 者足人之食而伏其稼之物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所得  
 坊本以蛇蛟結蟠喻稼穡之豐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所得  
 始宗以後即當報自今兮欽于世祀事永不替矣應上于秋

詞

林西仲曰以死勤民列在祀典柳侯生前能使蠻瘴邊徼  
 之民化于禮法因而客死為神則廟食一方自不是個淫  
 祀篇中將不鄙夷其民處段段其成效列其事蹟而以  
 為神之靈點綴于後見柳侯不用時一精誠俱在柳  
 州或祈或報必歆其祭而降之福無庸疑也迎享送神之  
 詞逼真三闕手筆人只知起數句上追九歌而不知北  
 方之人謂侯是非何乃用招魂之意脫化而出朱晦翁採  
 入楚詞後語皆以此也募鹿門評其狎而少莊不過指碑



文中見形見夢數行以為怪誕即唐史臣所譏之意拾阮  
千里無鬼論唾餘耳豈定論哉

劉統軍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  
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  
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襲旣葬總照官爵姓名襲葬將反机于京回  
靈几以舍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  
入廟祀以舍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  
顧戀牽連一口言曰情同故言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校德  
焯勤者莫不粗完教較同猶著也焯光勳隱卒崇終有都  
督之諱俱痛之崇尊之也日事時功以苦不可誣逐日所行  
所奏之功在有太史之狀史冊一得太常之狀周禮司勳將  
人耳目間者有太史之狀史冊一得太常之狀周禮司勳將  
韋文也



書日月之旗有謚謚曰威有誅傳之者三有誅傳之者四有函堂之銘傳之者  
以謂之者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蓋可  
保以人所於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捨杖拜曰縱不  
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弟名陽曲之別公祖遷另成  
公會祖考為朔州守名承祖令太原仍世北邊名巨樂其高  
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敘世系居公生而異  
魁顏鉅鼻貌不幼如舒退重遲少長好事志不西戎乘勢盜  
有河外吐蕃因文史本千公雖家居為國嗜噫復憂而來告

邊帥可破之計以策干之不售遂入蜀楊琳為橫巴蜀靡彫  
永貞元年十一月楊惠琳反公由游寄單船論招折其尾壽不  
節度使留後楊惠琳反公由游寄單船論招折其尾壽不  
得動搖歸命琳後來降州公不有功味會請終琳之  
已元伏年三還以民里身好沉河益古有云人職其  
憂無事於國而與國謀任之先已存心于國回獲得妙德宗  
之始建中為曲製起神之表為判官奮筆為檄強寇氣  
死檢李決敗算成後于加指救下漢州戰白塔環有許  
師節陳許公遂佐之累使進營蘇民輒敵多出公畫民苦  
環至五年而民爭累拜耶中進兼中丞雖在陪成天子所憑  
歸軋以勢相傾也



又總上二事斷之○已上蔡卒幸也○圖我許郭○  
 師不卒○堅○勳○勤○將○通○後○勳○急○遠○貌○循○公○為○陳○方○  
 擊○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後○上○官○沈○沈○道○公○為○陳○方○  
 寇○無○所○賴○殺○內○應○兵○馬○使○安○國○遂○不○道○敗○此○還○柵○已○立○陳○遂○安○  
 許○之○半○分○并○陳○州○刺○史○半○不○過○聲○駕○元○侯○通○反○出○以○勢○自○憚○  
 復○入○居○許○為○軍○司○馬○收○陳○許○行○脫○權○下○威○上○心○益○歸○伏○來○歷○  
 得○法○卒○嗣○環○職○上○官○沈○死○軍○中○乘○惡○從○德○命○境○上○史○乃○與○蔡○  
 過○塗○其○榛○棘○亦○相○狙○雅○素○嬉○遊○連○手○歌○謠○而○樂○上○無○可○怨○不○  
 為○此○外○無○與○營○既○長○事○官○日○為○久○俊○之○大○夫○也○止○其○僨○未○

塞○賞○不○僕○射○以○都○都○居○也○理○當○以○卿○相○之○位○處○之○用○東○方○朔○  
 有○功○于○國○之○及○癸○巳○歲○八○年○秋○涌○水○出○益○也○流○過○其○都○破○民○  
 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僂○過○防○斷○不○補○濟○民○於○泉○臣○董○且○疾○  
 老○病○故○宜○即○大○罰○俾○就○也○此○明○結○上○曰○燭○害○大○臣○其○來○允○余○  
 之○思○正○合○平○日○其○可○止○哉○情○不○當○問○此○遣○驛○隸○走○呼○有○中○使○  
 來○長○樂○驛○也○此○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在○驛○起○身○行○矣○即○六○月○降○  
 熱○上○下○歎○施○出○獻○熱○氣○出○楊○雄○傳○施○大○赤○色○公○鞭○公○驅○先○翁○去○  
 馬○以○輿○後○不○騎○公○病○日○惡○不○能○造○闕○患○風○仆○臥○在○宅○閣○有○加○錫○  
 命○為○統○軍○龍○武○之○右○軍○開○元○二○十○六○年○折○羽○林○衛○為○左○右○龍○武○



親近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左僕射。已上敘應各入京加授  
起加授起統軍分統在後同護得體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  
州年六十二年敘卒日奏開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  
公往有命匪後人上以太原人而葬河南自當以其平日  
林西仲曰劉公佐許戰功非不卓卓可紀但其為人負才  
器而急於就功名故以策干遂將不售卽游說楊惠琳  
而佐之及琳誅走脫沈浮河朔間時藩鎮正多拒命曲環  
招之正恐棄才資敵爲國患耳以功累遷陳許軍司馬乘

其帥死乃徇軍士之請自爲留後又與蔡通戒不相犯是  
欲求君相能諒其無他萬不可得也史載憲宗惡之欲召  
入又重生變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名也則憲宗  
疑忌已久而劉公實未之知水災引咎乃大臣之體料必  
有溫旨慰留及中使捧加爵之詔至長樂驛而始悟上意  
只得冒熱而行稱疾臥第繼鬱以死耳在憲宗以得去璽  
針背芒爲幸落得懷朝事贈以安天下功臣之心此當日  
君臣彼此說不出之苦衷也墓碑之作總露不得一毫色  
相看他開手提出好事二字便有若褒若貶日氣葵不恤



緯而憂宗周是亦不可以已乎故於其走脫也謂之還其  
沉浮也謂之臥其受招也謂之起多方掩覆而嗣職一節  
不言有朝命則為自立可知其通蔡一節謂上無可怨則  
上之怨亦可知又以軍心所屬民心所安作個卸擔之法  
備極幹旋至于奉召入朝加允余之思四字見得憲宗不  
日積憂忽得釋于望外加遂行不迴四字見得劉公一時  
套請不意墮入彀中把當日上下互相籠絡說不出的話  
分明寫出又無形迹可尋使讀者止羨其魚水君臣千載  
際遇筆墨之狡獪如此豈非絕作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舉字子蘭謚曰成叙姓名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叙世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于

時年十七八天寶十載紹壽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亂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民之得得開走蜀從天子伏下天

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武國子秘書在蜀

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悉聞追叙伏喪除痛

刮磨豪習委巴于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叙

所學以知人情為重世要為急或有一事侍太妃從天子于



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內而持身外而持官皆截

一○篇○由○是○朝○廷○滋○欲○試○之○于○民○習兼銜行事未嘗實授也練

上元元年肅宗即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歷外任江東新

于兵民間為其畏掠殆盡郡早饑民交走死無弔正當兵荒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拮鎖擴門即時擊去鎖鑰大開城門悉

乘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實余之粟奏報升秩少府以治民

與下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與者與其事非獨在其部告

無事治所遷真于衡遷真調補而實授其職不但法成令修

治出張施聲生勢長不用力而心觀察使噎倡不能出氣欲倡而無可

行者猶食物而宰于誣以過犯御史助之此御史貶潮州刺

史以治民取忌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

所誅之過犯也王之遭譴在理為罪犯念太妃老將驚而成

出則囚服就解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掩其跡即貶于潮

以遷入賀掩其跡至是然後跪謝告實已罪而謝之也引為

上考初觀察使盧使將因長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武岡屬寶

府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又無伎倆于基

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本命以五倍王至則屏

兵欲不戰投長以書中其忌諱乃其陰私必長羞畏乞降狐

之



鼠進退既恐成衆知其忌謀令不可行又恐後有變不免

曹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長壁鞭其門大呼我

曹王來受長降良令安在此十一字是長不得已錯愕迎拜

蓋降其軍此郭汾陽軍騎見回紇妙用也是其用兵之善

太妃薨王乘部隨喪之河南葬孝及荆彼詔責還責其當會

梁崇義反山東道王遂不敢辭以還職而還所部也忠

秩散騎常侍良之功明年李希烈反德宗建中三年李希烈

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爲江西節度使命至王出

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關關白也哀兵大選江州孳能著

職有才者王親教之搏力勾卒麻越之法皆登山涉險對

誅五罪誅責也親教之後又列曹而責之分伍而授艦步二

萬人以與賊選張鋒蔡山蹄之選也張鋒蔡山山名蹄什

險不可攻阜薛言西取州州舟師赤江而上希烈之將引

兵循江逾戰去蔡山三百餘里阜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

茶山拔之希烈兵還故不剽斬之黃梅大鞞長平剽制而平

將韓霜露于黃嶺廣濟嶺對也今掀斬春掀取也斬掀斬水

梅而三縣自平嶺廣濟嶺對也今掀斬春掀取也斬掀斬水

新水縣引嶺擬黃岡嶺取矣筴漢陽州取矣行毗漢川

縣馬沔州又取別路而行還大脯斬水界中兩處披安三縣

披開也開三州連界之縣而安之以拔其州斬爲刺史三州

示恩說安三縣皆安州之三縣漢拔其州斬爲刺史三州



偽判史標光之北山又取別路而行以標 隋隨光化大食曰  
 以食發附賊者皆變其行舊註隨光楷其州十抽一推救兵  
 化指隨州二縣名但隋字說不去楷其州十抽一推救兵  
 州東北屬鄉抽一人推為各州東北鄉之救兵以防賊入  
 也坊本將一推二字作一句讀或以推字解作還開軍受降  
 雅字不但支離即下文救兵二字如何善後之大小之戰三  
 又回至軍大開帳門受賊黨投誠此時善後之大小之戰三  
 兼將撫之無所不盡矣乃明兵之條次也 大小之戰三  
 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軍功民老幼婦女不驚人不傷市買不  
 變不強山之果穀下無一跡 敵其兵相安加銀青光祿大  
 大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荆及襄真食三百 烈之功李希  
 食者實與其謀非虛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 懷光反帝奔  
 加也歷列在四次

州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岡陳西取汝薄東都薄迫也賊勢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距角也牛角也 賊死咋  
 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賊拊死擒噬不能少  
 甚多按唐史典元元年希烈使將杜少誠寇黃曹王阜遣  
 新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十人破之斬首萬級山是希烈不敢  
 復有魏江淮之志次王又龍其緝伊慎王錫則安州希烈遣  
 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王遂別將李伯潛迎擊之于  
 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劉子城下安州遂降貞元王始  
 元年以王為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愬登以隨州降之元王始  
 政于溫終政于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所以無羸  
 也一吏軌民求吏使不參差 使令家聽戶視奸宄亡所宿皆  
 知其念則出于令府中不問急步疾呼以某令素定故 又  
 之外者自無所容府中不問急步疾呼以某令素定故 又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條理世傳為法可以任馬蔡將領將鏐

將潛馬蔡掌幕府之官伊黃借盡其力能力之所及能之所

至而後也。○總敘一生處贈右僕射次贈一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太子太師死後追贈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時徵為少

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司門郎屬焉陳寧授管鍵啓

正寺之少卿李天子族屬以皇族為之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唐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元濟且行泣曰先王討蔡烈

淮西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元濟今荷未久今予亦受命

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今提其師必念先王

碑不刻無文表揚其實有得非竟不刻欲待有子無用辭敘

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貞元八年吾昆弟在求而慕

之語乃序而詩之辭曰太宗文庶共十三人曹王明或亡或微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出於藥王如楊氏於序居末或亡或微

曹始就事封後祿賜再曹之相王畏寒絕遷封高宗詔為巢

遷黔州被殺以得罪於國為材之有不及即是回護處零

王黎公不問僅存公垂拱中並受誅所以謂之或亡子父易

封傑子胤匿免中宗神龍初敗黎國公三王守名再傳子散

王但守容名未嘗立功于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為載之

國不過謂之就事而已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為載之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為載之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為載之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為載之



其國之所以相延不絕者成王之作一自其躬而能崛起文  
以有成王之當典故耳用兵蘇枯弱強綴其奸得治民能蘇  
彼明章武薦峻功各有條次蘇枯弱強綴其奸得治民能蘇  
能弱其強觀蓄也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為宗廟朝王亦有子  
叮囑指希烈等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為宗廟朝王亦有子  
處王之所指道古亦在河朔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  
震賦動而敏于事也升堂之級曰陞陞陞言刻詩其碑為示  
其行事有條次也皆取之舊法而能克肖者刻詩其碑為示  
無止西作此語以為鼓勵是有關係大火字  
林西仲曰忠孝二字是本領治民用兵四字是作用一提  
在前一點在後已有線線在手中間瑣瑣分敘正見其治  
民用兵各有條次而忠孝亦即穿插于其內任他十分高

手總不能布置詳核錯綜變化如此也但用却許多生割  
字樣難於解了而讀者又不能考究全史以致謬誤相尋  
附會百出如蔡山之戰所云搏力勾卒羸越之法不見他  
昔而本傳止載秦兵圍力四字疑京師用兵向有此等名  
色既無可考只當會意乃舊註把羸字解作秦之姓則是  
周末之秦矣又把越字解作勾踐更無來歷率臆穿鑿可  
謂無所不至若所取五州本指河朔安黃隨而言雖安隨  
乞降在後然十九縣內亦有屬二州者故總敘在先以著  
戰功之多下段即用盡輸南州句蓋言前此所未盡者而



皆盡乃補法也舊註又將本段內安字隨字作二州解無  
論文理難通但問下段所云盡輸者更有何州乎甚至討  
國良而投以書因良會受虐於觀察幸京臬即評奏成王  
之人故借以為招降題目且言陣術攻法有必破必屠之  
勢所以謂之中其忌諱其書計六十四字雖曰節文具載  
唐書可據而陳明卿奇賞乃惜此書不傳嗚呼博而能精  
先正猶難言之論古者何可不以為戒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于今為陳之

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敘世公諱弘公之

父曰海為人魁偉沉寔以武勇游仕許沛之間不負魁寔言

自可不與人交舉推以為鉅人長者寔是沉寔官至游擊將軍

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皆以子官所

父併及母者以公起家自身氏故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即劉洽于與有功

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建中二年更沛有沛宋毫穎四

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地廣兵多先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



事親孝謹。備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遊放事出入恭敬。軍中皆目之。便不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了請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仍習騎射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材指付必堪其事。大功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士卒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亂五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崇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自立為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

諸於朝此藩備相沿積弊也

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已上敘弘節度使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哈之以陳歸汴。史作約劉全諒共攻陳許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陳許皆河南境內已上敘弘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嫻而髮櫛之。幾盡。俱亂者已盡誅殺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賊。與亂者亦不命劉錫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揃刈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譁。嗷叫號於城郭者。震賊矣已上

卷之四十一 三十一



誅造亂以杜禍萌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師且  
 告假道無故造言出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  
 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  
 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亦是散布空言欲公曰兵來不  
 除道也不為應有以相待故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也索盡  
 已上敘弘能阻州越境為吉少誠以牛皮鞅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  
 滑過公界懼皆兩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弘能離  
 索師相結之意語暖屬甚田弘正之開魏博即田典以魏博歸朝李師  
 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乃前節

季安從昆弟庭珣之子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守朝廷法令申版  
 命命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王承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  
 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  
 不敢動弘正以濟濟成事也已上敘誅吳元濟也命公都  
 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過北寇指鄭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  
 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  
 侍中而以公武為鄆坊丹延節度使已上敘平師道之誅公  
 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殺之殺遂進迫曹曹寇乞降已上  
 敘平鄆郛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



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  
 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  
 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楛  
 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已上敘弘入初公有汴承五亂  
 之後掠資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克塞至於露  
 積不垣已上敘貢獻之多用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  
 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按史以足疾命中人  
于大體不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東節  
尚小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已上

加之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

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

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

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禰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

某官肅元蚤死公之將薨外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

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已上敘弘張斐沐之南則蔡

吳少北則鄆李師二憲公居間為已不利身佞辭求與

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

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已上總敘居蔡即二寇之間而能自保立願公之為德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人無所滯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敢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已上又總敘政令賦稅喜力能收其德其銘曰不治細微之功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綱狂大也將得其人家乃一榻也其人為誰韓姓許公傑其泉狼養以兩廂盡斬亂兵而桑穀奮張厥壤大豐長得安貞元元孫命正我等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堵岸邊盜連為孽連雄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嚴察其嘽嘽與其親胸左顧失視右顧而聽先事候情蔡先軛鉅三年而墟用兵三年而蔡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元濟窘急常山幽都孰陪孰扶李師道無天施不畱當行者其討不速猶不許公預焉其賚何如功大無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冠平許公來朝車馬



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朝京師而將則是矣相則三公家

宰簡度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以疾乞歸拜上之宅憂公讓太

宰義安蒲坂萬邦絕等以中書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

侯人莫敢振武弟克子公生莫與榮歿莫與令無名刻文此碑

以鴻厥慶後之大其

林西仲曰韓弘以劉洽之甥為軍士所立與諸藩鎮自為

爾後者無異但宣武處蔡邕二寇之間且承五亂之後雖

欲立功報國內外伊難著手此分敘其過蔡邕之兵離蔡

邕之黨扶弱助正卒能取戎首以致天誅而以初受命即

鈞亂卒久在鎮能廣蓄儲錯綜穿插總見其於二寇之間

五亂之後內外均著成績為可貴也末總敘其不受私交

不羅謗宮以致力於外者有其謀復總敘其為治之道致

富之法威福之行以致力於內者有其奉上言其然此言

其所以然方盡得他畢生本領惟是弘為淮西都統時樂

於自擅不願淮西速平索美婦遺李光顏不無養寇要君

之意元濟就縛懼而自將擊李師道亦不無畏罪晚蓋之

心師道函首方始入朝則前此並未入朝可知皆不得謂  
之純臣公從裴晉公往淮西督戰時請傳遠說弘協力早



已窺其心矣。前作平淮西碑，以都統弘責戰益急七字，代為回護，受絹五百匹，恐招物議。上疏題明，故茲篇中只言其功業富貴，不與曹成王並以忠稱，誠不敢再輕假致以諛墓貽譏。後代此則公之苦心也。觀唐史稱其以功名終出於天幸，則知之矣。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點爵名其本出自

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

權氏。楚武王滅其國，敘受姓之始。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秦地，屬漢中，敘里居。

符秦之王中國，堅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翼為左僕射，封

安丘公與王猛薛讚並稱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

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六代平涼曾孫諱倕，贈尚

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字弱夫，武功人，工文辭。卒官羽

林軍錄事參軍，于公為王父。羽林軍十六衛之一也，參軍正八品。郎中生贈太



子太保諱舉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為安祿山幕府欲逃去恐

王舉其又諱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元和中是實生公

教世系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在襄陽

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敘年壽公生三歲知變

四聲千上四歲能為詩便好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

其顏色聲容皆相胡權氏世有其人便孝敬通籍俱借他

及長好學為文孝敬祥順為行之本好學祥順字是服

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李監察御史徵拜博士常朝士以得

人相慶以其好學必改左補闕章奏不絕如言江淮大類譏排

姦倖疏斥姦廷齡城為助以助若是其所以為祥順

處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

天下稱其能是好學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

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

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惟恐奏廣歲所取進士明

經在得人不以負拘之意惟恐不盡是以好學轉戶兵吏三曹

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

以其所歷大任皆以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

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裴拍與李吉甫公既謝辭



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簡節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扶民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德成君不為聲章名不必因善與賢不矜主已功不必自出已上極寫為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郡罷相進扶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矜主已之意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與劉伯芻考定許孟容三十卷又是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雷人治以和簡人以學便內細思不得不如是昔年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日熱卒奏至天子病傷為之不御朝郎官

致贈錫君寵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人心其年

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點葬公由陪屬升列易

無忌嫉者收上文天下下頤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

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頤之罪既

費不竟罪雖寬而宜因賜寬詔慰其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

頗以不憂死收上文亦以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

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

人收上文一段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

人收上文一段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



以能為文辭。揮辭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  
財月出未嘗問有亡費不借餘他及見其真非也收  
 書。財月出未嘗問有亡費不借餘。  
上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貞元二  
 好學。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  
年為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  
漢之世亦甘泉始侯安府以及安丘封公詆訶浮屠皇極之  
 無不存也。甘泉始侯安府以及安丘封公詆訶浮屠皇極之。  
扶筆出晉書昌黎最快心語貞孝之生鳳鳥不至亂時  
 位豈多半途以稅。  
不存以惠厥後  
 不存以惠厥後。  
孫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  
 孫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

文世師之。  
敬祥順  
 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

人所憚為公勇為之。  
功表延齡人所競馳公絕不窺為  
 人所競馳公絕不窺為。

孰克知之德將。  
承上四句德字句刻詩墓碑以末  
 孰克知之德將。

厥重。  
之無窮  
 厥重。

林西仲曰任途中互相傾軋乃其常事不然則附黨聯勢。

或至身名俱敗若循序累遷人皆喜之以功名終惟有權。

公一人耳史載其動止無外飾其蘊藉風流自然可慕為。

貞元元和間縉紳羽儀大約得力於祥順而行之以好學。

雖始進不由科第以文名籍甚為韓洄所倖亦賴有人喜。



爲傳播也。內外歷官計十七遷。轉強半職在文章。莫不有  
祥順之意。其爲相主於寬大。不爲察察名與留守山南河  
南。總是祥順一副本領。以故人皆樂與而無忌嫉之心。若  
罷相一節。實緣憲宗切于求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以李  
吉甫李絳二人持異。權公不敢有所輕重。坐而罷之。非有  
從中排斥之者。但宰相關係天下安危。似不當從事於兩  
可。故篇中不言罷相之由。只敘其入相。以天子欲參用道  
德人。做個大用來歷。因爲其不爲聲章不矜主已。見得二  
相持異。不置輕重之故。卽無技有容。正經道理。妙在前面。

敘助陽城。後面敘救于頔。隨于銘。詞中點出人所憚爲而  
獨勇爲。則爲相主于寬大。以幾教化。自有許多作用在內。  
非世俗所能知。方不涉於摸稜伴食。所以謂之道德人。讀  
者但玩其按針伏脉。先後相應處。則知之矣。次公復爲博  
上時權公方入相。與李吉甫李絳同見。進學解而奇之。得  
遷比部郎中。隨知制誥文章知已。沒世不忘。以此碑爲報  
安得不詳悉。縝密如此哉。







諸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敘親  
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眼目非其身力不以衣食  
為立節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  
平日之行治能自勸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  
學之效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然  
後之行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然  
四年德宗在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  
潤橋以東津軍手東潤橋  
不以一錢假人得錢其私大  
貶死或誅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

歷官魏公賈耽以節鎮鄆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  
員外郎四歷官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  
設令一人掌守衛山陵  
高祖墓也以立節  
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亦儉勤刻削處身貞元十  
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  
先令大歷官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  
刺史安府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  
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亦推勸學之意所遷  
舒州刺史今安州歲大熟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  
和氣致祥



車文走

卷之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亦勤之效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歷官數以事犯尚書

李興興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

少尹又以立節榮失與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歷官十二自

此皆敘其居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

懈可嘉勤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書百工技巧總中尚左尚

官十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朝無致官九卿

為大家從三七子皆有學守節樂之得立女嫁名人張籍有年

幾八十堅悍不衰任職事可傳載之行治可謂成德以明當作

銘之銘曰

楊楊胡公武壯既果以方立節挾藝射科而中謂之射策

此對策每發如望者每發矢無不中猶射人求於人我已

為之不自刻削自始至終不降色辭終犯李興因官立事隨有

可載歷官皆有發跡魏軍為御遭讒府介為鳳翔去居陵

下為吏為隱為官復為坊舒之政于茲有斬于今世不可多

然守官駕部名昇已屈雖得直名而官躋于少府甚宜秩物

爵尊祿厚乃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官為可蓋少府古卿公

優止之有餘也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子孫當以法

卷之十

三十四



林西仲曰通篇以立節樂儉勤段段穿插蓋惟樂儉勤所以能立節樂也古今多少仕途中人耐不過淡泊受不起苦辛失身於吮癰舐痔者何可勝數胡公孤立無援或蹶或起大約由立節樂處受却磨折樂儉勤處討些便宜到老不渝故曰成德其躋九卿為大家所以無愧與他人得之非分者不同前敘後贊無不周匝誠不負八千里外遣使乞銘之意矣篇中賈耽李興一稱為權貴一斥其富驕不為稍稍回護登公以前此上書皆不見答乎嗚呼一時肆志千古遺臭彼本不自惜矣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

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以受姓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所以為至東漢隱士烈方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太原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世系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佐音東歷御史屬三院臺院殿院止尚書郎比部生景肅守三郡丹終傳涼王王府生政襄郃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祖



父名公尚書之弟某子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  
 南避亂讀書著文一篇在此其譽謫鬱蔚繁當時名公皆折官位  
 輩行願為交至也相友慕之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正高第  
 射策與對策不同不明示試題義理射而中之以其尤與陽  
 城合邊裝延齡不得為相守延英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  
 之如其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  
 然因嘉之故識其人已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  
 部三員外郎四任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文之得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揚其要則不混吏無以欺文之得同列

有特恩自得者韋執韻與王叔文眾皆媚承仕途中趨公嫉  
 其為人正直疾側面相對由此貶連州司戶正一十九年補闕張  
 見叔文之黨疑其言已陰事令執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  
 誼反諸正一與公期黨上併逐之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  
 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已上敘其  
 因行直道元和初憲宗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  
 而見斥職方郎中知制誥其文又友人得罪斥逐後御史中丞李夷  
 楊憑觀察江西盜賊欲抵以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途  
 死上念治京兆功臨賀射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途  
 中畏禍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公在江南時曾與楊  
 願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吏簡陰齊之已上敘其以轉廬州



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早甚人死亡且盡公  
 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五年里閭完復已上敘刺發  
 而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  
 變其屋居以絕火延易以隄松江路害絕阻滯平其秋夏賦  
 調微編後施節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杜其政成  
 為天下守之最其利病而後效天子曰嗣位王某之文可  
 思最宜為諸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其  
 又終得既至京師俯流無在者悲已可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  
 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此輩本不上若未

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媿長所

在此知其利病是致治之方亦篇中著眼處宰相以問遂

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江西南榷酒利多他州

殺數刑易斗酒罷之以利與軍息之無已軍私權歲抵死不絕

民而害亦止治利病之一軍息之無已錢軍史官債息掌吏

壞產猶不釋囚之產不能償公至脫械不問焚簿書釋之

二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

代之為出錢罷軍之息錢軍史官債之息禁浮屠誑誘壞其

舍以葺公宇驅僧出境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

人享於田廣譟譟於道途果不自魏文已上敘觀察天子



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左丞總吏戶禮三長

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

左散騎常侍諡曰成顯慶二年遷散騎常某日歸葬於某

處河南先塋之側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慕矣子初及弟

又請詩以揭之詞曰文為治道所自出把文章有事其末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說得十分鄭重是一篇正吉有志其本而

而忘其源以近昧陋道由是堙此為交而不交者較是二者其過

也均泥古陳常用而迂乖辰不伸治之所宜者知較是二者其過

秩而積潤潤而停中存于譁為華英不矜不盈未嘗誇人而自

孰播其馨孰發其明自令名介然而居士友以傾顯名公敷文帝

階射擢列侍從去拜左以忠遠名有直有諷並用辨邊堅懇巨

邪不用得裴廷齡不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入閣時帝省竭心

帝察共盡恩顧目渥特改翔于郎署外郎員鸞于禁密知制

發帝之令簡古而蔚為制請有古不比于權輕視韋以直友

寬欲救敵撼挫振華口多竟遭斥奔初映州久淹於外放

西歷守大藩刺蘇州所至極思必悉利病盡求其所以為萎

枯以膏暗喻病疾煥賜以醒得雨此刺發之治坦之廠之



必絕其徑坦者平其路厥者高其屋必杜其小路浚之浚之  
使安其泳浚欲其深潛行木底曰泳暗喻賦調帝帝  
思其文復命掌誥復命掌誥書舍人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言有同列少  
外豈無凋郡庸以自效言有治郡起殘之長上藉其實言知其  
實可以俾統于洪道親察使道之攸除姦訛革風罷推酷軍軍  
倚賴則民聞道盡除自然祛蔽于日利病釋負于躬無重任  
姦邪之言謬謂言可革矣然祛蔽于日利病釋負于躬無重任  
方乎所部禁絕浮屠盡所治之地方無風雨順易梳稻  
盈疇錢粟人得其所以恬乃謙而化成有代恩以息勞推  
了微代虛位而埃左奄忽酒酒堯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所請

而以詩曰遠彌高可以傳久勿替而自慰矣

林西仲曰王弘中與公以文章定交最久公兩經貶斥皆  
與同在南方故前此為作燕喜亭滕王閣二記茲既誌其  
墓又為銘其碑也通篇以著文二字作線而以政事前後  
穿插因於仕路升沉中帶出忠君立節篤友處皆世俗所  
不敢為而獨為是不但見其有兼人之才且有兼人之德  
玩詩詞先提出治字文字為發端末點出德字績字為結  
束則知此篇立言之意矣若以全文與詩詞合而論之如  
文章政事二端各有所用也一歷敘其分應之能一互言



其相須之理而義始無遺如墜選貶斥三途各有其時也  
一更番布置于前一類聚錯綜于後而局方不散至于姿  
蘇洪州成績一直敘其事可以枚舉而縷析一冊寫其意  
可以諷味而流連其味無窮難以言罄非苦心此道者安  
能窺其萬一哉

韓文起卷之十終

韓文起卷之十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 應建屏之  
男 沅芷之  
全校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系所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生長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年試禮部貞元八年又舉博學宏詞

得太子校書一年部試千吏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貞元十年既斂

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闕東門之外七里鄉曰

慶義原曰嵩原敘葬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其相須之理而義始無遺如墜選貶斥三途各有其時也  
一更番布置于前一類聚錯綜于後而局方不散至于姿  
蘇洪州成績一直敘其事可以枚舉而縷析一冊寫其意  
可以諷味而流連其味無窮難以言罄非苦心此道者安  
能窺其萬一哉

韓文起卷之十終

韓文起卷之十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 應建屏之  
男 沅芷之  
全校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系所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生長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年試禮部貞元八年又舉博學宏詞

得太子校書一年部試千吏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貞元既斂

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闕東門之外七里鄉曰

慶義原曰嵩原敘葬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疑其何以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天以俗之慕壽思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本不足慕死而不朽孰謂之天所存者長亦不宜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之有不朽已乎元賓唐文粹無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竟不能成不朽事業為可惜非為其天而哀之也三呼已乎元賓四字極極

林西仲曰元賓文行讀與李秀才書可見人只惜其天而不知無所短長之人雖壽無益也死而不朽猶愈虛生元賓有其具而不及用與無具同豈不可痛此銘中大意也開手數行乃銘之序因未有行實故不能為作誌耳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仕大父佐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不仕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萃其族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有文敦行孝悌有德諷諧而避亂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有文敦行孝悌有德諷諧縱譴卓詭不馮又善飲酒亦不拘小節江南人士多從之遊其可狎而親之敘其不應舉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屬延安府言晚年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蜀重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敘



其不負所命補出直道正言四宅方不是一既旬去職遂家

味叔請卓詭立言妙有分寸為從事一歷兵汝州刺史吳

于汝州江南亦客寓故也伏下葬汝州來歷

郡陸長源以為防禦判官表授大理評事為從十二年相國

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伏下問疾隴西公以為

吳郡之從則賢也吳郡所以見重者以汝州平日有善政亦

在此作承上起下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獨專鑿滄溝斬

芟茅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敘實

其不負所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

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竟不能取高位隴西公

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

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府寮

屬五字直貫至此項敘出厚道也見于斂之二十日其妻與

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

某原敘葬君內仁九族收上猶扶外盡賓客從之遊多子

其所止其來如歸收上州參軍州巡官荷親矣雖不肖

收之如賢荷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自始至終不是故

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德在人亦非

親朋之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斂妻吾聞位不稱德者

厚道也



卓○走○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屬于其身必伸于子孫收上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是生前歿借入而出乘馬馳前卓  
誰○不○一○目○不○見○而○死○呼○其○悲○哀其死以交情  
馬○處○作銘另是一法  
林○西○仲○曰○公○與○崔○同○在○董○公○幕○府○相○與○必○狎○其○間○疾○哭○死○  
時○吳○郡○所○率○寮○屬○想○公○亦○在○內○也○作○銘○不○難○于○詳○悉○而○難○  
于○逐○段○中○正○寫○側○寫○虛○寫○實○寫○上○伏○下○應○變○化○錯○綜○全○不○  
費○余嘗謂文之至者如畫梅畫月其正面在不着墨處  
畫○者○亦○當○向○不○着○墨○處○求○之○非○寢○食○于○莊○子○史○記○二○書○  
必○不○知○此○等○妙○文○嘻○難○言○矣○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翔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

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沐州開封縣某里先點

處爵葬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點作誌銘總一

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結而司空之後二世為刺

史清淵侯禮而再山侯至貝州凡五世往不遂者三句申獨

之伏下文其起而大之案不但其德行口事其兄如事其父

化板為活也已上總其世其德行之本倒敘其夫人事其

其行不致有出焉在案弟此德行之本倒敘其夫人事其

如事其姑于其家不敢有專焉兄弟妻之長者為媼因其



在貝州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官民相率譟譟之聲手瓦石  
 胥其出擊之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  
 禁難犯衆怒也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以其與我屬小吏百餘人  
 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  
 罷則必擊殺亂之罪本可以死且孫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史  
 司法者之責非作設言以諱之也民  
 矣可出後刺史至加擢任應變其能貝州由是大理才俗既變無  
 上著其葬曰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今廣平府殯于  
 德村遂遷九人之喪于楚州今淮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廣平府殯于  
 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已上識人謂李氏世家也侯

之後與他侯之後五世仕不遂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  
 家不同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起大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更  
 大朝其孫也距侯七世矣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優非人  
 所及也則其起而大者不必以官之高  
 平治也也林西仲曰遷葬與始葬不同蓋始葬既有誌銘詳列世系

官爵名字則遷葬皆可從略也篇中截然分出三段皆用  
 曰字者以世遠事湮及李翱往遷至兆月日不可臆揣故  
 不得不用翔言實非初格題有誌銘兩字文中止說識其  
 葬似不用銘然以前三段為誌即以後面散行數語為銘



亦無不可蓋公集內未嘗無散體之銘此亦非初格也末  
以世家之蘊必發立論而謂綢有道甚支為起而大之人  
雖屬蘊發之變局但唐朝文行如綢可以不朽者實不多  
得較之富貴磨滅之人相去萬萬若謂以其有道其文可  
可以立致卿相光大其宗似落于世俗之見而為此不可  
必之游詞恐非公立言本旨也切勿與崔評事誌銘有後  
句一例看却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

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此敘誌墓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精學之善講說教之漸朝之

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其貴太學生習毛鄭

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不待別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

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得卒聞其貴介靜觀言

故習也已上敘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住于學者亡其朋

即其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



相○引○歸○衣○服○貨○財○死後之禮見思于人先生年六十九在太  
學○者○十○九○年○唐文粹無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  
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  
不○離○太○學○官曾履歷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始豪州定  
遠○丞○父敘祖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于曰友直明州鄞縣主  
簿○曰○友○諒○太○廟○齋○郎○敘妻系曰係伯繼也先生之祖氏自施  
父○魯○惠○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望門為博士字長卿沛人  
與○諸○儒○論○五○經○同吳廷為太尉字若于沛國斬人明五經星太  
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二皆吳人先生之典

公車是召

白薦築序前聞于光有曜左傳云光遠而自他

人此言先生所學教人之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雜

顛倒是非使人無所適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纔得甲讓馳出

言孔揚馳馳目藏貌今其死矣誰嗣為宗不能縣曰萬年原

日神禾今陝西咸寧縣高四尺者先生墓邪檀弓云封之高四尺

林西仲曰施先生除講說二經之外別無一事可傳故自

始至終只掣定這一句話生發出許多波瀾便見開熱無

比至敘其年壽却放在十九年太學句內帶出敘其籍貫  
却放在銘詞始為吳人句內帶出多少省力其先點祖父



妻子後點譜系分屬誌銘便不顛倒此在他篇中身是一  
格若他手爲之必不能布置如此自然成一篇文章也葬  
處不待另點而以韻語出之竟作銘詞結尾尤見高妙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或作表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宗魯宗子之宗長也名會以道德

文學伏一世柳子厚稱其善清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

美少未出任皆在江淮間崔造張正則及韓與盧共四天下

大夫士謂之四夔四人好者世事其義以爲道可與夔皐者

伴故云爾名夔之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

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名夔之又一說三說故大曆初

代御史大夫李綱鈞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

國新去亂安史此上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



前輩多在此進身。故自任者以千百數。人皆以李公必來  
士字諸本俱作仕誤也。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取人  
身也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群。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  
也浸灌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是其既起從大夫天下  
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從大夫取其知  
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又從其從人處驗  
懸度不定之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  
詞伏察妙員外郎。年若下而終或在官舉其職。因不詳其行  
貞外郎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遠德。君沒。訓子  
誌盧公風

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敘其妻將合葬其  
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  
吾先人之友。指崔張。先人之友。無在者。別無起居丈有季曰  
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以  
日必有問于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敘乞愈謂立曰。子  
起居君者來宜也。行不可一仁舉。若可舉仍是一偏且吾之生也。後不  
與而祖接不得詳也。推問上文事。業兩字。先其大者。莫若衆所  
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上立論乃祖未出而處也。  
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襲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



大矣乎收上文謂之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于俗  
 得所從不擇外內職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于義乎收上  
 人得其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皆上  
 從二段與處審其德亦作懸若祖子與濮州濮陽令昌府東  
 度不定之詞收束全文妙若祖子與濮州濮陽令昌府東  
 同舒州華江令舒州今安慶府望江屬池夫人之祖延宗聊  
 州司馬今光州府父進成鄆州洛交令今屬延安府敘李  
 不得不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敘子墓在河  
 併敘南緱氏縣梁國之原敘葬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敘葬日文中既說請銘篇末又無銘詞因葬在先此番  
 以其配稱不便獨贊即以敘事為銘不可以常格論也

林西仲曰盧東美歿後二十餘年方請銘與其妻合葬止  
 存進身入官履歷並無事蹟如何成得一篇文字看他虛  
 虛將四夔名目及李栖筠署為幕府一節敘在前面俱托  
 之天下大夫士所與以為後案然後把乞銘內事業兩字  
 只用數語闕起而以未仕之先衆人所與處驗其為德看  
 來雖似個虛公實錄其實四夔原非虛公一人即李栖筠  
 所辟崔造在內亦非獨取虛公一人其當時天下大夫士  
 更未必盡知其詳而尚與虛公一人也自首至尾總是空  
 中樓閣妙在步步作懸度不定之詞無一字指實便不傷



千支離附會此乃無題目支字只得如此措筆若今人為之不知費却多少姿泊耳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敬原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

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刑而使自誣也法曹曰我

官司也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以恐官守有虧河南怒命卒

捽之持其髮使法曹爭尤強少為并收法曹拘其身使竟奏

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知事已結即使法曹出徑歸臥家職

而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抱不平之東都人至

今猶道之已上敘其父早卒來歷因其無處士少而孤母夫

人憐之伏下不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有進仕在



其父是

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愛而且敬身必相依母夫

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貧而且

可棄又不違自致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

卒敘早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

名伏下弟于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

于龍門山先人兆喪事稱家之有無故葬之甚薄僅有車一

愈于處士妹婿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分當分如其材得何數兮材指其自立言何名分壽分如

其人豈無有兮人謂人品指侍彼皆逢其滅子獨迎其凶茲

命也耶茲命也耶以不能如人食報而

林西仲曰盧處士畢生未受官職即在家亦無卓卓可紀

者從何處成得一篇文字公即因他少而孤追敘乃翁所

以早死來歷點綴在前便見有許多出色及敘其能自立

不出仕處歸之于不忍離母不忍棄弟妹絕不提出孝友

二字而孝友之德躍躍見于言外其銘詞把富貴名壽世

人往往有幸而得者與其材其人此論一番因用一逢字

一迎字而歸之于命見得世人為利為名逢迎萬狀亦是

命該如此而處士獨以待母育弟妹終其身命雖不幸其







一幕以為笑武人幕中為漢却不為變以務奇不同俗為主  
下支加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  
益字便知大立賞格武人此一軍盡射莫能中  
每壽錦與金若干時要賞格武人此一軍盡射莫能中  
的太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典插兩矢于腰間而以兩  
高故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典插兩矢于腰間而以兩  
其帥曰請以為公歡原不為遂適射所往一座皆起隨之射  
意其必不能也復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既命中又所  
欲相傳以為笑也復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  
為文有氣力射亦有氣力也然隨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  
謝等又以為幾絕自益不喜倒安得不氣殺人即自免去  
大呼笑解事快絕自益不喜倒安得不氣殺人即自免去  
自知不容見幾絕自益不喜倒安得不氣殺人即自免去  
人竟出此幾絕自益不喜倒安得不氣殺人即自免去

佐河陽軍任事去害典利功為多與其帥頗合故能任事立

同矣玩下文又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此奇士無可奈

加一益字便知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此奇士無可奈

今天子修太學官憲宗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

都生此公卿亦從美奇與人為元和四年年卅七卅四也

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

韋氏徵妻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無自給事至君後再

絕皆有名兩世皆無後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已

弟之子小名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  
也命以為嗣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  
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都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



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所敘葬銘曰

宦不遂歸譏於時時不能用此身不得年又將尤誰為人所

答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身後僅賴有此不得於人又不

林西仲曰薛君才品殊絕又不屑于見長求用是其氣高

務奇不同俗處如詩之工也未嘗廣布之於書而自傳於

人口如射之工也亦未嘗預陳之於帥而偶展於大會若

守此意而不變即佐河陽軍亦不能任事况東都助教乎

但以眼空一世之人合舍素性而曲就散員鬱鬱於中其

何能久所以暴卒銘語惜而哀之其意無窮細玩便得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敘姓氏諱字

爵以其平生賢行始從史為不法如首建伐王承宗之君陰

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使知不法從史羞面頸發赤抑

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收章辭者前後屢數

十行於下之令則於上之意為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

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欲

其不法從史常聳聽已上伏下聽用居五六歲益驕有

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欲屈之以



從史雖羞退益甚如概出與屯那洛皆是君泣語其徒曰

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

酒食伎樂之燕不與未其疾當是時天下以為賢其手未敘

為賢以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言姓孔

有公論孔君亦以衆論會宰相李公甫鎮揚州首奏起君君

猶臥不應拾以疾辭恐從史謂君以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

而從人耶謀為從也即誦奏君前在軍有某事恐君在天子

惡之上曰吾知之矣處不即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

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不欲行從史之詔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暫貶之後欲用為尚

子亦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

遂卒年五十七敘卒年月月此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

士相弔於家惜其不及在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

下使吐突承唯數以違命流於日南唐史貶驩州司馬賜死

去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

志叙贈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敘葬君於

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應上折從史於會於利與祿則畏

避退處如怯夫然不應何餒生平品行始舉進士第自金



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原是奉命為佐軍帥死貞元二十

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

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謂惟公之所欲為皆從史請君之言有惟

君無分寸私苟則君不得已原欲行再奏自監察御

史至殿中侍御史黃以私恩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取後不

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始末以所關於從史甚大故謂之

賢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

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吧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

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

卜人言不耐敘家世妻子及別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敘同母兄翁以將葬以

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允信也似諱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其行事誌已說盡只宜戒人勿毀傷其墓而已

林西仲曰唐稱潞州為昭義即今潞安府肅宗上元二年

置澤潞節度使增領沁州德宗建中元年徙治潞州始謂

之昭義軍貞元後藩臣缺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盧從

史乃督將既得志漸驕恣孔君佐之於其不法而能力爭



及屢爭不改而能引疾辭去可謂得進退之義所以天下皆以爲賢謂宜在天子左右者以其立朝必能面折廷諍不至陷君於過惡可以立致太平也從史初聽其去而不加害量彼一解職臥病之夫不足重輕姑度外置之耳忽讀詔書知爲李相國奏起因私念平日種種不法孔君既用勢必上聞不得不思所以奪其官迨譴奏三上天子重違大臣之意雖加輕貶猶有將用之言又不得不思所以戕其命若謂將浴湯爨縣食遂卒非從史私人所爲其誰信之故末段稱其勇於義不顧前後謂其本不以窮通生

死爲意卽可以定從史之罪案日南之竄有餘辜矣然猶恐人以失身昭義爲孔君訾也因追敘其佐軍之始奉有朝命而來用其言則主帥安棄其身則主帥敗是孔君畢生只知奉公爲國所以謂之賢佐也作者之意微矣

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泥敢以其疏于水也



不至陷君於過惡可以立致太平也後史初謂少子可  
 如害豈彼一解職臥病之夫不足重輕姑度外置之耳忽  
 謂諸書知為李相國奏也因私念平日種種不法孔君既  
 甚只映奉公然國西以隋以觀其善亦善文意辯矣其重  
 博命而來眼其吉眼生相安雍其位與手而與矣其善  
 惡人以夫其罪雖微其善善也因其善其對筆之命奉其  
 天意意情而思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起法曰妾張圓之妻劉

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與公同在董晉幕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府時向有交情且曰

之起下言文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

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通抱嬰兒先生

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

若孫後所庶多矣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

土中矣講銘之辭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所泣語曰

...



吾志非不如古人有氣者吾才豈不如今人有吏才而至於  
是而死於是邪不志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  
也言是汝以不朽之名與我也把請銘語竟敘了半篇作法  
大愈既哭辭之又辭不受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  
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謙父孝新皆為官沐宋間次其族君嘗  
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平生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  
見世有才氣初舉進士再不第志不因去事宜武軍節度使  
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志又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  
軍攝虞鄉令有能名有吏才遂署河

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更有元和四年秋  
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  
到底志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已上次其妻彭城人世有  
衣冠神好順泗州刺史父沐卒斬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  
兒沐也子教妻是為銘

林西仲曰志不就三字是一篇眼目蓋惟有氣有吏才所  
以得成其為志也至於不能就時無可奈何惟有死後求  
其不至沈泯而已篇首敘請銘處分外生動已見張君之  
志不同流俗而銘中步步寫其有氣有吏才正步步寫其



志之不就可悲之甚者也若銘詞所以用誌體者以墓碣  
豈在道左與納牘之左誌右銘不同原無定格人以爲無  
甚生色余以爲惟如此直書方不是諛墓而淡中有味甚  
耐咀嚼也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屬兗州府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總敘世

筆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那廬許州刺史者曰憬司衛尉

守官三署少卿其丞也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

黃門監元即給事黃門侍郎開是爲景公是其益顯者景公

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以節贈戶部尚書

歸重在此分敘會祖祖父尚書生炯家破時炯生始四

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賊中人無寶應

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後求而得之求增不得



朝文走 卷之七

所以不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兼官乃加銜未

廣平之後故也三句了增嗣既至長安養于家幼故人始

讀書明經第出身第宏死洞益壯始自別為里氏知是廣平始

之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官職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

日卒于官年嘗止此不得大用下時歷初罷臨渙初任徐州

節度張建封墓廣平之節死重名開君篤行能官成績請相

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符離宿及尉王屋屬懷徐之從

事有為河南尹者兼杜問君常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

千計者五六十萬其數多須謹廉吏廉則不私利今畢侯來吾

濟矣曾與共事知繼數尹諸署于府者無不變見利自而畢

侯固如初所以終如一竟以其職死已上敘畢君篤行能官之

亦是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未計既卒家無一錢凡

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賴人娶清河張氏女生男

四人曰鎬銖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

二人未嫁子女皆無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屬

南府葬事皆人銘曰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

代任故曰從銘曰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原不待其後喜權

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他求必為故廣平死節而子

卷之七

三二



不荷其澤于不得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未嘗求之于天皆以  
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天與人既皆不可知如此但

掘誠無可奈何之詞悲之極也

林西仲曰以抗賊死節之廣平其子終身不能邀錄忠之  
殊典蓋因其少為賞口于賊中及贖回長安又養于他姓  
在朝廷謂其宗既殺必不知尚有後也但王屋既能出身  
明經歷尉三邑見知于徐州河南二公攝令司庫卒未聞  
以其先人之節及其任事之能上奏天子以致竟死無以  
為家子女皆無成立天乎人乎則求官退緩身後人先不

能無感慨係之矣篇中歸重在廣平死節而以王屋謹廉  
伴說于後故用傳體直敘世系亦不以王屋名某字某作  
起手語看來自首至尾敘事感慨無不練成一片千頭萬  
緒中不知省却多少筆墨此與諸篇誌銘又別成一格遇  
方成圭遇圓成璧惟公能之未易與俗眼道也執事不敢  
違久不得就以請之愈曰公待應銘法子又禮葬宜也  
敢不諾而銘者



林西仲曰以抗賊死節之類平其子終身不能懸錄志之  
衣與生獸圖與楚師公前多未與與弟與也委于他姓  
辭申奉眼昏味遠也奉舉孔與前餘論餘文限知一林張  
賦年需膏來自首至鼠蜂軍想辦無不縣知一乳午煎露  
中捕午新始用辦歸直論母祭衣不以王皇各某年某  
論無風辦辦之矣論中論直論平疏論而以王皇論辦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

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阜山下直敘年壽前事之月其子道

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曰

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肯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

違欠不得跪以請乞銘之詞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使宜遣

敢不諾而銘諸充請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

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初

又尉陝之芮城任李丞相泌觀察陝號以材署運使從事任

韓愈



以課遷尉京兆鄂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遷主萬年簿五而  
 母夫人固在食其祿已上總敘五任簡而能該且帶寫出身  
 良而以固在食祿句為關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  
 御史奏貶九卿一人不抗于權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  
 度支員外郎遷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  
 不與不抗于難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介恃因寵藉不禮  
 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句不受也中言行徑  
 不抗于權貴者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介恃因寵藉不禮  
 淵机所伏畢生不能解不比前兩番也乃通篇着眼處劉闢  
 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元和元年高崇文平蜀尚書省以崇文

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欲因之以崇文命幕

府惟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甚易疏奏侍郎外稱其能難公論竟

坐前敢抗已私怨更甚加一竟字則知衢州饑擇刺史侍

郎曰莫如郎李某薦之毒甚遂刺衢州窮苦之處至一月遷

蘇州又陰調之欲陷李錡前反當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

至斂手無敢與敵權將未受朝命之攝將也蘇常湖杭

五州各有兵數千公至十二日錡反元和公將左右與賊戰

州門不勝為姚志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遁

義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具程精釘于及境京口錡適敗



車馬司張子良與牙將裴行立合謀公脫械還走州賊急  
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共義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  
以賜君不撓其忠已上至十分艱危中尤能自立頭緒紛雜以  
中使侍郎作前後針線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亦中使侍郎陰擠呂氏子吳乘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  
當學僊王屋山去數月復出問詣公道本世家子以公立之府  
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而斷治黜屬令  
二人以賊而斷治減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  
詔天下輸皆緩一月為斷治微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

上自盡而不求名故名亦不能盡其貴如為河南請緩徵會  
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變宣州長史贈絳州刺  
史敘三姓夫人燬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因前教育于外氏  
且及其舅也有大名與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  
其葬以夫人耐夫人曾祖曰子佐祖曰鍊皆有大名因以配  
不為不敘其先世亦用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  
有大名何與上文相映  
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  
鹽尉韋潛敘子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補敘葬處是銘  
曰



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言既死而葬得容

倫天手段至此亦無可提其處權奸包藏禍心總無益也○用恨語冷語作銘從來無此奇筆

林西仲曰李少尹初任卽見知于鄴侯且丰骨稜稜不撓  
權貴其才可大用何疑無奈其爲度支郎時與中使侍郎  
賁善遂致其百端排陷使崇文刺衢州奔命于紛爭饑饉  
之區甚至蘇州先用杜兼辭以李錡必反此舉朝所共聞  
者忽調而納之于死地小人欲甘心于君子何所不至其  
械致于錡因錡敗而得免乃天幸耳三年報政復抑之于  
外斷不使其一日立朝設施建白雖忠節治行藉以顯著

其危苦亦甚矣銘詞絕無一字致贊但謂死葬之後不能  
再加戕害所以明小人肆毒不殺不休深疾而冷刺之也  
通篇以中使侍郎坐其抗已句作眼其行文練字造句古  
雅絕倫大約從行狀中斐頰就簡自作機軸故段落篇法  
無不天然入妙尤敘事之所難者粗心人讀之且不能分  
其句讀况探其神理乎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四字一綱不肯隨人後舉選

見功業所以負有道路可指取唯手功名一路有名節可以反

契有莫不無資地不能自出如此便不成文理所以懷奇者致困于

貴人借助聲勢出子萬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軟媚耳目

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氣致上初即位意以四

科募天下士欲得奇才而用之君笑曰此非吾時耶道路可

指取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買臣行徑未既至對

章文也



語驚人。不中第。益困。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

可撼。又以為有乃踰門告曰。自通音雜入也。不須絕介而

誤字。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自署脚色似東方朔

角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撼。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

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

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其事立謝客。是其有名節處可見自稱

忌大。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

官盡用其言。其用矣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

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懷奇又得居歲

餘如有所不樂。此乃胸中不可一且載妻子入閣。鄉南山不

顧。尚鄉縣屬陝州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

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能大用

以盡所長。明年。當是元九月疾病。興醫京師。某日卒。

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故卒葬

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

敘世次。以先世無甚顯達。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

者。故敘在後。此作文定法也。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

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亦懷再試吏。再怒去。發任

投江水。亦負氣恰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

投江水。亦負氣恰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

投江水。亦負氣恰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

投江水。亦負氣恰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

投江水。亦負氣恰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



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擇婿不願其似已。知祖君曰。

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擇婦

其似已。竟以離離致。翁為是。真個硬漢。即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

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媪謝。誰媒。圖婚。是

以與。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即取文書來。替計窮。吐實。媪曰。

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

翁見未必取。取幸而聽我行其謀。既成。何所。乃為之。効力。

奇。媪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個。齟齬。致窮。女婿。

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

賦尉姚誕其季始十歲。子。敘。銘曰。

鼎也不可以往。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言。

才大不。抵繫其逢。不繫巧。愚。禮。從。命。也。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銜。馬。勒。也。袂。袖。口。也。乘。馬。之。時。安。着。鑽。石。埋。辭。以。列。幽。墟。有。

衣。之。時。多。不。合。所。需。乃。不。逢。時。耳。以。誌。不。忘。而已。

林西仲曰。懷奇負氣四字。是王君一生本領。遂段以此作

線。蓋惟懷奇負氣。所以不用于世。即用亦不能盡其用。卒

致長往。不顧鬱鬱病頽者。此也。擇婦先擇翁。以為惟此翁

可人意。則茫茫宇宙間。欲別求第二人。必不可得矣。婿入



南山翁投江水諸公貴人之側皆一班熟軟媚耳目物件  
方納人鑿無所容身冰清玉潤又得一樂廣衛玠真奇緣  
也給媒得婦雖于名節有所戾契然不羈游戲所以成其  
爲天下奇男子不然一法度士而已篇中敘事錯落可喜  
而銘詞復峭拔古奧誠昌黎得意妙文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

配鄭氏以告計至也下女許多處置愈走位哭禮記朋友

外且名張籍會哭爲下文定明目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之

也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禮以韓氏爲主遂以書告

興元尹故相餘慶文餘慶典元尹鄭公名與孟定交事見下問

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祀伏厭愈哭曰嗚呼吾尚

忍銘吾友也夫以可哀者多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

家事典元尹所使也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非

律文又取作銘也卷之七



公別無敢作是無乃序而銘之已上敘作先生諱郊字東野  
銘在何以為葬乃序而銘之已上敘作先生諱郊字東野  
父庭珍娶裴氏女而遷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鄩鄩而卒  
一氣新出父母名氏有南及兩弟之名純用省筆且下先生  
文兩奉母命及鄩鄩皆在江南向俱有來歷人都不覺先生  
生六七年端序則句見長而愈審之法迨識見日長而愈自  
抑狼所以取益也實損也售解則見二字作一何不瀾而捺  
成文理一本作有法二字恐係後人更易均不敢從瀾而捺  
之取之而之使成器謂所內外完好行身無闕色夷氣清而  
介可畏而親清則可畏夷則可親及其為詩劇日錄心錄劍  
也刻割刃迎縷解此導極鉤章棘句拍擢腎無極其奇而  
極其至刃迎縷解其工鉤章棘句拍擢腎思極其深也  
神施鬼設聞見層出之故甚易而且多唯其大斲于詞而與

世抹撥狎視其所為詩而不自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人汲汲  
且不能給而我有以後時開先生者以當存為傳後曰吾既  
可以應之不竭有以後時開先生者以當存為傳後曰吾既  
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已上敘其為詩是共振華處○年  
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母以  
老歸養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深陽尉迎侍深上不暇去尉二  
之急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耶親拜其  
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耶親拜其  
母于門內以長官而行朋友之禮敬隱其孝德已上母卒五  
年而鄭公以節領典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  
妻行之典元應篇首鄭次于闐鄉暴疾卒年六十四年敘卒買



棺以斂以二人昇歸始死不能歸郢皆在江南住武康一從喪

可哀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

處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祭也已將葬張籍曰先生揭

德振華千古有光文行皆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將葬易

例則已仕者尤可行也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

待講說而明振華為曜皆曰然遂用之敘貞曜二初先生所

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

不能舉死吾如恤其家浙東路遠喪葬皆不得與帶敘在此

也筆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守之正維出不訾不可訾量維卒不施

終不見以昌其詩惟昌大其詩以存于世而已昌者有日新

用也把揭德振華月盛之義東野一生精神全注于此無他

一串說來作銘語妙

林西仲曰東野生平文行俱當在古人中求之故張籍定

謚有揭德振華于古有光之說其客死無子貧又不能舉

葬在公尤為關情走位之哭事事俱依古禮而行原不敢

以時人相待隨于徵銘時作不忍銘一語便已凄絕但虧

他拉拉雜雜說來純用省筆撥其所以能用省筆之故只

在上伏下應天然位置針針縫接一絲不亂較之他篇另



是一格。若文之佳，惟中間敘為詩一段，是公本色。前後古質處，直逼周秦。此等文字，當在筆墨外。等其氣味，愈讀愈見其高。任他如何妙手，總不能彷彿其萬一也。茅鹿門謂公與東野生平厚交，志銘亦不妄許一字。不知東野仕路中並未著有功績，即為深陽尉，亦日向投金瀨，平陵城以賦詩為事，不理邑政。深陽令言之刺史，使人代攝，而分其半俸卒。以此去尉，則作誌銘時如何可以扭扭得來。但極贊其為詩與持身孝養處，便覺千古有光。後人無匹，已足以不朽矣。豈斷其揄揚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仍

也。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本無可傳，以事遠二字推開一

相位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輝于茲。高志

而無賢才，正言其出處之正，不但語有分寸，且父乘仕至秘

書少監，贈太子詹事。三位上敘公薨，胎前先生長食息不離典

訓之內，目播耳染，不學以能。其出身門庭，回護筆妙，因始

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

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屬西益自飾理，同官憚伏。



人之能皆自衛晏使嶺南黜陟屬廣東嶺南求佐得公擢摘良  
 立身上論有知人還進略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  
 茲南士大喜之能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有任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州  
 府公一隨遷佐胄累功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  
 為上介以副使之職為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  
 名益遷萬年令果辨傲絕果有决斷辨至分析傲即本字  
 及已上燈敏佐貞元末年十九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所為  
 府任職之才名又舉以為容州經畧使貞觀二年遷州府容縣  
 為有才策妙又舉以為容州經畧使貞觀二年遷州府容縣  
 同護一策妙又舉以為容州經畧使貞觀二年遷州府容縣  
 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

詔南守條死要誓死不相漁劫無侵盜之患稅節賦時無  
 欠之公私有餘官民皆賴之餽衣食不立資道以班親舊  
 朋友為義節而能施不自留費用所存剩者所以為義在容  
 九年遷領桂州今廣西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  
 命書也應待失禮客主違言交相徵貳太僕未至貶處州長  
 史而坐使者方遷桂州州路吏部主者得官告飛驛付房  
 之止獻南口十五南口南方人口先奉有禁者也建章以賂  
 得官告歸奏降太僕丞至中途公自陳建章受南口十五上  
 怒杖一百處死併黜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已上敘其子越能  
 房公敘事渾得妙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已上敘其子越能  
 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不書卒葬年月及妻  
 章文也



也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家學條葉被澤及其疎遠族黨可况公其

孫得傳公初為吏亦以門庇科不由佐使于南乃始已致自名

不藉祖父朱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容州功緒卓殊氓僚循

業皆安維不順隨與中官失署亡資封邑一時俱棄非公之

怨其在公原不銜以著之意不有行重賂願適中使之

林西仲曰房公坐貶無年月可稽以王叔文用事時數至

在容九年則元和七年也時中貴吐突承璀方有寵握重

權而群閹尤增氣傲持詔至容其邀重賂何必復道房公

初示以吏部官告欲杜其無已之求繼喻以南口十五陰

持其違公之短計彼回旨雖欲加害亦當知顧畏而不敢

發也豈料懲谿未滿終不能平以致互訐紛紜或左遷或

杖死此時群閹切齒安得不從中搆煽追論為王叔文私

人以洩其毒虔州之貶竟與當日附黨者同一處分矣

銘之作既不便明言受貶之非辜又不便歸咎中官之始

禍只逐段寫其有治才成績而以王叔文之舉為材起見

先提一筆則不由于附黨可知以不立資遺為義起見先

提一筆則無力于行賂可知雖死貶所仍不失乃祖以道



進退家風可無怨悔銘詞內所謂非公之怨者此也夫抵不肯順隨之人必不肯依權門爲進取此其可以理斷者銘詞內所謂銘以著之者此也含蓄之極又發明之盡若他手爲之不知露出多少形迹矣

韓文起卷之十一終

韓文起卷之十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男 沅芷之  
姪 孫秉柱常礎 全校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文姓韋氏六世祖孝寬字叔裕仕周有功以公

開號於郎屬湖廣郎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雜

縣丞贈虢州刺史敘世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

太師愛之以能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峽州即夷陵

今俱屬荆州府以讓其庶兄以出身不足見長且知庶兄不能自矜



進退家風可無怨悔銘詞內所謂非公之怨者此也夫抵不肯順隨之人必不肯依權門爲進取此其可以理斷者銘詞內所謂銘以著之者此也含蓄之極又發明之盡若他手爲之不知露出多少形迹矣

韓文起卷之十一終

韓文起卷之十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男 沅芷之  
姪 孫秉柱常礎 全校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文姓韋氏六世祖孝寬字叔裕仕周有功以公

開號於郎屬湖廣郎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雜

縣丞贈虢州刺史敘世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

太師愛之以能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峽州即夷陵

今俱屬荆州府以讓其庶兄以出身不足見長且知庶兄不能自矜



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五經為明經之首選學益

之後又讀書歷校書郎初受咸陽尉佐邠寧軍皆屬西安

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遷益有名字是韋

公一生受用亦是一生遷起居郎遷吳少誠襲許州貞元十

受虧處故段中多點出時恒冀易定陳許未行少誠死改

官說拜河陽行軍司馬河陽四軍皆與賊

駕部員外郎五遷少誠死子元新羅國君死新羅居漢樂

西國君敬信死公以詞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

立其本使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

便其私號私觀官欲其受財為公將行曰吾天子吏奉公乃

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愛錢邪無行私即

具疏所以自言不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奉使實未

此款語為下文洪州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俊邑死

所告不法之誣伏案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六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民賴以置屯田二十四所為養化大行安

兵強自然詔加大中大夫已上敘經畧容州之小試順宗嗣

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馬始至襄陽詔拜諫

議大夫七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指韋執誼王寒然有直名

遂號為才臣已上敘為諫議之能張其職劉闢反闢梓州詔

為下文敘為諫議之能張其職



朝文走

卷之十

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未貞元年西川節度蜀闕反

西川成都也東川即梓州今潼州也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守方盡

力不可易將東川節度徵還入議蜀事主欲討闕而重干劉

關去梓州神策行營節度高崇文開李康因以梓州讓高崇

文韋言崇文遠圖無所資若與梓州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

使晉州今平陽府慈州今白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

為國家費張開人也養民以生財足用則不如屬之河東便

河東向有節度使本可兼理因觀察晉慈隰上以為忠不

三州未有治功故以此語為下文洪州作引

便故一歲元和二年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遷以晉慈隰

屬河東言其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節妄罷入

州無事之食者社允以聚其財留為典始教人為瓦屋此久

用茅竹常取材於山名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塲度其費以

彼火災故取材於山名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塲度其費以

為估不取贏利蓋之廣則用之不竭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

受其償能悉還其時不從令者免其賦之半蘇其力以逃未復者

官與為之能待其歸貧不能者昇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

助其資而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重屋即在

大其約瓦屋三間也民無火憂之利暑濕則乘其高之利屋別

卷之十二

三



命置南北市營商之內又分別其為南為北如此諸軍歲

早種不入土指屯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計其浸灌

之業成人不病饑軍民又便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

又于所置營量分而為兩南北相向人去溲污氣益蘇也軍

共中為街自東至西計有七里之長人去溲污氣益蘇也

得除其蒸濕之害與上文不復作南昌縣徙廢于高地因其

病候皆病人者對馬而言也復作南昌縣徙廢于高地因其

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得除其蒸濕之害自上文教人為

害典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為水疏為斗門以走潦水為

利公去位之明年元和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因公已卒

思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江與海接故云灌陂塘五百九

十八澤障曰陂得田萬二千頃無水棄地皆可耕種所謂

利也二俱在身後始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

見然不得不在此如是其細可畧也補此數語纔不是

括了多少事情又省了多少明論妙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

果於誅杖而遣之去句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

勇於治國法固不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

受垢受誣尤不可不自遠公之賢受理承幹旋數語存國體

以疾薨此死必有大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



華文起

卷之十一

四

毫實詔管卒百流嶺南按詔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敘年壽公好施與家無利財惠而自校書

即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為前與賓客處如布

衣時自持卵一不易其貴而能謙已上補敘平日之為人見

娶清河崔氏故夾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

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

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

若干人庶出者亦在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敘葬

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

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敘乞銘曰

武陽受業章封武陽郡公始於太師所傳以官讓兒自待不疑知必

第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事從可謂有源卒用無疵學既優

才臣始終慊慊為人推當作謙矯矯為官敘張職為爰及

江西功德具完去害典利八名聲之下獨處為難治功闕天

者辯而益明仇者所歎其毒付之一歎而碑於墓前維

昭美故可示人納銘墓中以識公墓可示後人言以此文武

見其直而不華無諛詞也

林西仲曰韋公一生事事俱要出人頭地即初出身時由

華文起

華文起

華文起



於再取科第斯已奇矣且奉職勇於自任凡在內在外議  
論措施皆井井有條理合於機宜以故聲名日盛其所謂  
才能臣乃其定評所謂張職爲國家費乃其素志也仕途  
中歷任者九加銜者四受職而未至任者五然其治功總  
無過於江西之去害興利大有益于軍民至歿後四十年  
而八州老幼猶思之不衰宣宗命杜牧爲撰功德碑且錄  
其子宙爲監察御史其治狀必大有過人者篇中步步分  
敘却步步埋伏至寫江西一大段則條分縷析備極周詳  
輕重莫不有法但名存謗歸理所必至君闢萬里以通誅

之小卒片紙飛誣乃能上達至尊使平日稱其爲賢信其  
爲忠之大臣貽羞三統簿責法庭迨是非旣白之後絕不  
聞復還其爵絕不聞加贈其官絕不聞給賜其葬則罷官  
待辯之詔不爲無因而未辯得疾先歿亦非無故舉可知  
矣此意不便明敘只得爲憲宗回護數語却於銘詞中點  
出無疵二字又謂名聲之下難于獨處辯而益明仇者所  
欺以見江西並無不法之事只爲盛名取忌所致及公道  
在人名不終掩而忌者猶有餘恨未消不無已甚也若指  
卒而言又若不指卒而言吞吐隱現間可謂良工心獨苦



矣。嗚呼。任事之難。君恩之不可恃。如此。何可勝歎。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佐宗世。為御史中丞。舉

官。是方質有。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唐制。國學中

者。謂之儒學。是長於文詞。所。君方質有氣。方則不肯。而轉

自出。已上敘。祖。父。名。位。德。業。君方質有氣。方則不肯。而轉

有氣。則喜。加人。不肯。受。形。貌。魁。碩。其。狀。長。於。文。詞。其。才。過。人

人。之。法。在。體。貌。豐。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之。正。自。京

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

人。俱。為。縣。令。南。方。臨。武。以。方。二。年。逢。恩。初。立。俱。徙。椽。江。陵



為裝均從事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今廣州西

地以去京師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視齒與共

食公堂抑首促促貌縮小就哺歎拊起趨去無敢闕語闕借妄

漢成紀關人字縣令承尉畏如嚴京兆嚴亦事以辦治

法○禪與言奉公諸屬皆應命之故此方真有氣之效也京兆改賦

出人人敬畏為本段非走知榮受辱作反狀語京兆改賦

翔尹以節鎮京西節度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

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說出不樂去京師為

映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

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棘棘有芒刺之意守民俗相朋黨不訴

殺牛牛以大耗無妨於耕種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

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無惑於邪說君視事一皆

禁督立絕禁其捕而督其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之往

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其欲以成度

支符州符猶折折民戶租歲徵緡六千屯唐制租賦來調賦緡

折而徵之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

謹為賀欲以成其為養賀者喜刺史不被改澧州刺史民稅



亦一時權增但至加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貪愛  
 倍則為害於民大矣也  
 知必棄官但留噤不肯從留而不行竟以代罷使人代徵而  
 不肯棄法法  
 其官此刺澧州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罷  
 以方賈獲罪者既罷而餘怒未消猶改河南令無可加罪而河南  
 制增多也既罷而餘怒未消猶改河南令無可加罪而河南  
 遺多吏搜其他惡欲格之法日會以無相君年且老近六當  
 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是平日會以無相君年且老近六當  
 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一定不得已就官  
 以病辭免有無人如何受得遠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  
 不得意於守令文多總救前恨曰義不可再辱  
 為於京師間即至京師竟閉門死年六士有底成何人君娶河

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葬洛陽

其兄將作少監昔將作蓋掌土木工匠之政設請銘於右庶

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前最為

知君當得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有其才而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亦不當

惟其頡頏以壯厥聲下飛曰頡頏居下位

林西仲曰方質有氣四字是張君一生大得力亦是張君

一生大受病蓋士生三代之後以此獨善其身不降不辱

未始非第一流人品但一入仕途未必人人如我在權倖



必忌而逐之。在僚屬必憚而疏之。在內之上位必憎而出之。在外之上位必仇而罷之。甚至吹求掇拾無所不至。究竟不免降志辱身。賁恨而歿。雖有致君澤民大作用。悉付之塵飯土羹。理所必至也。是篇把張君事蹟畧點在虔州一段。其餘自始至終。總寫其方柄入鑿。遮邇坎珂之况。見得世風汚下。小人道長。卽此不容於流俗處。便是疾風勁草。人不能及。公祭文中自言。納石壙中外。著後世亦知此文。必傳洵用意之作也。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爵敘父太傅初姓張。

氏。原名張忠志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

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寶應元年降于河天子嘉之。賜姓曰李。

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敘受姓太傅

薨。德宗建公兄弟讓嗣。寶臣以其子惟岳公竟棄其家。自歸

京師。三年惟岳反。遣惟簡。密表入朝。及兄死。家覆。是年惟

將王武俊。欲誅諸將之。不從。書回護。妙入朝。及兄死。家覆。是年惟

等所殺。俊有司設防守。以叛德宗知奉天。守卒出公。

乘亂自出。公卽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歸恒州也



母之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不以寇多有功

又立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初次從幸梁州元年天黑失

道識焦中人聲取道于有得見德宗於蓋屋西而不以路迷上

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既忘身而保駕勢不能

幸皆冒死而前此句實為通篇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

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

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

天威統軍已上歷敘遷官總未嘗離宿衛又收戶部尚書金吾

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尊與平人地與平縣屬吏

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

平人間者莫不稱歎于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

無所不宜類三句以起下文所以外用之故元和六年即以

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兼治人將隴州

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規小公

以為國家于彘狄當用長算邊將宜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

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盜恩竊劫軍賞也

禁不得妄入其地條教益市耕牛鑄鑄鉏斷草器以給農

韓文選 卷之十一

韓文選 卷之十一

韓文選 卷之十一



之不能自具者丁壯典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

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陸路由郿船循渭而下水路由

首尾相繼不絕財穀蓄矣吏農之力亦完矣若有上旨無

州之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

書劍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每人分殿一殿張百戲書其公卿侍臣

咸與盡其既事物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自建

年至元和六年僅二十九年四十二字恐有誤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中四

下則前後成得一片此篇法之妙天子加慰遺焉以任用有

受上敘後禮之榮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計至上

悼愴罷朝遣即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

葬萬年鳳樓原敘年壽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

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敘妻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

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與平尉曰元本河南參

軍皆愿敏好善敘子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補敘元立所葬得

曰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于韓氏曰先人常有託于

夫子也言請銘出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不待僕射以孤童

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飾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

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此不可不銘曰

表揚者

銘曰

銘曰

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

其身猶處于僕射童羈

十一年僅執與之朋

所無遭國之難以節自發冒死致其勤艱以復考烈使先人

孝由忠立爵名隨之

加無已

銘此依石維昧之詒忠孝

者見此亦當知所法乎時方記

李師道如此立言大有關係妙

林西仲曰李惟簡之兄拒命殞身不足道矣即其父與田

承嗣薛嵩李懷仙收安史餘黨擁兵完城不用朝廷法令

既奉賜姓又請復姓意欲何為乎惟簡為京師壘囚若非

冒險從幸愛官王朝則家覆之後永不復振是孝由忠立

四字乃其定評也但惟簡實為叛屬即在宿衛最久亦無

奇功異能可以自見故開手以讓嗣歸京二句代為出脫

隨以七鬪失道二段代為點綴不特明其未曾從逆且驗

其急于從王稱之為忠非溢美矣按讓嗣一節不見于史

疑惟簡嫡出當嗣属于年幼故篇首屢提韓國夫人未復

敘其子元立以弟得嗣之故此用倒映法也累遷官職總

不離京師宿衛及為金吾執法因得簡度鳳翔故另挿治

人將兵無所不宜二語此用暗渡法也始述其以死從衛

之言引起末述其願死筆下之言收束在朝事蹟止步步

虛敘在外功業必件件實寫首尾相應虛實相生有一法



不備者乎。至銘詞云：維昧之詒，是明明欲使河朔諸鎮，不  
明道理者，咸知以忠為法，以不忠為戒，無不可以轉禍為  
福。其用意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尤非文士所能及者。讀  
者當細心參考，不然則惜然置之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不著姓者，以王孫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

即馬燧，不著諱者，以王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暘之子。叙祖

之尊無不知其名也。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職以積年而遷，無年三十七以卒。

有男八人，女二人。已上墓誌始子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

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

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受其祖

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切其父媻抱幼子



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識其人之貌叙其

三世與已皆當是時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

化不測傑魁人也論其才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時能

守其業者也是業豈容易守得初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

苗其芽稱其家兒也是家之兒豈容易稱得見而因論其貌

詳其語意總歸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

客舍哭其後十五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哭其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哭其三世用

三樣筆法以前段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

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自悲不能人欲久不死而觀

居此世者何也徒增悲耳歎此何益死

林西仲曰墓有左誌右銘或求一人獨作或求兩人分作

此則分作其誌者也殿中君本以門功授官歷俸而轉無

錚錚可紀者故篇中不填一句行實但北平王有大功於

國與李晟渾瑊齊名後人實難為繼孩提之時稱其家兒

則後此能守其業可知此即其行實也總以其祖北平王

為主其以交情感慨成文蓋緣當厄之惠刻不能忘故不

禁纏綿悲惻遂別成一奇格厥後廬陵作誌銘多以為藍



本遂成正調矣。篇中故人稚弟句。言兄會為起居舍人時。與北平王有舊。所以得求自通來歷也。附註於此。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首舉最曾

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伯

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

與遊皆當世名人。又好個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

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

矣。少已得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

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由我門下交口薦譽

此段全為子厚由脫處子厚以重名為諸公要人所爭致

也附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

外郎即用力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

司馬坐貶者非子厚一人故用二例案居閒益自刻苦務記

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永州

其政績止言其為文章伏末段必傳於後之元和申嘗例名

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借字得字俱為下既

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永州不言政績故着此一語以為

可與萃也切勿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虛叙句其餘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

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實舉其

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

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州政績止此子厚一生奇

且刺柳州時文章益多此處豈可遺也但不便另提又嫌與

後見其事事可法不特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此另提

多用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今為宜慰子厚



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

以白其夫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既不能辭母而行又不可

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子厚之遇有

以夢得事自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中丞裴度為馬錫請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微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

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

也此宜禽獸豕狢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問子厚

之風亦可以少媿矣衡湘以南進上固親炙子厚者若此輩雖

厚事事可師不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二句是

特感慨世人也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此句是子厚本故坐廢退既退

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

道不行於時也深惜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

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就

上意細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

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

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深幸子厚



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亦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二君確是難得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林西仲曰昌黎與子厚千古知己其作順宗實錄云王叔

文有寵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十數人爲死友等語絕不爲子厚諱人皆謂古人作文不肯輕易假借其實僥倖速進謂急於功名爲枉尺直尋之計耳當得何罪乎叔文雖小人然當順宗初立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秕政一朝反之不可謂非叔文之力也子厚之附叔文謂不知叔文爲小人則可若明知之而故附豈子厚之心哉故寄許孟容書云蚤歲與負學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等語實非支飾乃以不能預察於幾先而遂不能自明



於事後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誠可痛也此其意惟昌黎知之故作墓誌銘首尾將文詞極口嘉贊中段一叙政績一叙友誼而子厚人品卓然可見至其進用廢退處初言其名聲大振則與實錄所云有當時名者相符故忙接一語曰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叙文欲結子厚非子厚求而得之可知也末言其勇於爲人不自貴重則與實錄所云僥倖欲速進者相符故又忙接一語曰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是子厚之依叔文實欲用其材行其道非爲富貴苟就而不意其以奸而敗又可知也雖曰出脫而子

之心事子厚之定案皆著筆端非千古第一知己哉若篇首不敘姓氏却于取進士第後點出柳氏有子不敘里居却于歸葬時點出萬年先人墓側而姓氏里居自見其作法皆與他篇不同至中段忽把世俗交情感慨一番又把文章必傳欣幸一番在誌銘尤無此格按史執政召子厚等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想必有子厚故交在內其落商勝不救反擠下石等語確有所指玩祭文中有比今之交親勢厚薄句則知此意究竟此輩勢利反覆雖位極人臣死同青蟻安能如子厚以斥而能傳則下石者未始非



曲成之矣。故不禁感慨而欣幸之。總之公與子厚文章聲氣一時無兩。所作祭文誥銘廟碑三篇皆絕頂出色。不可以常格論也。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于元魏時有假封襄成公

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敘世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于壽彭

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

季也敘祖父母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

吏部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判爲上等即授官自鄂縣尉拜監

察御史佐鄂岳使治一府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

軍治二府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爲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

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治三府均卒李夷簡

字之也



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為郡遷祠部郎中為

官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守為郡治

循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

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年卒日即以是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葬日處所已上敘

君天性和樂和以侍人居家一件事人與待交遊三初持一

心未嘗變節始以終有所緩急就事曲直就豐薄就情疎數

也凡遇有此等不問者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

過偏也是天性之是為和之質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者或過訪

復顧問必盡其天性之樂或分擘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

日毫髮計留也人所難處尤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無可

或竟日不能設食粟不供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缺情

為解尤人所難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

者無憂色無歎言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于道者邪總收

和樂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又非莊列放去官

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非莊列淡

又可尚也所以足貴已上敘生平為人初娶吏部侍郎京

京

京

京



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儂前妻

出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後妻其餘男二

人女四人出庶皆幼此二字總承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其長故另點

子畢敘妻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出正身大佐三府治嵩厥績奉功于鄂岳江郎

官郡守愈著白利祿不洞然渾樸絕瑕謫和樂無甲子一終

反位宅六十卒

林西仲曰不逐段分填事蹟而以出身官爵一總敘在前而然後寫出他的天性和樂其行徑與人不同但細玩其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邢字某雍王繪之後繪高祖弟任隋王孫道明唐初以

屬封淮陽王以兄弟得封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名父

贊本傳作河南王此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不與生

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髮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

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官雖微却能自立總敘四世且伏

何等筆力髮為蜀州晉原尉今屬生公未晬以卒周歲無家不能

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別姑憐而食之謂如綫可至五六歲

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



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齒於人數。便作奮厲語年十四

五能閣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

姑氏子弟莫敢為敵之實問浸傳之間諸父問字當在諸父泣

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之學問諸父

悲喜悲其兄之不及見又喜顧謂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子欲

弟以法於是縱學無不觀厲學問尤力已上屢敘其奮以朝邑

員外尉避外非正尉以流外進身也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

上等擢為同官正尉同官屬屬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方是

拔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以尉

府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陸渾屬河南府以河南尹鄭

餘慶薦之於朝拜南鄭令縣有上中下品亦尹家奴以書抵

縣請事以其主有恩於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欲使庭中

奴之尹慚其廷中人口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以縱奴為

久立遂怨之恨其揭掖拾三年無所得欲摘其罪以為報而

已前拜宗正丞上得聽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今四川

處拜宗正丞其遷夫有權可以建功得遂其自立之讒宰相

公喜曰吾將有為也有權可以建功得遂其自立之讒宰相

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有舊故得用非由改拜陝府左司馬

陝州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事無



可以加異不至受擿拾之害又以為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  
疾卒春秋七十三年公內外行完潔白者無缺亦無玷奮  
厲再成有家士大夫之家大夫談之稱其能總敘生平  
字與前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佐暉有  
相應妙張東之等乘武后疾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  
功中宗時張中宗得復位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  
進見侍側肅如也出于世族七男三女弟為澄城主簿其嫡  
激郵城合放萬城尉漢監察御史澆沈潘皆進士及公之存  
內外孫十有五人後此更多可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  
里漢韓氏哲也故予與為銘敘作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以分封而漸既極復飛至無家而極然剝其自公

始奮屬再造而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將致備物立廟祭三室

如受封追王之盛不但有家而已所以謂之復幾也

林西仲曰李司馬一生遭際不離苦境無論在家在官種

種顛蹶即其奮厲自立處而進身未曾由科目任職又絕

無功能其文其行如何可以傳世而垂後是篇實為佳婿

李漢而作極寫其文行之優由於奮厲而成故能從無家

而再造有家蓋以其艱難費力不比尋常也篇首點出學

問之力出於幼年獨處之言篇末點出潔白之行出於士



大夫之口方不涉于扭捏附會中間以試文上等書判拔  
 萃宰相白其文理及爭事於華州出私書於河南步步穿  
 插點綴益見得其文其行十分生動出色銘詞以孫子之  
 多決其必與作屬筆語還他一個本等名位絕無溢詞然  
 總妙在自始至終許多頭緒却一氣呵成真異樣筆力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劈頭倒把作銘說入局法大奇從其家求書得

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以卷計者一曰樊子者又三十卷以卷計者二

春秋集傳十五卷以卷計者三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

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以篇計者一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以篇計者二賦十以篇計者三詩七百一十九以篇計者四

得書二字直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先就數目上然而必

出此作一氣讀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皆末經人道必

出入仁義立言之本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又深



且廣舉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白合也  
出之若不可掩而自中嗚呼紹述于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  
于法此則行文之工也  
者矣辭之往生而其家貴富官世長而不有其藏一錢真弟  
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私其利皆應曰然無不  
意滿足妻子化之亦忘其家之不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部全  
戶部司庫郎官哀齊哀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  
罪其越職建言上而不指實南方州一年徵拜左司郎中  
都北處不直官其帥姓名恐犯時忌也  
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子我有德民之惠以為  
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爵卒年紹述諱宗師點

出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先敘其祖某  
名官諱詒後敘其名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  
以進總敘三世出身乃不敘妻子姓名及紹述無所不學纒  
出所卒葬年月處所乃紹述中另一格也紹述無所不學  
學于辭于聲大得也字伏後業奇甚在眾若無能者術自  
嘗與觀樂問曰何如如當然已而果然以為大得  
已上敘學業之精咄銘曰曰當然已而果然以為大得  
然便止苟法更奇銘曰曰當然已而果然以為大得  
惟古于詞必已出不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文字中弊後皆  
指前公相襲明知其非從漢迄今用一律相沿寥寥久矣莫  
覺屬無有知接神徂聖伏道絕塞神聖既往伏不再起而道  
章文起



藝文志

卷之十一

三

器故既極乃通發絡述絡述之文能自己出者文從字順各

識職隨意所之而文字無不從順若各知其有欲求之此其

躅職守者然即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之意

林西仲曰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寫文字也讀來却是一氣

呵成文字不可以常格論蓋因絡述為文必自己出故意

別創出此一格耳公平日與絡述最狎其薦狀亦言其于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備顧問所以銘詞單

表其文與銘東野單表其詩皆舉其大者而言之既舉其

大不得不以文起以學結其中練局之變化亦所謂不待

繩削而自合也篇中將仁義道德等字分點即薦狀中所  
云持身甚苦遇物仁恕之意尤見人品可尚讀是篇方知  
為文原無定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於大曆初召能為詩文相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

年進士依六府五公

州刺史以至河東



此其... 有欲求之此其

以此為... 林西仲曰此自首... 為文字也讀來却是一氣

別於... 別於... 此一格... 其子

為文... 為文... 其子... 其子

... 而自合... 中... 中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周大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

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西河公同昌諱曾生皇考諱

叔向字道官至左拾遺深水令贈工部尚書父名尚

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七卷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中唐

有其文孝謹厚重字不放恣厚重不輕薄四舉進士登第元

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除虛從史外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

總敘佐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

澤州刺史以至司業任官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



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徵年  
 葬年月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孝學問於江東避亂尚幼  
 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文欲見其人及公就進士  
 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嘗生自如才不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  
 中方有重名高字公顯東光人德宗起虛紀為饒愛且賢公  
 然實未嘗以平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  
 才維吾舅之私已上分寫篇首舉進士登第一段其佐昭義  
 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德宗令軍  
 所屬後將虜從史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

偽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  
 人不以其有行自若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  
 徒餘慶公鄭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纒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  
 悔望有彼此言者冀恐也不以其事有六府從事幾且百人  
 有怨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  
 嫌者不以其人有異而開罪於同寮已上於無分其為郎  
 官令守慎法曹馬當以勝寬惠不刻治人當以勝教誨於國學也  
 嚴以有禮扶善遏惡益明是其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是其有  
 以嚴明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使人可親已上於有分別中  
 為勝章文



車走 拜郎官守令以 公一兄三弟常 羣常進士水部員外郎

至司業 工 期夔江撫四州刺史 州今常德府 羣以處士徵自吏

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 地廣西 岸三佐大府自奉

先令為登州刺史 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 滄棣冀瀛皆

有材名 弟 兄 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

父之志 曲而不黷 由宅銘之意妙 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

貢 為 鄉貢 應 女子三人 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

今四十年 交甚 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 司業上不便以

厚故 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 公可謂篤厚文

行君子矣 敘平日 其銘曰

后緝實逃閔腹子 傷其孕逃出自實 生少康 憂以再家寶

為氏 少康支孫 聖愕旋河犢引比 憤引以自比 懼而回車 鳴

相嬰撥漢納孔軌 老嬰獨好需術 教禮系 後去觀津而

家平陵 觀津趙邑 故城在真定府 遙遙厥緒 夫子是承 不魏

我敬其人 我懷其德 結穴 是 作詩孔哀 質於幽刻 而置之幽

宅 仍質之於公 也 敘作銘

林西仲曰有文有行的人多以不善居才取忌寶公只是

一味小心謙謹不矜不盈與世無爭故能於仕途循資而

章文也 卷之十二 三十二



進無齟齬顛躓之患亦無奇偉事蹟卓卓可紀通篇以孝  
謹厚重四字作眼把出身官爵一總敘在前面下面逐段  
分寫總不離厚重之意故又以篤厚文行君子句總收全  
文復于銘詞內點出德字善言惟有德之人所以善于居  
才如此非依阿取容者所能比託也立意正大措詞整雅  
居然傑作

所謂初持一心未嘗變節則佐府之忠可知所謂得俸不  
惜去官繫恩則為郎官郡守之廉且惠可知其實又句句  
總應也至以莊列之道比照却即轉分明是和而不流  
樂而不荒大學問立言妙有分寸



選無制與舊異之處功業自但求其有學可觀者  
請厚重四字作舉把用身官爵一總錄在前面下面選發  
分寫總不辨厚重之意故又以爲厚文行君子句總收全  
文復于銘詞內點出德字蓋有德之人所以善于始  
才如此非依詞取義者所能比託也立意正大措詞整雅  
樂而深哉大學問立言必齊矣  
蘇○勣○出○至○以○非○區○之○飲○且○深○味○唱○四○轉○全○則○景○味○而○不○將  
善○性○官○業○思○願○欲○願○有○縣○心○之○氣○且○惠○可○賦○其○實○矣○何○日  
微○賈○商○甚○一○小○未○嘗○變○酒○眼○去○我○之○志○可○賦○其○實○矣○何○日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公墓誌銘

張君名徽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

先佐宣武軍節度使

張弘靖及李備道平

長慶元年今牛宰相

爲御史中丞奏

君名迹中御史選登聞事曠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

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李師道以前皆

固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事起于初且在鏡須強佐乃濟得

然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事起于初且在鏡須強佐乃濟得

力者爲輔方保無事大句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依

皆密奏之詞便伏下軍亂句發半道京未至有詔以君還之依

至數日軍亂弘靖使都虞侯繫治之故亂怨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殺章雍張宗元崔仲卿鄭損劉操張抱元囚弘

始得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辱感我事以平日獨不輕

以謂之毋庸殺約三句皆相置之帥所處使人守之一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當是察張弘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

人未得罪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可因地方人過之中貴幸

得脫免歸冀得脫對而去即推門求出代靖守者以告其

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知其謀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

告此餘人殺從事不如遷之別館欲杜其謀四句皆即與眾

出君若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與其徒之言即與眾

師道斬于軍中為魁者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

鴟鴞為徒者汝何敢反汝何敢反何故自行且罵眾畏惡其

言不忍聞且虜生變恐士人為義助即擊君以死欲滅君抵

死口不絕罵忠義之眾皆曰義士被罵而反噴或收瘞

之以俟禮葬已上故其忠義之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

之其友侯雲長佐年進士請于其帥馬僕射總為之

遷于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

請其尸于范陽人義而歸之發瘞而歸骨于鄆不言以聞

朱克融軍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

天子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

奏之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

天子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

天子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

天子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



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敘葬時君弟復亦進  
 士佐沐宋曾與君全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因他病而君  
 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筭進養之恐有寒  
 患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驚或增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  
 諸奇惟物剝錢至十數萬物難得則價營治勤劇皆自君手  
 不假之人以他人必不盡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無財更難  
 愛祖某官或作父某官或作諱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諱州開封尉某之女于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受  
 選于諸生而嫁與之以其孝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敘其妻

男若下人曰某女子曰某點出銘曰  
 嗚呼徹也有師弟之分人慕顧以行顧其利而子揭揭也高  
 之意噫以為生忍氣吞聲子獨制也決然置死為彼不清作  
 玉雪也獨世人皆愛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可以德勝人  
 用知死不尖名得猛厲也有所待以長存自申于蘭明莫之  
 奪也明延珞室此理常我銘以貞之垂久不肖者之咀也  
 呵也伸非強力所能切各分韻為相阿  
 責語識奇論且上下必以食生失義為相阿  
 林西仲曰李師道新平軍心未定張弘靖以驕貴素性所  
 辟判官存繼輩又皆少年輕薄之徒率以反虜誥責士卒



且以小過加杖繫治致亂有由府中既倚張君爲強佐必有調停國救于其間者故篇首敘軍亂只在應詔還軍數日之內以明前此若不遣行必無此禍也迨既亂而從事皆死猶相約張君長者不忍加害以明前此之待士卒毫未有過也然後述其出館罵衆之言慷慨激烈片腔熱血盡底迸發令一班逆徒無處討得活路來此時不得不死然忠義之氣則千載如生矣末追敘其友愛正見其天倫無所不盡皆出至性至敘其妻之賢亦以爲惟君可配總是一片文字銘詞離寫張君却句句罵世人之偷生此義

若行則亂賊孤矣真有關世教之作也更按公詩集中與張君贈答甚多因其受業兼娶公之從姪女親狎之甚故銘詞直呼其名儼然以丈人行自處又獨怪李習之亦學于公亦娶公姪女本與張君無異迨公卒而致祭其文中但呼公爲兄豈以定交在先爲主乎讀古人書往往有不可解如此恨不能起九原而問之